



周文祝唐

傳傑四

程瞻廬著



行印局書史十第

唐祝文周
四傑傳
第三集回次

吳門程瞻廬編

- 第二十六回 中宵煮水洗濯繡球風……………重九製綢歡迎菊花印
- 第二十七回 唐子畏戲弄王本立……………華鴻山邀請宋悅峯
- 第二十八回 留情索狹路訴相思……………戀王軒隔牆勸食指
- 第二十九回 假公濟私勸先生盡責……………將功贖罪代公子捉刀
- 第三十回 馮玉英冷笑破機關……………王本立求榮鑽圈套
- 第三十一回 大排筵宴老相國酬師……………小試文章猷公子出醜
- 第三十二回 卽席揮毫氣走老學究……………書房伴讀撰舉小奚童
- 第三十三回 寫喜聯老祝開心……………送賀禮小廝滑脚
- 第三十四回 唐與小試豐干舌……………陸氏大起娘子軍
- 第三十五回 趙星海賄員由問古本……………祝枝山計賺裴襄觀音
- 第三十六回 換對聯新娘子生暎……………落船塢大和尙爭座
- 第三十七回 張冠李戴移影江東……………舊事重蒸高歌湖畔
- 第三十八回 樓上聞歌徒呼負……………筵前把盞下拜盈盈

四傑傳 第二十六回上 中宵煮水洗濯繡球風



你半夜三更喚我起來說什麼下
卦奇之類，須是借重黃河白草這
些名號，這可且做秀才做西賓
的應該說的

四傑傳 第二十六回下 重九製糰歡迎菊花印



今年的新米糰只許先生吃那菊花
發記的他們兄弟倆都沒有這份兒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

第二十六回

中宵煮水洗濯繡球風

重九製糰歡迎菊花



這一夜。唐寅可交着厄運了。王本立是有皮膚病的。他的腎囊上面。頑癬。有癬必有蟲。時時作痒。日間還好維持。到了夜間。睡在被窩裏。腎囊上得到相當的溫度。許多癬蟲便在皮膚裏蠕蠕活動。待到痒的不可開交。兩隻手同時爬搔。只恨爺娘替他少生了幾個指頭。其實呢。多生指頭也是沒用的。休說王本立只有十個指頭。便是借重祝枝山祝阿鬚子加二放碼的十二個手指。也不能解除當時的奇痒。這個毛病叫做繡球風。繡球是像形痒的時候。搔下斑斑點點的癬皮。宛如繡球花片一般。癬皮搔盡了。奇痒仍不肯止。甚至搔出血來。白繡球變做了紅繡球。從來癬疥之疾。往往忽視。然而一經沾染。受累無窮。一時救急的方法。惟有用着煮水。連連的在繡球上燙這幾下。燙水着膚。

肌肉上自有一種形容不出的快感。不知不覺的自己會得道出「適意」兩個字來。要是不信。藻堂裏面便是個試驗場。凡是患着皮膚病的。都到焦池旁邊。用着燙水不絕的燙那痒處。一壁燙一壁喃喃的念着適意適意。據說痒處一經水燙。可以在十二小時內維持肌膚上的治安。但是過了規定時間。癩蟲又要漸漸蠢動了。這一夜。王本立一聽醒來。他的繡球風又在作祟了。痒的時候。分明千百條蛆蟲在裏面亂攻亂竄。他便一疊連聲的喚着管家起來。唐寅在睡夢中。恍惚遇見了秋香。見他在東籬下採取菊花。正待上前作揖。却不料被那冬烘頭腦的王本立先生大聲疾呼。把那好夢驚醒了。他又挫一挫銀牙。暗想這老學究真是我的七世之仇。日間爲着他。不得和秋香會面。待到夜間在夢裏相逢。他又把我喚醒。王本立。王本立。你爲什麼不肯成人之美呢。王本立奇痒難煞。又是連喚着管家起來。管家起來。唐寅沒好氣的說道。師爺。三更半夜喚我起來做甚。王本立道。管家。我有些奇痒難煞。唐寅暗想不妙。這真

是夢想不到的事。半夜三更。奇痒難熬。看來這老忘八不懷着好意罷。便忍着氣問道。痒在那裏。王本立吞吞吐吐的說道。不好說的。唐寅道。說說何妨。王本立道。管家不瞞你說。我痒在下部。唐寅暗罵一聲老賊。忍着氣問道。痒在下部。喚我做甚。王本立道。管家。我喚你非爲別事。解這奇痒。須得借重你這管家。唐寅聽了。怎不惱怒。蠱的起身。披着衣。剔着銀燈。恨恨的說道。師爺。我只道你是學門秀才。相府西賓。你原來枉讀孔聖之書。不達周公之禮。肆無忌憚。說出一篇無禮的話來。我雖是低三下四之人。却聽不慣這般寡廉鮮恥的話。明天稟明太師爺。我這書僮不幹了。這幾句蠱雷掣電的話。氣的王本立渾身發抖。他也是披衣起坐。顛着聲浪說道。你這小廝。怎敢把我惡罵。我是恪守孔門四戒的。一非禮弗視。非禮弗聽。非禮弗言。非禮勿動。我有什麼不端之處。被你捉住了把柄。你敢這般橫逆相戒。你要稟明東家。我也要稟明東家。從來做西賓的。沒有受着小廝的氣。我明天便辭館。我也不幹了。唐寅道。你說沒有把柄給

我捉住麼。你半夜三更喚我起來。說什麼奇痒難熬。痒在下部。解這奇痒。須得借重管家。這些荒謬之言。可是做秀才做西賓的應該說的。王本立道。這些說話。光明正大。可以一質諸天地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我三年前就館。早向東翁聲明在先。我是有個痒在下部的毛病。每逢三更半夜奇痒難熬。須得借重貴管家夜半忙碌。東翁滿口應允。便挑撥一名書僮。睡在我房裏。擔當着這夜半伺候的職務。三年以來。夜夜如是。唐寅聽到這裏。暗暗自思。我莫非誤會了罷。要是他有猥褻不堪的意思。便不會銖銜的這般嘴硬。當下捺一捺火性。問道。師爺。一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你這般吞吞吐吐。很容易引起誤會。畢竟下部奇痒的病是什麼病。借重書僮是怎樣的借重。王本立道。管家。我和你住在一房。始終瞞你不過。我告訴你罷。我的痒病叫做繡球風。夜間睡的熱了。往往奇痒難熬。須得借重貴管家到大廚房中去提一銅弔熱水。我把熱水洗過以後。痒才停止。睡也睡的穩了。唐寅恍然大悟。倒有些不好意思。

思便道。師爺息怒。師爺息怒。這是小人誤會了。王本立道。你誤會了什麼。唐寅道。不要說了罷。師爺要熱水。只怕夜分已深。廚房中已熄了火。王本立道。這倒不妨。是常年的老例。我到館後。廚房中的炭爐上面。爲我留着一吊熱水。你去取來便是了。唐寅沒奈何。只得提着燈籠。到廚房中去取水。夜分已深。備弄裏黑魘魘的好不怕人。到了大廚房。果然炭爐子上還留着餘火。上面放着一銅吊熱水。唐寅一手拎水。一手提燈籠。穿過備弄。回到書房。忍氣吞聲。伺候王本立洗滌繡球風。王本立架子十足。要管家端着脚盆到牀邊伺候。比及熱水燙着繡球風。便以澡堂中忽焦池的朋友一般。連連不絕的喚着適意適意。王本立腹有詩書。一壁喚適意。一壁還要咬文嚼字的說道。熊掌吾所欲也。燙水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熊掌而取燙水。豈也……這幾句話。雖然迂謬可笑。却是出于實情。常聽得生有頑癬的朋友說起。身上有了頑癬。是說不出的苦。也是說不出的快活。痒的時候。爬搔沒用。是說不出的苦。燙水着膚。有一種

不可思議的舒服。一直舒服到骨髓裏面去。是說不出的快活。二十世紀的青年。喜談肉感。其實滿足肉感上的欲望。除却在焦他旁邊用熱水燙皮膚的朋友。更無別個。張生說的。「若能夠湯他一湯。早與人消災障。」又說。「蘸着些兒麻上來。」這幾句是形容性交上的快感。其實熱水燙頑癬的快感。勝過性交十倍。這真叫做「湯他一湯早與人消災障」。這真叫做「蘸着些兒麻上來」。咧。假使有人生了頑癬痒的不可開交的時候。任憑有十二分豔麗的女郎。立在澡堂門口。叫他不要進澡堂。且到旅館裏去開房間。享受性交上的快活。但是到這時候。燙水爲重。性交爲輕。他一定犧牲着性交。急匆匆的要到澡堂裏面去。又如澡堂門前。擺着一席山珍海味的盛筵。遇着生有頑癬要進澡堂的人。把他拉住了。教他暢飲幾杯。待到酒闌席散。再去洗澡不遲。但是到這時候。洗澡爲重。餽啜爲輕。他一定犧牲着盛筵。急匆匆的要到焦池旁邊去過癮。所以王本立先生說的。「二者不可得兼。舍熊掌而取燙水者也。」確是

一種經驗之談。王本立借重燙水。征服了癬蟲。累着唐寅脚亂手忙。伺候他洗滌完畢。又須傾去了脚盆中的齷齪水。才能閉門歸寢。王本立燙過了繡球風。渾身舒服。不久便是鼾聲連連。唐寅回到牀上。待要繼續他未完的殘夢。無奈夢是沒有聯續性的。方才夢到花園裏面。待向秋香姐姐兜頭一揖。要是夢有聯續性。後夢緊接着前夢。便可以一步步漸入佳境。誰知上牀以後。翻來覆去。只是睡不沉熟。比及恍惚入夢。後夢並不緊接前夢。却是另起爐灶。夢見王本立老夫子洗罷了繡球風。却教唐寅把脚盆中的殘湯。喝個乾淨。唐寅不肯。却教兩個躡頭把他按着頸項。用力向脚盆中歛。待要掙扎。無法掙扎。看着自己的嘴。離着脚盆中的污水。其間不能以寸了。猛聽得先生牀上。又在大聲疾呼。連連的管家起來。管家起來。叫個不住。原來天色已向曙了。王本立恐怕書童貪懶。叫他早早起身。灑掃書房。幸而有了這一喊。唐寅才沒有喝那脚盆中的污水。這是應該感激他的。喝醒好夢是他。喝醒惡夢也是他。真叫做「成也蕭

何敗也蕭何」……編者寫了書房中的話。便不能寫那中門以內的事。話分先後。書却平行。却說昨天四香採了菊花。回到中堂裏面。紫薇堂上見過太夫人。這一回採取的花朵。博得太夫人讚不絕口。他說畢竟秋香採取的花朵。比衆不同。當下揀了幾枝。插在膽瓶中。餘下的花朵。分作兩起。送給兩房媳婦。大媳婦住在東樓。派着春香去送花。二媳婦住在西樓。派着秋香去送花。太夫人知道秋香和二娘娘的感情最好。所以這趟差使。非得秋香一走不可。秋香知道二公子還沒有放學。自己上西樓送花。終可放胆前行。毫無危險。他才走到堂樓下面。已被二娘娘的丫環素月看見了。趕緊上前和秋香姐姐握手。畢竟秋香人緣好。無分上下。都是和他很莫逆的。況且他在丫環裏面。是個頭兒。腦兒頂兒尖兒。所以素月眼光中的秋香姐姐。宛似下級軍官眼光中的總司令。偷得接近一些。便覺非常榮幸。當下笑盈盈的說道。秋香姐姐。久不上我們的西樓了。今天甚麼風吹來。貴人忽踏賤地。秋香微嗔道。素月妹妹。你怎麼喚起

貴人來呢。我和你是一般的。你是低三。我是下四。彼此都淪落在青衣隊裏。有什麼貴賤可分呢。素月道。秋香姐姐。我怎可和你比呢。你是天。我是地。你是雲。我是泥。我非但不敢比你。而且不敢比三香。不敢比石榴。我只好和東樓上的秋桂姐姐相比。雖說都是青衣隊裏的人。你是隊長居第一等。三香是隊副居第二等。石榴不如三香。又下一級。居第三等。我和秋桂不如石榴。又下一級。居第四等。其他粗使丫環。更不如我們。又下一級。居第五等。秋香笑道。你倒是一個熟讀繙紳錄的。可惜繙紳錄裏。沒有我們婢女的名字。素月姊妹。休談閑話。二姑娘可在樓上。我奉了太夫人之命。上西樓送花來的。素月道。二姑娘在樓上看書。秋香姐姐便請上樓。素月陪着秋香。同上扶梯。二姑娘已聽得秋香聲音。放下手頭。這本「白香山集」。走到樓頭。笑說道。秋香。你多天沒有上樓了。秋香見過了二姑娘。口稱這幾天事忙。沒有上樓。向二姑娘請安。今日裏奉了太夫人之命。在園中採取時鮮的花朵。太夫人提出兩份。一份送給大姑娘。一

份送給二娘娘。說時把手中花朵授給二娘娘。這是相府中的規矩。二娘娘恭敬的接授了花朵。口稱做媳婦的沒有什麼孝敬婆婆。婆婆惦念小輩。常有東西賞賜媳婦。秋香你見了太夫人說我受了賞賜。又感又愧。秋香道。二娘娘太客氣了。區區花朵。值得什麼。二娘娘推着秋香。請他先入中間。秋香道。婢不僭主。二娘娘請。二娘娘道。你是奉命而來的。理該先請。推了一會子。畢竟駢着肩進那樓中間。二娘娘把花朵插入胆瓶中。才與秋香並坐閑話。小丫環送上香茗。站在旁邊伺候。二娘娘道。你不須在這裏伺候。你跟着素月樓下去罷。小丫頭答應一聲。便跟着素月下樓。秋香肚裏尋思。二娘娘爲什麼遣開了婢女。看這模樣。好像要和我說什麼體己話兒。正在這麼想。二娘娘早已挪一挪椅子。湊近了秋香。輕輕的說道。秋香。我正想和你談談。只恨沒有說話的機會。現在樓上靜悄悄。只有你我兩人。你是很祕密的。我也是守口如瓶。秋香道。二娘娘有何吩咐。二娘娘道。上月十三日。你跟着婆婆燒香回來。你不是向我說

的麼。虎邱山上撞見一個書獃。到了舟中又見他。到了東亭鎮上又見他。我在先聽了不大注意。後來聽得公公買進一名家僮。吟詩作對。件件皆能。我老大疑惑。這書獃敢是書獃的變相罷。秋香你看投靠入府的華安。是不是跟蹤而來的書獃。在我面前不妨直說。我是不肯取笑你的……秋香是個聰明伶俐的人。他在二姑娘面前儘可直言。但是已失了直言的機會。假使唐寅初入相府的時候。秋香便去報告二姑娘。說這書獃便是跟蹤而來的書獃。才算是當言則言。不會錯過了時機。現在唐寅投靠以後。忽忽已是二十多天。秋香才向二姑娘直說這書獃便是書獃。假使二姑娘駁他一駁。說你既知道這書獃便是書獃。爲什麼不早早告稟太夫人。立時把他驅逐出府呢。那便變做無言回答了。爲這分上。便不敢直言談相。只得模稜兩可的說道。二姑娘聽稟華安初入相府時。人人喧傳他的面貌好。才學好。我也和二姑娘一般的疑惑。這書獃敢是跟蹤而來的書獃罷。後來華安進中門叩見太夫人。我便很注意的估量

一下。似乎有些不大像罷。也許他更了衣服。換了形式。我一時瞧他不出。只爲我是素來眼鈍的啊。再者。我要指定他是書獸的變相。須得有了真憑實據。他才心服。虎邱遇見書獸。不但我一人。他們三香也都看見的人多眼多。他們的眼光都比我敏銳。真個書僮便是書獸。他們早沸沸揚揚鬧將出來了。恐怕不是罷。說到這裏。又笑了一笑道。便是也難說。只爲我指不出他的真憑實據。便不能咬釘嚼鉄般的說他。就是書獸。況且他又是太師爺寵用的人。我怎敢混說呢。二娘娘暗暗佩服秋香。佩服他出言不落邊際。他既不肯直言說破。却把這關係都卸在三香身上。當下便向秋香說道。但願他不是跟蹤而來的書獸。那才好呢。要是書獸賣身投靠。混入相府。那便存着歹心惡意。遲早不免弄出事來。公公雖然寵用他。將來不免上他的當。敢怕後悔莫及罷。這是我的顧慮。你道是不是呢。秋香點頭道。我也憂慮到這一層。但是仔細想來。天下沒有這般的書獸。上等人不做。來做低三下四之人。有什麼值得呢。二娘娘道。怎說天

下沒有這般的書僮。我的表兄唐解元便是這一類的人物。倒也不可不防。秋香道：好在華安不是唐解元。二娘娘笑道：你怎知他不是唐解元呢？秋香道：二娘娘取笑了。要是唐解元。第一天上西樓磕頭。便要破二娘娘窺破機關了。他還能夠存身麼？二娘娘點頭道：你說的不錯。唐解元便算好色。也不敢到這裏來嘗試……一主一婢說的都是違心的談。二娘娘爲着秋香不說真話。所以也不敢把真話說出。又閑談了一會子。秋香起身告辭。二娘娘道：難得上樓坐坐。何妨？秋香道：重陽近了。太夫人要吩咐我開寫新米糰的名單咧。二娘娘不敢強留。親自送至樓頭。秋香下樓以後。素月又送了他一程。送出了庭院。方才分別。他回到紫薇堂向太夫人覆命。却見太夫人正忙着吩咐粗使丫環。把今年的上好新米。搬入中門預備。牽磨成粉。製辦重陽糰子。這是華相府裏的規矩。每逢重陽佳節。合府上下人等。都吃新米糰。一年一度。點綴時光。看得異常鄭重。平日一切點餚。都由大小廚房承辦。惟有重陽新米糰。全由內製。不經大

小廚房的手。什麼叫做內製。便是中門以內的上下人等製辦。自上太夫人。下至粗使丫鬟。分任其事。各有專責。絕對不許男子加入。重陽前數天。早已預備這張分任其事的名單。須經秋香開寫。大概劃分三部。一磨粉部。二造餡部。三製糰部。職掌磨粉部的。都是些粗使丫鬟。却教中門上的管家婆做監督。職掌造餡部的。又分鹹餡甜餡。甜餡由大姑娘監督。着丫環趕辦。鹹餡由二姑娘監督。着丫環製造。最重要的是製糰部。太夫人做總監督。兩房媳婦做副監督。春香夏香秋香冬香四丫環。各把薔薇花露盥手以後。開始製糰。而且所製的糰。上面各印着木質的鈴記。春香製的。上加梅花鈴記。夏香製的。上加荷花鈴記。秋香製的。上加菊花鈴記。冬香製的。上加芙蓉鈴記。太夫人率同兩房媳婦。也各做四枚糰子。太夫人製的。上加一個壽字。大姑娘製的。上加一個「雪芳」的雪字。二姑娘製的。上加一個「玉英」的玉字。按着向例。太夫人和兩位少夫人手製的糰子。供在祖宗堂中。奉獻祖宗。四香各製的糰子。到了重陽日。分給合

宅男女上下人等享用四名丫環。每人各製二百枚。秋香真不愧是婢女中間的頭兒。腦兒頂兒尖兒。經他手製的新米糰。端的比衆不同。皮子捏的勻。餡兒放的多。形式既美觀。滋味又好吃。所以大家目光中。看見了菊花鈴記的新米糰。都是異常歡迎。每逢分派糰子時。須經着兩位少夫人的手。公公婆婆吃的。自己夫婦吃的。書房中師爺吃的。當然都分着菊花鈴記的糰子。還有裏面的四香丫頭。外面的帳房師爺。以及總管老人家。大概都有秋香山製的糰子吃。其他衆人。便要看着他們的幸運了。但是人家吃了秋香山製的糰子。不過讚他一聲做的調勻好吃罷了。惟有兩位馱公子吃了秋香山製的糰子。一副極形可掬。還夾着許多不乾不淨的話。妯娌倆瞧在眼裏。聽在耳中。好不惹氣。二姑娘曾向大姑娘說。今年的新米糰。只許先生吃那菊花鈴記的。他們兄弟倆都沒有這份兒。免得又說些不乾不淨的話。大姑娘是忠厚人。想不出主意。對于二姑娘的話。總是滿口贊成。外面兩個躑頭怎會知曉。未到重陽。先在盼望。

秋香手製的菊花鈴記新米糰子。口中嘈嘈不休……老冲過了兩天。有香叔的糰記(子)吃了……阿阿二香做的糰。菊花爲記。真好好吃煞……唐寅問悉情由。便向兩位公子打聽道。我也有秋香的糰子吃麼。二刁道。半仙你一定有的吃。重陽日大家都有糰記吃。你吃的一盆。運氣好。便其(是)香叔做的。就算不其(是)香叔做的。天打的一盆。一定其(是)香叔做的。天打每年吃糰記。希(四)個只吃兩個。賸下的兩個。便其(是)你吃。唐寅聽了。暗暗喜歡。專候着重陽到來。好吃香秋手製的新米糰兒。正是

好事多磨偏獨宿。秋風容易又重陽。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夜半呼僮。頓生誤會。雖係一段插科文字。然形容夜半奇痒之人。足令閱者解頤。

西樓送花。玉英盤婢。秋香對答之詞。不卽不離。詞林妙品。大有時下外交家

口才。

秋香云。可惜繒紳錄裏。沒有我們婢女名字。噫。秋姑誤矣。繒紳錄中。大半奴顏婢膝之人。誰云無婢女名字哉。

華府製造新米糲。爲本書之重要關節。故以特筆寫之。

大娘娘與二娘娘。同一少夫人也。而大娘娘忠厚。二娘娘幹練。均流露於字裏行間。寫一同等角色。而能於此判別個性。使讀者如見其人。自是寫真妙筆。

秋香手製之新米糲。作者以特筆寫之。偶一展卷。不禁動我朵頤。歡迎菊花印之重陽糲者。不僅書中諸人。區區亦請加入其間一笑。

◎繪予淺葉

著字吉鍾◎

東坡

▲全書廿萬言六百頁彩圖特價二元
六十四幅分訂四大厚冊一元
角六分

鍾君足跡遍全國，見聞勝常人，對於各地婦女界，認識更深，書中所述：俱係親眼目見之事實，亦哀亦絕，新穎可喜，而筆調之精警，情文之斐灑，尤非俗本可及。

海上諸大文豪對本書之獎譽

嚴獨鶴說 旖旎風光

周瘦鵑說 全書描寫旖旎風生而絕無淫惡之筆變化多

徐卓呆說 看小說如吃菜現在市上的菜吃得嘴裏淡出

徐枕亞說 為文深出淺入富陽秋於皮裏

張春帆說 鐵砣之詞

趙茗狂說 我側身小說界近二十年從沒有看見過描寫

施濟羣說 是書所寫女學生皆富情感不脫兒女本色

徐恥痕說 此書於女子立身既多啓示於社會家庭學校

鄭子褒說 凡女學生在校中之浪漫生活以及一切穢變

◀埠大各省各▶

◀中路馬四海上▶

售代局書界世

售經局書衆大

食極裏三
盆新米糲
子探盆子裏
的是公子吃
的白盆子裏
的是你吃的



四傑傳

第二十七回上

唐子畏戲弄王本立

四傑傳 第二十七回下 華鴻山邀請宋悅峯

啟禀太師爺今天吃新米
糗這兩個園的東西師爺已
吃在肚裏了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十七回 唐子畏戲弄王本立 華鴻山邀請宋悅峯

歎公子盼望的重陽。今天到了。每歲重陽。先生例有放假。今年則不然。王本立在家養病。曠課多天。這番到館補課。不肯再放例假。兩個歎公子一早起。身依舊上書房讀書。當假不假。百般的不起勁。讀書聲和蚊蟲的哼聲相似。這一天。先生起得略遲一些。歎公子來得略早一些。華文放寬着褲帶。華武磨礪着牙齒。眼巴巴盼望着裏面送出菊花爲記的新米糲來。糲子裏有秋香的手澤。定要大嚼特嚼。吃個爽快。當下吩咐華平向中門上去通信。說師爺沒有起身。兩位公子在書房裏鬧起飢荒來了。快把公子名下的新米糲先行送出。點點飢腸。華平正待動身。唐寅湊着他的耳朵說道。華平哥哥。拜煩你向中門上通信。裏面送出新米糲。把我的一份順便也送了出來。免得「一番生活兩番做」。

華平答應自去。隔了一會子。聽得書房門外有個丫環聲喚道。華安哥哥。在裏面麼。唐寅應聲去看時。却是四香中間的冬香。手提着一隻金漆食榼。來送新米糰子。唐寅含笑上前道。冬香妹妹。難得光臨。可是來送新米糰子給公子吃的。冬香道。華安哥哥。一猜就着。食榼裏面三盆新米糰子。裝在綠盆裏面是公子吃的。裝在白盆裏面是你吃的。聽說師爺還沒有起身。師爺起身時。快到中門上。傳個信息。還有師爺吃的一盆。隨後送來。唐寅見冬香說話時。說的異常迅速。他有一個毛病。說的起勁時。不知不覺的有唾花飛舞出來。於是暗自思量。幸而三盆糰子放在食榼裏面。要是托在盤中。多少總要沾染些唾沫。唐寅心裏這麼想。口頭那麼說道。冬香妹妹。暫停片刻。待我送與公子後。再把空榼送還。當下接受了食榼。送進書房。兩個猷公子好不起勁。一個道。吃吃。香香……糰子一個道。香叔做的糰子。格外的香。待到食榼的蓋兒揭開。六條視線同時的射到盆子裏去。三個人都是異常失望。兩隻綠盆裝的糰子。都是荷花爲記。

一隻白盆裝的糰子。又是芙蓉花爲記。三個人癡想的菊花符號。一個也沒有。二刁喃喃的說道。妻有此理。妻有此理。我們的糰記都弄錯了。半仙。快快拿去掉換。大蹶也隨聲附和道。大大叔。換換……去。冬香在門外探進頭來說道。這是不能掉換的。三盆糰子都是二娘娘支配的。二刁很有幾分懼內癖。聽說出於二娘娘的支配。便不敢說妻有此理了。唐寅把三盆糰子都取了出來。兩盆送給公子。一盆放在旁邊。提着空槥。便去交回冬香。冬香道。華安哥哥。這幾天爲什麼不到小廚房中去坐坐。石榴很記挂你咧。說罷。吃的好笑。唐寅道。師爺到館後。我忙個不了。怎有工夫到小廚房中閑坐。冬香道。我告訴你。這幾天來。石榴的嘴兒高高的蹺起。可以挂着油瓶。背着人。時時抹淚。不知爲着什麼。唐寅道。他的心事。我那裏會得知道。我又不是他肚裏的蛔蟲。冬香道。廣漆板橙上。只有一個人坐。叫他怎不掉淚呢。說時。撲嗤一笑。兩朵唾花隨着笑聲噴出。險些兒濺到唐寅面上。冬香去後。唐寅回到裏面。兩個獸公子飢不擇食。盆

子裏的新米糲。早已吃了個淨。光王佛。唐寅看了看自己的新米糲。不禁搖了搖頭兒。他想。這糲子偏是冬香做的。他動不動便是唾花四濺。他做這糲子。不知濺了多少唾花。叫我怎好下咽。兩個猷公子見唐寅放着不吃。大蹶道。你我不吃。我我來吃。二刀道。半仙客趣（氣）二公子福趣（氣）唐寅便把這盆糲子讓渡與兩位公子。橫豎還有一盆菊花爲記的新米糲子。是送給王本立吃的。王本立只吃兩枚。還有兩枚。自己可可穩穩到嘴……待到王本立起身。唐寅送過臉水以後。便忙着到中門上去見乾娘。道師爺起身了。新米糲快快送去。管家婆難得看見這個叫來的乾兒子。又是有的沒的和唐寅兜搭。唐寅道。緩一天再來和乾娘閑談。今天師爺腹飢了。拜托乾娘快到裏面去通知一聲。其實呢。師爺腹飢是假。唐寅嘴饞是真。唐寅通了消息。轉身而去。沒多一會子。春香又來叫喚華安哥哥。唐寅忙不迭的去接受食榼。給先生抽了一雙筷。倒了一杯茶。又把食榼的蓋子開了。眼光射處。心花都開。原來淡青磁盆內裝着四

枚又勻又淨。又光又滑。又圓又白的新米糰。每枚上面。又印着胭脂色的菊花記號。未曾到嘴。早已甜香四溢。秋香妙手製造的糰子。多看幾眼。尙且寬胸開懷。何況吃在肚裏呢。他把新米糰放在王本立面前。說一聲師爺請用點心。這時王本立正托着一杯茶。眼看着窗外。忽的窗外嗚嗚作響。刮來一陣西風。把兩扇窗兒砰的吹轉。王本立猛吃一驚。手兒一顫。茶杯裏的茶。起着微微的浪。把衣襟都打濕了一小塊。說一聲好大風也。嘴裏便嚶嚶噲噲起來。唐寅把窗兒拽上了。窗外的鉄馬。兀自叮叮咚咚的響。兩個猷公子一壁讀書。一壁講話。大踱道。不不偏之謂中。不不易之謂庸。阿阿二啊。好好一陣大風。二刁道。基基爲基基。(知之爲知之)不基爲不基。老冲啊。好一陣西風吹糰記。(子)大踱道。人人焉廋哉。人人焉廋哉。阿阿二啊。糰子吹到那裏來。二刁道。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老冲啊。糰記吹到我們嘴裏來。原來盆子裏面的四個糰子。已引起了兩個踱頭的食慾。很想借重風力。吹入他們的嘴裏。這位王本立先生的詩興。

正濃。放下茶杯。想做一首藏風詩。詩中不見風字。却句句說的是風。他的做詩計畫。須得口占絕句一首。做一句詩。吃一個糰子。待到絕句做完。盆中的糰子也吃完。……王本立吃新米糰。已吃了多年。向例只吃兩枚。今天却要打破紀錄。一者病體新愈。正在旺食。二者今天起得遲了。覺得腹中空虛。三者一糰一句詩。一盆糰子。恰合一首絕句的支配。他又噏噏嚶嚶的一會子。便念出第一句詩道。忽地紅塵透九霄。便把牙箸夾着糰子。慢慢的納入嘴裏。一壁咀嚼。一壁思索。第二句詩。待到第一枚糰子吃完。第二句詩又來了。他曼聲吟道。遙知江海浪滔滔。第二枚糰子又到嘴裏。待到咀嚼完畢。第三句詩却不來了。只得複吟着第一句道。忽地紅塵透九霄。夾取第三枚糰子。納入嘴裏。咀嚼完畢。又複吟着第二句道。遙知江海浪滔滔。又取末一個糰子入口。四枚菊花爲記的新米糰。都被先生吃完了。唐寅倒抽了一口冷氣。不識相的王本立。兀自把那不成篇章的兩句詩。顛來倒去的念個不休。然而再也念不出第三句詩來。唐

寅忽的曼聲高吟道。聲聲催促驚人夢。夜半燒湯弄卵脬。蘇州土白。卯字讀作亂字。王本立聽入耳中。異常不雅。立時怒容滿面的說道。管家。你做什麼。唐寅道。師爺吟詩。只吟兩句。小人也來繼續兩句。王本立道。你吟的什麼詩。唐寅道。師爺吟的什麼詩。王本立道。我吟的是藏風詩。忽地紅塵透九霄。遙知江海浪滔滔。唐寅道。小人吟的也是藏風詩。聲聲催促驚人夢。夜半燒湯弄卵脬。王本立喝問道。你藏的是什麼風。唐寅道。師爺藏的是什麼風。王本立道。我藏的是西風。唐寅道。小人藏的是繡球風……大凡有隱疾的人。最恨被人家當面說破。王本立惱羞成怒。手拍着書案。連連的喚道。噹噹。噹噹。氣死我也。忽聽得外面一聲痰嗽。華平揭着門帘道。太師爺到……原來這一天。華老來約先生。暫停半天功課。到花園中去慶賞重陽。才走近書房。便聽得老友在裏面發怒。只道是兩個兒子又挺撞了先生。急于進來問訊。比及賓主相見。各各坐定。華老道。「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可是小兒無禮。得罪了先生。王本立道。此事和令郎

無關。祇不過方才刮起了一陣西風。兄弟一時興起。預備吟一首藏風詩。華老道。這是雅人深致啊。吟的什麼詩句。王本立道。預備口占一絕。才吟了兩句。華老道。請教請教。王本立道。兄弟吟的是忽地紅塵透九霄。遙知江海浪滔滔。華老道。好極好極。確是藏風佳句。爲什麼不吟下去。王本立道。正待吟下去。叵耐管家無禮。續了兩句。險些兒把兄弟氣死。華老怒喝道。華安。你怎敢這般無禮。師爺吟詩。誰要你續。唐寅道。啓稟太師爺。師爺吟詩一首。只吟得兩句。小人一時斗胆。便續了兩句。華老道。你續的是什麼。唐寅道。小人續的是聲聲翠竹驚人夢。夜半紗窗歷亂拋。華老點了點頭道。這兩句藏風詩。倒也平穩。不過押韻押拋字。不如押敲字。翠竹敲窗。夜半驚夢。換了一個字便好了。唐寅屈着一膝道。謝太師爺點銖成金。王本立尋思。東翁太偏袒了。並不申斥家僮。反而和他斟酌詩句。心中好生氣悶。又聽他念的詩句。確乎平穩。不曾譏笑着我。難道我聽錯了不成。方才華安吟的聲聲催促驚人夢。夜半燒湯弄卵脬。分明譏笑我。

夜半催他起身。燒湯洗濯繡球風。他現在辯白時。說疊吟的聲聲翠竹驚人夢。夜半紗窗歷亂拋。聲音似乎相近。意思却截然不同。這是他的巧辯。把來蒙蔽主人。我須得當面說破他。便道。東翁休聽管家一面之詞。他方才續下的不是這兩句。要是這兩句。兄弟又何必煩惱呢。華老道。老夫子這小廝方才續下的是怎樣的兩句。王本立守着道學家風。絕口不談生殖器。以爲談了生殖器。以及生殖器上附帶的東西。便是褻瀆了這張嘴。他怎好向着東家直言談相。說貴管家譏笑我弄卵脬。這卵脬兩個字。他以爲只可存之于心。不好出之于口。華老問的緊。他只吞吞吐吐的這個那個。華老又問這個什麼。那個什麼。那纔實逼至此。無可躲藏了。便把左右手指。搭着眼鏡似的兩個圈兒。向華老表示道。管家說的。便的這兩個圓的東西。華老益發莫明其妙。唐寅道。啓稟太師爺。今天吃新米糲。這兩個圓的東西。師爺已吃在肚裏了。王本立臉漲了通紅。連喚着豈有此理。華老見先生很有難言之隱。不便多問。知道總是書僮恃才傲。

物得罪了師爺。他雖然寵用華安。但是爲着西賓的面子關係。便呵斥着書僮。道：「師爺吟詩。誰要你接續。師爺是我的老友。得罪了師爺。便是得罪了我。快向師爺賠罪。要不然。哼。哼。說到哼。哼。兩字。雙眼一睜。便有喚取家法板伺候的意思。唐寅何等玲瓏。好漢不吃眼前虧。」他把王本立戲弄得夠了。看着他年齡分上。便向他賠一個罪。平平他的氣。也是好的。連忙搶步上前。向王本立說道：「師爺息怒。小人一時無禮。接續師爺的詩句。伏望師爺看了家主人的分上。饒恕小人這一遭罷。」說時。屈膝服禮。王本立掙得面子。只好道：「一聲管家請起。算了罷。只這『算了罷』三個字。一場糲子風潮。方才告一段落。華老才表明來意。今日重陽佳節。請先生放學半天。便在愛菊軒中銜杯賞菊。王本立却不過主人的美意。也便允許了。這一天。愛菊軒中慶賞重陽。座右五花八門。疊着菊花山。華老初意要喚兩個兒子作陪。後來一想。今天爲着書僮。先生已嘔了一場氣。再不要兩個躡頭出言無忌。又惹起了先生的煩惱。因此不用兒子作陪。」

却遣人到隆昌典當中邀請當舖經理宋悅峯前來作陪。一主二賓。開懷歡飲。宋悅峯和王本立向來認識。情意相投。王本立每逢放學。總到隆昌當舖中和宋悅峯手談爲樂。他們倆年齡相仿。又都是規行矩步古色古香的老先生。斜陽光中。兩個老頭兒總是手拈棋子相對無言。他們的着棋程度。好在不相上下。凡是下棋的人。最難得天天對奕。手段相當。所以王本立和宋悅峯的友誼。不同泛泛之交。自從王本立病假多天。宋悅峯少了一個棋友。好生不樂。後來王本立假滿到館。宋悅峯每到傍晚。總派着小郎到華相府邀請王老夫子去下棋。華老知道宋悅峯是王本立唯一的好友。因此今天便邀請宋悅峯來做陪客。宋悅峯聽得東家邀請赴宴。豈有不來之理。入席後。彼此談笑自由。王本立早把方才所受的悶氣。付諸九霄雲外。旁邊斟酒的只有華平。這也是華老體貼入微。防着先生見了華安生氣。所以不要華安值席。只喚華平侍筵。席散以後。華老陪着王本立宋悅峯同赴東籬。各採一朵菊花。簪在衣襟上面。他們

不須出外登高。只在假山上面盤桓了片晌。總算應了登高的節景。下了假山。華老忽打一個呵欠。宋悅峯知道東家的習慣。每逢飯後。總須到內室酣睡片時。這一個呵欠。便是夢神發來的請帖。便道。東翁今天辛苦了。進去歇歇罷。我和老夫子還得到當舖子裏去尋橋中之樂咧。華老道。既然如此。各請自便。于是華老自去午睡。王宋兩人同到隆昌當舖中去對奕。隆昌和華府牆門相距不過三五家門面。這是王本立熟遊之路。向來只下一局棋。今日下午無事。連下了兩局。彼此勝一局。各勝了二三子。算得旗鼓相當。弈罷收棋。品茗閑談。宋悅峯道。九月十五日恰是兄弟五十九歲賤辰。並無什麼舉動。只約幾位好友。水酒一敘。到了那時。老夫子務請賞光。王本立連連拱手道。理當道賀。口頭訂約以後。王本立方才回到館中。一切細事。不須絮談。忽忽光陰。已是九月十五日。王本立只爲重陽日已經曠課半天。今天不便再行曠課。待到將近午刻。便想出一個束縛生徒的方法。當下出了兩個四書題。吩咐他們各作制藝一篇。

制藝便是八股文的代名詞。出給大蹠的題目。叫做「妻子好合」。出給二刁的題目。叫做「色斯舉矣」。臨行時。吩咐他們道。愚師今天要到隆昌當舖中去吃宋悅峯先生的壽酒。這兩個題目。限定今天交卷。你們謄清後放在書桌抽屜裏。到了來朝。愚師替你們刪改便是了。吩咐完畢。自去拜壽。兩個題目。共只八個字。却把大蹠二刁束縛的寸步難行。大蹠道。妻子好好合。二刁道。色希記（斯舉）矣。大蹠道。生啊。你你出這難題。是要絕子絕孫的啊。二刁道。天打天打。你出了這個刁鑽古怪的題目。其（是）要天誅地滅的啊。唐寅看眼裏。暗暗好笑。大蹠道。阿阿。二今今朝。先兄亡弟。一一齊。要要斷命。妻子好好合。妻子好好合。二刁道。老冲啊。天打去。開心吃酒。我們其（是）苦不勝言。色希記矣。色希記矣。唐寅笑道。二位公子做這文字。一些也不難。兩個蹠頭忙問爲什麼。一些也不難。唐寅道。這兩個題目。你們都已做過了。只須抄抄舊作。便可敷衍交卷。兩個蹠頭益發茫然。都說沒有做過。唐寅道。這是二位公子的得意之

筆。怎麼忘懷了。記得我初值書房時。便聽得兩位公子說起。先生出的詩題。一個是「射不失鵠」。一個是「蘭亭雅集」。大公子賦得射不失鵠。中有得意之句。叫做「棲皮許共鑽」。却把棲皮的棲字。誤寫了妻字。可是有的。大躡道。有有的。我的詩句。棲棲皮共鑽。唐寅道。只須把這句抄入卷格中。便是「妻子好合」。題中的妙文。大躡道。大大叔。妻妻皮……共鑽。不不切。妻妻子好合。唐寅道。再要貼切也沒有。妻子好合。便是自己的妻子好和他人合用。這句「妻皮許共鑽」。算得十分貼切。沒有一字無着落。大躡聽了大喜。便把「妻皮許共鑽」五字寫入卷格裏面。二刁道。半仙。我的佳句。其（是）什麼。唐寅道。二公子賦得蘭亭雅集。中有得意之句。叫做「昂首入山陰」。一時寫顛倒了。却把山陰寫作了陰山。可是有的。二刁道。有的有的。我的佳句「昂首入陰山」。唐寅道。只須把這句抄入卷格中。便是「色斯舉矣」。題中的妙文。二刁道。半仙。休得騙我。色。希記矣的題目。用不着昂首入陰山。唐寅道。怎說用不着。簡直是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色斯舉矣。便是見了美色。此物昂然的意思。二公子這句「昂首入陰山」。昂首二字。形容這個舉字。陰山二字。形容那個色字。也算得十分貼切。沒有一字無着落。二刁聽了。拍手叫好。也把「昂首入陰山」五字。寫入卷格中。於是書房之中。一片啾啾的聲音。一個道。妻妻子好合。妻妻皮許共鑽。一個道。色希記矣。昂首入陰山。啾啾了多時。除了「妻皮許共鑽」。昂首入陰山」以外。再不能想出隻字。時候不早。已過了午刻。便吩咐華安快去搬取飯肴。吃飽了。再作計畫。唐寅進了大廚房。托取飯盤。打從六角窗邊經過。瞧見石榴消瘦了許多。只和他點了點頭兒。並不入內兜搭。石榴也爲着受了太夫人的訓斥。不敢把華安招入小廚房。在廣漆板櫪上談談心事。唐寅跨出大廚房。打從備弄裏經過。才到牆角轉灣的所在。隱隱聽得弓鞋瑣碎的聲音。他便停止了脚步。把身子躲入牆角。露出半面。偷窺來者是誰。不窺猶可。一窺時神魂飄蕩。「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窈」。正是

恰如交甫逢神女。好比陳思見洛妃。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世上最不易捏者。惟穩瓶耳。惟其視爲穩瓶。所以易於打碎。華文華武所吃之新米糲。向係菊花爲記。此穩瓶也。先生所吃之菊花印糲子。每年必剩二枚。此亦穩瓶也。而孰知一開提榼。前一個穩瓶爲之打碎矣。藏風詩吟畢。第二個穩瓶亦爲之打碎矣。穩瓶難捏。亶其然乎。

石榴冷落久矣。借冬香口中點逗之。如見石榴愁眉淚眼之狀。且爲小廚房訴苦張本。

唐寅續詠之句。一經點竄。便成藏風佳句。妙在與嘲笑之句。音同字異。且又絕不勉強。彈詞家所述唐寅點竄之句。支離強合。幾乎不通。此回特糾正之。此書遞接處異常緊湊。生一宋悅峯。所以爲九月十五日做壽張本也。九月十五日做壽。所以爲先生預出題目張本也。先生預出題目。所以爲唐寅代

筆先生解館張本也。

「妻皮許共鑽」昂首入陰山」之語。見於第五回中。以爲詼諧之筆。一用以後。不復用矣。而孰知愈用愈妙。二十三回又用之。二十七回又用之。以後面試文章時又用之。處處令人絕倒。神乎技矣。

四傑傳 第二十八回上 留情索狹路訴相思



四傑傳 第二十八回下 總主軒馮端勳食指



一陣兵兵：盤中的碗都成了碎片了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十八回 留情索狹路訴相思 戀主軒隔牆動食指

唐寅的五百年風流孽冤是誰。呵呵。不須說了。當然是秋香無疑了。今天九月十五日。太夫人定下規例。每逢朔望。總是清早起身。口念白衣觀世音經三百遍。每念一遍。在檀香牌上記一個硃紅點子。待到三百遍念完了。便把這塊香牌交付老總管。送往庵堂中去焚化。這趨差使總是作成秋香的面前的丫環。雖多。太夫人的心理中。只信着秋香的一雙手是乾淨的。捧着香牌交付老總管。惟有秋香去得。要是換着他人。只怕褻瀆了這塊香牌。以致功德付于流水。今天秋香奉了太夫人之命。把香牌交付于老總管。交付的時候。不把香牌交付在老總管的手裏。只放入老總管上廟燒香的香籃中間。這是太夫人吩咐的。交付老總管的手裏。還怕他的一雙手不潔淨。放入香籃裏面。那便再要潔

淨也沒有了。秋香交付完畢。別了老總管。便穿着備弄。回到裏面去了。他最
撞見獸公子。好在這時候。獸公子正在書房中吃飯。他又怕撞見華安。好在
時候華安正在伺候着獸公子吃飯。……誰料竟出乎他的所料之外。今天書
房中開飯。偏比着往日遲了一些。秋香往裏面去。正逢着唐寅到外面來。要是
這條備弄是一直籠統的。可以望得見裏面。那麼秋香瞧見了唐寅的影兒。早
已躲避不迭了。偏偏又是這隻牆角做了障礙物。偏偏又是唐寅先聽得弓鞋
瑣碎的聲音。早有了預備。便把脚步停止了。露出半面。偷窺一下。這真是一好
事從天降。」一月來渴想的秋香。不料今日裏邂逅相逢。他窺了一下。趕把頭
兒縮到裏面。他瞧見了秋香。秋香却沒有瞧見他。唐寅細聽着弓鞋聲。約莫在
三五步左右。暗想好了好了。再不放些聲響。不免把他嚇個一跳。嚇了他。使我
心疼。當下便輕輕的欵了一聲。嗽投遞一個照會。秋香聽得嗽聲。連忙停止着
蓮步。俏眼睛向前看時。牆角那邊。轉出一個手捧着飯盤的僮兒。分明便是虎

邱山上跟蹤到此的書獃。待要躲避。已來不及。唐寅趨步上前。喚一聲秋香姐姐。小生三生有幸。又在這裏相逢。小生飯盤在手。不能奉揖。伏乞恕罪。秋香聽了。幾乎失笑。他在紫薇堂上聽慣小說的。只聽得小將甲冑在身。不能下拜。沒聽得小生飯盤在手。不能奉揖。他忍住了笑。假作不認識的。便道。你是那個。休得遮住了我的去路。唐寅道。姐姐。你真個不認識小生麼。決無此理。決無此理。小生蒙你三笑留情。十分錯愛。你是小生心目中的勾魂使者。小生也是你心目中的如意郎君。今日裏難得相逢。合該說幾句知心合意的話。爲什麼假作不相認呢。秋香聽了。暗想這書獃太無理了。他把我當做勾魂使者。這是他的癡想。和我不涉。怎麼強派着他是我的如意郎君呢。我的心目中。幾曾有他來也罷。待我把他嚇退了罷。于是柳眉略豎。杏眼微睜。向着唐寅啐了一聲。說你。在這裏做僮兒。怎麼不知相府家法。你再不走。我便要稟報主人。把你責打家法板。決不輕恕。唐寅笑道。小生爲着姐姐。死也甘心。幾下家法板。受而無怨。只

是今天要討取姐姐的千金一諾。秋香見嚇不退他。備弄中又沒有他人走來。料想午飯時候。衆人都在吃飯。我若和他相持。他竟放下飯盤。動手動腳起來。反而不妙。何妨信口敷衍。敷衍到備弄中有人走來。這個圍不解自解了。想到這裏。便和顏悅色的問道。你究竟是誰。須說出真名確姓。唐寅道。小生怎麼說謊。小生便是蘇州桃花塢唐寅。唐伯虎啊。秋香聽了。怎肯相信。只爲唐寅的名望太大了。我們隆昌當舖中。時時有人冒著唐伯虎的書畫。上櫃當錢。却被朝奉先生一眼瞧破。丟下櫃來。料想面前的唐寅。唐伯虎。也是西貝的。不過當面說破他。只怕他惱羞成怒。我依舊和他信口敷衍便是了。便道。你既是江南才子。唐伯虎。到此做甚。好好的一榜解元。爲什麼解元不做做奴才。唐寅道。姐姐又來了。這些話何須問我。只須問姐姐自身便是了。秋香道。你的事情。怎麼問起我來。唐寅道。我做奴才是姐姐牽我進來的。秋香道。我又無繩索。怎能牽你進來。唐寅道。你的三笑留情。便是三條繩索。第一次佛殿相遇。要是你不曾一

笑留情。我便由着你下船回去。斷不會扁舟追美。這一笑，便把我套上了第一條留情索。後來扁舟追到中途。要是你不曾二笑留情，我也準備半途折回了。這二笑，便把我套上了第二條留情索。後來到了東亭鎮。要是你不曾三笑留情，我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斷不會賣身投靠。來做低三下四之人。這三笑，便把我套上了第三條留情索。好姐姐，解繩全仗套繩人。今日裏邂逅相逢，無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得冒着萬險，乞求姐姐的千金一諾。姐姐把終身許托了我罷。姐姐，我和你立下誓約來。姐姐，我和你交換着信物。唐寅喚一聲姐姐，湊近一步。秋香聽得一聲姐姐，退後一步。但是唐寅步寬，秋香步窄。兩個人漸漸的要湊近一處了。若不是這隻飯盤做保障，佛云「不可說，不可說」了。秋香看那書獃形色緊張，大有放下飯盤，前來假傍的模樣。他便情極計生，輕輕的喚了一聲解元爺。你要我面訂終身，立下誓願，交換信物。這是件件可以依從的。自揣青衣陋質，得侍錦繡才子，于願已足。怎肯錯過因緣。唐寅大喜道：姐

姐待我放下了飯盤和你說到這裏。手都顛了。盤內羹湯。無風起浪。早已潑出了許多。秋香道。解元爺這裏不是訂盟的地方。被人撞見。須不是要我引導你到一個秘密所在。你跟着我走。快來快來。唐寅道。多謝姐姐。便讓着秋香先行。唐寅托着飯盤在後相隨。轉灣抹角。走了數十步路。秋香道。這裏便是秘密所在。順手把旁邊一間柴房上的跌鈕去了。便道。解元爺放下飯盤。你看這裏可好。唐寅道。這個地方。閑人不到。好極了。說時。便在柴房左近的一張石櫳上。放下飯盤。姐姐請。秋香道。解元爺請。自古道。夫爲妻綱。合該男先女後。唐寅見秋香出口成章。益發神迷心醉。便不再謙。首先跨入。忽的秋香很倉皇的說道。解元爺。那邊有人來了。快在柴堆後面躲這一躲。唐伯虎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竟上了秋香的大當。當他躲入柴堆後面。便聽得柴門呀的一聲。已被秋香掩上了。接着便是搭上鉄鈕的聲音。唐寅在先以爲這是秋香掩人耳目之計。後來良久沒有動靜。不覺生疑。走到門旁。輕輕的喚一聲秋香姐姐。不見回答。用

力扳這扇門時。休想扳動分毫。不禁暗喚一聲苦也。妙人兒偏會惡作劇。把我賺到這裏。閉在柴房裏面。待要叫喚。又是聲張不得。沒來由受這拘禁之苦。不知拘禁到何時才休。秋香秋香。你太忍心啊。我要求你的千金一諾。並沒有存着歹心惡意。只須你允把終身相託。立下誓願。贈我信物。那麼我立刻可以離却相府。回轉姑蘇。央請祝枝山上門說合。擇日成親。若要消魂真個。須待宴爾新婚。這是我的一片苦心。你如何這般的不肯原諒啊。你以為走進柴房裏面。防着我有什麼無禮行爲。秋香秋香。你太輕視我唐寅咧。我不比西廂記中的張生。初次見了鶯鶯的面。便想湯他一湯。待到酬簡的那一宵。一上場。話都沒有說一句。便是「軟玉溫香抱滿懷」。做出這般急色兒的態度。秋香秋香。須知情慾二字。判然不同。張生是慾勝于情的人。唐寅是情勝于慾的人。可惜你沒有進這柴房。你要是進了柴房。才見我唐寅「發乎情止乎禮義」。除却情語纏綿以外。斷然沒有什麼無禮行爲的。我要銷魂真個。我不會把你娶到姑

蘇去銷魂麼。我家中自有鴛鴦枕。翡翠衾。合歡牙床。佳期吉日。和你如是云云。豈不是好。那有草草不工。便在柴房中苟合的事。香秋香秋。你太過慮了……唐寅這一番自言自語。確是真情。並非欺人之談。可惜編那部三笑因緣彈詞的。把他編得太壞了。三笑因緣中說秋香把唐寅引誘到柴房門口。叫他先進裏面去打柴舖。唐寅聽了秋香的話。便到裏面柴堆上。把許多柴草。以上就下。以高就低。打成柴舖。又把一束柴做了枕頭。這般的描寫。不但褻瀆了唐寅。而且褻瀆了秋香。他把才子佳人。說得和鹹肉莊上的無恥男女一般。金聖歎批評續西廂記云。「何苦寫至此。真爲惡札。可恨恨也。想彼方復以爲快。真另有一具肺肝也。」我見了三笑因緣中唐寅打柴舖一段文字。唐突了才子佳人。也和金聖歎一般的痛恨。閑話剪斷。且說離着柴房十餘步外。一牆之隔。有小一間房屋。上面三字扁額。叫做「戀主軒」。還有上下對聯。叫做「續貂有尾。類虎無文」。這是今年正月裏帳房師爺何雨農寫春聯寫的起勁。趁着硯

有餘墨。便寫這一額一聯。黏在狗棚門外。狗棚中豢養着四名狗才。一黃一花一白一黑。都是肥頭胖耳。如狼如虎。雖然色彩不同。却也互相和睦。實行那一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宗旨。不比那些同室操戈的人。明明誼屬同胞。反而尋仇不已。火併不休。這一天。四名狗才都在狗棚裏午睡。黃狗花狗白狗好夢未醒。都是圈作蒲團一般模樣。惟有黑狗恰恰睜開狗眼。打了一個狗哈欠。伸了一個狗懶腰。依舊坐在一旁。專候其他的三名狗才醒來。以便結伴出門。獵取食物。只爲狗的生活是很簡單的。除却眠食以外。惟有一種定期的性交。這便是狗與人的不同所在。人呢。宛比銀行中的活期存款。時時要去支動的。狗呢。宛比銀行中的定期存款。須在規定時間。才能支動。支動的時候。拆息當然要長一些。不過未到規定的時候。銀行和存戶是不發生關係的。狗棚裏的四條狗。三雄一雌。恰似三家存戶。一家銀行。這時候未到規定時間。所以狗肚皮裏的念頭。只有眠食二字。並不想支什麼款。黑狗的鼻子宛似無線電機。柴房

左右的一盤飯菜。雖有千餘步的距離。早已感應了黑狗的嗅覺。這便見得狗的厲害了。他不肯瞞却同儕。獨吞這分利益。他一定要利益均沾。當下汪汪的幾聲。把三名狗才都喚醒了。不須他報告情由。三名狗才連把鼻子嗅了嗅。也就知道了。不是一目了然。竟是一嗅了然。便結着隊兒。同出狗棚。十數步外的石礮上。安放着一盤上等飯菜。宛似路祭一般。四名狗才當然不會客氣。把那四樣葷菜。照單全收了。吃罷菜餚。又吃紫銅鍋子裏的白米飯。先把鍋蓋撞開了。黑狗黃狗吃了一會子。餘下的只有半鍋了。白狗探首入內。却被銅鍋的提柄。套住了狗頭。在先不覺得。待到吃罷。舉起狗頭。却把銅鍋連帶的舉了起來。白狗吃了一嚇。把這狗頭亂摔起來。銅鍋敲着空碗。一陣乒乓兵。盤中的碗都成了碎片。狗也知道鬧出亂子來了。摔去了銅鍋。四名狗才置身事外。又到別處去了。關在柴房裏的唐寅。聽得碗盞乒乓之聲。怎不着急。料想盤中的飯菜都入了狗肚。狗肚飽了。人肚却餓了。自己捱餓猶可。書房裏面的兩個天吃

星不知鬧得怎麼樣了。正在惶急的時候。忽聽得一片聲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唐寅知道這是小廚房裏燒火老媽子的聲音。他和石榴是面不和心的。我不妨假扮一個小丫頭的聲音。賺他開門。約莫老媽子走近了。便隔着板扉。做着俏聲。輕輕的喚道。老媽媽。請你行個方便。把鐵鈕去了。老媽子停着脚步。很奇怪的說道。誰啊。逼緊着嗓子。喚我老媽媽。唐寅道。我是新來的小丫頭。被石榴姐姐關我在柴房裏。飯都沒有吃得。老媽子咬牙逼下的說道。石榴這賤人。簡直不是人。年老的受他欺。年輕的又受他欺。只有新來的華安是他的心肝寶貝。唐寅道。你是好人。替我去了鐵鈕罷。老媽子道。小妹妹。石榴爲什麼關你在柴房裏。唐寅道。他和華安哥哥鬼鬼祟祟。被我告訴了管家婆。他才恨我。把我關緊在柴房裏面。老媽子道。小妹妹。你也爲華安的事吃他的苦麼。唉。石榴不是個人。華安也不是個人。唐寅道。老媽媽且慢罵他。去了鐵鈕。和你講氣情。老媽子道。小妹妹。我也有一肚子的氣。講給你

聽咧。咦。鉄鈕去了。小妹妹。你爲什麼不出來啊。唐寅道。老媽媽。你是好人。好人好到了底。送佛送到了西天。方才石榴拖我進柴房時。我有一隻錢半重的金簪。掉落在轉角地方。不知可曾被人拾去。老媽媽。請你到轉角上去替我尋尋。你是慈悲人。行了好心有好報。大凡婦女們上了年紀。往往沾受念佛化。了念佛化。最歡迎的是人家稱他好人。稱他慈悲人。老媽子忙不迭的說道。小妹妹。不要緊。我替你去尋便是了。唉。石榴石榴。你作你的惡。我修我的福。一壁說。一壁向轉角處尋覓金簪去了。唐寅聽得他走遠了。輕輕的開了柴房門。悄悄的捱將出來。見那石櫬上菜箸狼籍。磁片四濺。他皺了皺眉兒。單取空盤。盛着紫銅鍋。把蓋兒蓋上了。仔細思量。猷公子沒有飯吃。是不行的。不如到小廚房中去央告石榴。想個方法。他便托着有飯無着的盤兒。直到小廚房。恰值石榴飯罷。在小廚房中洗滌碗盞。石榴見唐寅不邀自至。喜出望外。便問他甚風吹來。唐寅放下飯盤。便向石榴央告道。好姐姐。請你看着同年同月同日同時。

的分上。成全小弟則個。石榴道。好兄弟。爲着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分上。我受了多少冤枉。都是那個口念彌陀的燒火老媽子不好。在裏面搬唇弄舌。捏造謠言。那一天。我偶然喚你一聲四同兄弟。那老虔婆聽在耳朵裏。便到裏面去講。說我見了你。總是一疊連聲的喚着四同兄弟。又說我見了你。油鍋裏冒出來。我也不管了。險些兒把大小廚房一齊燒去。唉。灶家菩薩在上。那有這樣事。吃素人大半不是好人。「若問黑心人。吃素道中尋。」那老虔婆便是這個樣子。現在那老虔婆不在這裏。好兄弟。你請坐了。我有一肚子的氣講給你聽。唐寅暗暗好笑。這也有一肚子的氣。那也有一肚子的氣。我今天上了秋香的當。也有一肚子的氣。只是不能向他說。石榴見唐寅不肯坐下。他便先坐了。拍着廣漆板櫪。說好兄弟和你一塊兒坐。那搬唇弄舌的老虔婆不在這裏。我怕誰來。唐寅道。好姐姐。有一樁要事。央告你。請你成全了我罷。石榴道。有要事。坐着講。趁着沒有旁人。大着胆說。我是沒有不肯成全你的。只要你一輩子不做忘。

恩負義之人便好了。說時低着頭。手弄着裙帶兒。假作嬌羞模樣。唐寅知道石榴誤會了。便直捷痛快的說道。央告好姐姐。非爲別事。只因方才搬取飯菜。從備弄裏經過。一時內急。便放下飯盤。到院子裏去小解。誰料小解回來。所有菜餚。都被犬兒吃去。把碗盞都打破了。待向大廚房裏去添補一份。猶恐他們不肯。好姐姐。你是惦念着我的石榴道。原來如此。現在時候不早了。大廚房已鎖了門。飯司務都上街白相去了。好兄弟。怎麼今天書房裏開飯。比往日遲了許多。唐寅道。今天兩位公子做文章。因此耽擱了時刻。好姐姐。瞧我分上。給我添補上一份。石榴道。且慢。你吃了午飯沒有。唐寅道。姐姐又來了。公子還沒有進餐。我怎有飯吃。石榴道。好兄弟。年紀輕輕。怎能捱餓。我這裏還有菜餚。不過今天。是十五日。太夫人和兩位少夫人。都是朔望吃齋的。小廚房裏備的是素菜。你先吃飽了肚皮。再替你想法。說時。早從碧紗櫺裏取出兩色素菜。一色蘑菇湯。盛了一大碗的飯。便道。好兄弟。你胡亂充飢罷。唐寅這時正用得着。謝了石

榴。便在小廚房裏吃起飯來。石榴很殷勤的敬菜。兩色素雞素火腿。石榴接二連三的夾上他碗頭。一色蔬菇湯。石榴左一調羹。右一調羹的替他澆湯。唐寅久不吃素菜。這素雞和素火腿。吃來別有風味。飯罷。石榴又把自己用的面巾面盆。請好兄弟洗臉。唐寅暗想不好。自己吃飽了。兩個蹠頭鬧饑荒。不知鬧得怎麼樣了。忙道。好姐姐。快給我一份素菜。一銅鍋白米飯。好搬往書房裏面。石榴笑道。好兄弟。不瞞你說。中頓的飯菜已完了。夜頓的飯菜還沒有燒。唐寅搓手道。完了完了。兩位公子沒有飯吃。怎肯干休。石榴道。理他們呢。這一對蹠頭。鎮日價獸頭獸腦。甚麼都不知曉。唐寅道。他們獸頭獸腦。肚皮却不獸的。無端餓了一頓。見了我。怎不惱怒。石榴道。好兄弟。你把飯盤寄在這裏。空着手去伺候他們。他們問起飯菜。你說兩位公子已吃過了。午膳。怎麼還要飯吃。好在他們朦朦懂懂。糊糊塗塗。或者騙得過去。也未可知。唐寅沒奈何。只得別了石榴。回到書房中去。伺候兩位公子。他闖了禍。總有幾分情虛。到了書房門口。不敢

便入。立在門帘外面探聽動靜。但聽得二刁在裏面帶哭帶唱道。半仙呀。你喜（死）得好苦呀。喚你搬飯。你到這時還沒來。你可其（是）燙煞在湯罐裏啊。你可其（是）燒煞在灶堂裏啊。唐寅聽了。益發不好意思進去。正是

只爲書僮知好色。拚教公子鬧飢荒。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園中笑語。唐寅深幸可以晤見秋香。而偏不晤。備弄送飯。唐寅不料可以遇見秋香。而偏相遇。不知者謂爲遇合之奇。知之者謂爲文心之幻。留情索三字。確係未經人道過。

張生云。我將你鈕扣兒鬆。我將你羅帶兒解。是口中說一句。手中逼緊一下。唐寅云。姐姐。我和你立下誓願來。姐姐。我和你交換着信物。是口中說一句。脚下走近一步。一則意在肉感。一則意在訂婚。唐寅云。情慾二字。判然不同。旨哉斯言。

第二十三回之燒火老媽子。似乎偶然點綴。老媽子與石榴失和。似乎隨筆渲染。讀至本回。乃知二十三回文字。全爲此處開放柴房張本。

三個人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氣。說來絕倒。

尋常一日子。亦可作書中線索。卽如是日爲九月望日。讀者本易草草讀過。而書中一點染之。舊家庭中。每逢朔望。易沾菩薩化。太夫人之點香牌。一也。燒火老媽子之喃喃念佛。二也。小廚房之辦素齋。三也。及至下回帳房先生結帳。在在均與望日有關係。於是此九月十五日二見秋香之事。乃深映於閱者腦中而不能忘。

大湖大盜

姚民哀
先生最
近傑作

太湖地勢奧僻盜匪出沒無常

放火劫舍擄人勒贖無所不為

盜匪帮派

不計其數

以太保阿書為最著名

描寫湖中盜匪之一切

極為詳盡

盜匪如何入夥

如何奸淫婦女

如何拒敵官兵

如何被推匪首

如何洗劫各地

如何被擄綁法婦

如何被補伏法

如何被擄何奇事

如何被擄何奇蹟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行

全書兩冊
二十萬言
特價祇售九角六分

詳細寫來實人實事
比報載更為真確

徵集名貴
底重金
清斷原

印非精
厚紙常

用銅版

十照寫殺阿太

圖片真頭書保

附送書

代售

世界書局

各省

行

代

售

代

四傑傳 第二十九回上 假公濟私勸先生盡責

你不該見算盤响麼去也徒枉其累
軀兒碗盞响我們便有希望了



四傑傳 第二十九回下 將功贖罪代公子捉刀

左一聲磨墨
右一聲倒茶
把狀公子差
遣得各應
不迭



禮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十九回

假公濟私勸先生盡責

將功贖罪代公子捉刀

自從唐寅搬飯一去不來。金粟山房的華文華武。餓的叫苦連天。華文道。今今天死的夠了。又要做……章。又又沒……飯吃。華武道。苦啊苦啊。文章其（是）要做得好的。飯其（是）不許吃的。媽媽說的。「又要馬兒走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華文道。餓餓餓。妻子好合。妻妻皮許共鑽。華武道。側拍隆冬。詳餓的軟洋洋。色希記矣。昂首入陰山。兩個跛頭。嚷了一會子的餓。其時書房裏。只有兄弟二人。家丁們都去吃飯了。嚷餓也沒有人聽得。其實呢。兩個跛頭。偷要果腹。也很容易的。只須親自向廚房中吩咐一聲。便可補上一桌飯菜來。偌大的廚房。難道添不出一桌飯菜來麼。無奈馱公子懷着鬼胎。疑及自己做不出文章。老生活知道了。便吩咐華安休將飯食搬入書房。餓他們一頓……這般

科罰已有先例。兩年前。兄弟倆做不出文章。曾被華老罰他們餓過一頓。後來虧得太夫人向華太師說情道。他們做不出文章。餓死也沒用。兄弟倆本來是枯腸沒有飯吃。肚腸益發乾枯了。老相公。你要他們做出好文字。却不給他們吃飯。不是應了兩句俗語。「又要馬兒走的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麼。華老聽着。笑將出來。才許他們吃飯。兄弟倆飢腸轆轆的。當兒想到兩年前的故事。便疑及是老生活的主見。料想華安斷然沒有這般的大胆。他們又防着老生活動怒。所以不敢大呼小喊。着令廚房裏另開一桌飯菜來。只有捱着餓的念着「妻子好合。色斯舉矣。」看看日光已斜。當時沒有鐘表。只取個日規測那晷影。已在午末未初。料想這頓午飯已落了空。於是私自商量。躲在書房裏。是沒用的。傳喚廚房另行開飯。也沒有這胆量。只好離開了書房。到各處去做巡食御史。要是僮僕人等還沒有吃罷午飯。便是殘餘也只好胡亂吃這一頓。好在獸公子是沒有階級主義的。只須有的吃。一切身分體面都不管了。列位但

看今年中秋筵宴。唐寅上坐。猷公子只在左右相陪。便知他們打倒虛榮。只求實利。已不止這一回了。可憐這兩位巡食御史。枉自向各處巡查一遍。依舊是畫餅充飢。在先走到老總管那邊。却見老總管正躺在藤床上午睡。鼾聲正濃。知道他每天吃飽了午飯。總是這般的。這裏又沒有生發。退了出去。往帳房那裏去巡查。相距數十步。便聽得「吉列刮辣」的算盤聲響。宛似凍雨灑窗一般。二刁輕輕的說道。老冲。不要去罷。大躡道。爲什麼不去。二刁道。你不聽見算盤聲响麼。我們去也徒然。其（如）果聽見碗盞聲。我們便有希望了。大躡暗想不錯。待要回轉身軀。忽聽得承值帳房的華慶喊道。師爺。飯要冷咧。用過了午飯。再結帳罷。又聽得帳房先生何雨農回答道。帳上一筆三千七百八十六文。還沒有個着落。非得查了出來不可。飯冷了。不打緊。橫豎鍋中盛着熱飯。可以臨時更換的。猷公子聽了大喜。大躡念一句救救命王菩薩。二刁念一句大其（慈）大悲救苦救難觀希（世）音。他們怎肯錯過這好機會。一個道。妻妻皮

……共鑽妻妻子好合。一個道。昂首入陰山。色希記矣。一壁吟哦着。一壁闖入帳房。那帳房經理何雨農。連同兩位助理先生。都停止了盤珠聲響。招呼這兩位公子。且問來意。大躡道。我我們來做巡食御史。何雨農笑道。只聽得官制中有巡城御史。沒聽得有巡食御史。大躡道。巡巡城御史。巡巡城的。巡巡食御史。巡巡食的一位助理先生道。二位公子不在書房中讀書。到這裏巡什麼食。一刀比較乖巧一些。便道。帳房天打有所不基。知。這巡食御史是老生活派我們做的。只爲這幾天來。棋。廚。房裏的飯菜。一天不其。是。一天了。他們再要希。勢。利也沒有。上房的菜。其。是。好的。希。書。房裏的菜。便走了碼子。帳房裏的菜。益發走了碼子。老生活的意思。不論上房希房帳房。每天開的飯菜都要一般的。不許有一些參差。何雨農很感激的說道。東翁待朋友們。都是這般仁至義盡。所以我們充當帳席的。應該實事求是。不負東翁的委任。帳房規矩。每逢半月結帳一次。這半月短少了三千七百八十六文。還沒有軋算清楚。

東翁的銀錢。絲毫爲重。我們非得軋算清楚不敢吃飯。這便是對於東翁稍盡一些責任。若說帳房中的飯菜。和以前卻不相上下。請公子們上覆老太師便是了。二刁道。不其(是)這般說。老生活派我做巡食御史。須得每隻菜餚嘗這一嘗。嘗了菜還要賞飯。其(如)果菜也好。飯也好。其(自)然沒有話說。其果菜也不好。飯也不好。大棋房裏的飯希(司)務的飯碗。一定不保。大躉道。老老生活。差差遣我們來的。這這叫做奉奉旨賞菜。何雨農聽了。異常相信。以爲兩個獸公子都是很忠厚的。忠厚人決不說謊。東翁吩咐他們來巡查飯食。一定確有其事的。誰料二刁在裏面大掉搶花。爲着騙一碗飯吃。忠厚人也變做不忠厚了。可見在飯碗壓迫之下。容易失掉人格。獸的尙且這般。不獸的更不必說了。何雨農指着廂房中擺着的一桌飯菜道。兩位公子要去巡察飯食。便在這邊。二刁道。何天打兩位管理天打。你們都不須招呼。各盡各的責任。你們的責任。其(是)要軋清這筆帳。我們的責任。其(是)要嘗嘗這桌菜。你們盡了你們

的責任。對得起東家。我們盡了我們的責任。對得起老生活。何雨農道。二公子言之有理。我們軋帳要緊。恕不奉陪。二刁暗想誰要你們奉陪。你們陪在旁邊。便不好大嘗而特嘗了。兄弟倆到了廂房裏。便不客氣。坐着便吃。何雨農和兩位助理的帳席。算盤打的「吉列括辣」價響。卻把馱公子的饗餐之聲都掩過了。好好的一桌飯菜。經了這兩位巡食御史巡察以後。只落得菜剩空碗。飯剩空鍋。都被他們中飽了。可見得有了什麼稽查巡察的名目。便是開了一條中飽的門徑。便宜了許多假公濟私的人。博得私囊飽滿。和大躉二刁巡食以後的肚皮一般。侍立旁邊的華慶。見勢不妙。待要聲張。馱公子都向他搖手不送。他終於不敢聲張。由着馱公子大嚼而特嚼。大躉放了放褲帶。二刁抹了抹嘴。臉水都不用了。兄弟倆巡食完畢。走出廂房。外面的算盤聲還沒有停止。二刁道。何天打。這筆帳軋清了沒有。何雨農道。軋出了一千有餘。還有二千數百文。沒有軋出。二刁道。那麼你們的責任還沒有盡。何雨農道。公子們的責任可曾

盡麼。二刁道。我們的責任都盡了。我們對得起老生活了。何天打帳房裏的銀錢。希（絲）毫爲重。軋不清這筆帳。你們便對不起東家的啊。何雨農笑道。二公子金玉之言。理當遵依。這一筆帳。無論如何總要軋清的。要是軋不清。充當帳友的理該認賠。二刁道。那麼你們軋你們的帳罷。我要到老生活那邊覆命去了。何雨農道。二公子。你嘗了這飯菜。其味如何。二刁道。雞（滋）味好不好。我不能向你說。要向老生活說的。這其（是）我們的責任。再會再會。你們不要送帳房銀錢。希毫爲重。你們盡你們的責任去罷。側拍隆冬。二刁敲動着口頭鑼鼓。開步便走。大蹶跟在後面。一壁念着鑽鑽啊。吃吃飽了飯。鑽鑽啊。二刁回頭囑咐道。老冲。休被他們聽見了。拆穿西洋鏡。難爲情……這幾句話。獸公子畢竟露出馬腳來了。何雨農聽了好生疑惑。停止着算盤。趕向廂房中看時。四輩一素。卻吃得空空如也。比狗添還得乾淨。原來假公濟私的人。往往枵腹而來。果腹而去。何雨農今天吃盡了虧。真叫做聰明人上了呆子的當。這三位帳房

先生自認晦氣。各各破着慳囊。到外面去喚一碗大麵。暫時點飢。他們以爲吃了馱公子的虧。誰知馱公子又吃了唐寅的虧。唐寅又吃了秋香的虧。由甲及乙。由乙及丙。吃的是連環虧。秋香把唐寅關閉在柴房裏。分明要餓他一頓。誰知唐寅沒有餓。餓了大躉二刁。大躉二刁沒有餓。餓了帳房中三位先生。古諺說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今諺說的。「帶累鄉鄰吃薄粥。」便是這個樣子。馱公子回到書房。依舊不見華安到來。兄弟倆又疑惑不定。要是華老罰令他們不許吃飲。儘可差遣華安前來通知一聲。快快作文。交了卷便有飯吃。爲什麼打這一下悶棍。索性把華安也扣住了。不許他到書房中來承值。看來事有可疑。恐怕華安出了毛病罷。大躉道。大大叔。再再不到來。一一定嗎……哀哉了。二刁帶哭帶唱道。半仙呀。你喜(死)得好苦呀。唐寅聽了不好意思。便入書房。悄立了一會了。聽得大躉口中說妻妻子好合。二刁口中說色希記矣。料想他們又在伏案作文。便躡着脚步走進書房。站在一旁不做聲。二刁偶然抬

頭。見了唐寅。怦的一跳。便道。半仙。你究竟其（是）人其鬼。大跛道。大大叔。你是人。不妨礙。你你是鬼。我我逃走。唐寅道。二位公子。休出此言。華安好端端的。在這裏伺候公子。怎說是鬼。二刁道。妻有此理。妻有此理。喚你搬飯。餓我們一頓。你基（知）罪麼。唐寅笑道。二公子忘懷了。中饋已經用過。怎說餓你們一頓。大跛道。不錯啊。我們的肚皮都吃飽了。二刁道。老冲。你又要和調了。吃飽肚皮。不其（是）他搬給我們吃的。其我們做了巡食御史。其（自）己去尋來吃的大跛道。照照啊。吃吃飽肚皮。不和你華安相干。二刁道。妻有此理。你搬的飯呢。你去了大半天。爲什麼空手回來。唐寅知道瞞不過。馱公子了。便道。不瞞二位公子說。方才華安搬了一桌飯菜。打從備弄裏經過。誰料雄糾糾氣昂昂。來了四位。二刁道。善（四）位其（是）誰。唐寅道。便是公子們的好友。一見了碗中菜肴。不問情由。搶來便吃。被他們吃個乾淨。二刁道。我沒有這般的朋友。看來其（是）老冲的朋友罷。大跛道。我我也沒有這般朋友。唐寅道。那便奇。

了。分明都是公子們的朋友。二刁道。半仙。你說給我們聽。喜(四)位朋友怎樣打扮。唐寅道。公子聽着。

第一位朋友本姓黃。頭上至腳上。處處都是黃。既不是黃面佛。也不是黃鼠狼。看來生過一場黃疸病。吃過幾斤生大黃。盤中一碗四喜肉。被他吃得精打光。

大跛道。我我想着了。這這黃頭黃腳的。一定是當今正德皇帝。聽聽得他要下江南。莫莫非先到我們家裏。二刁道。老冲。你真正其(是)個跛頭。說出這般跛頭跛腦的話。我推(猜)一定不其(是)正德皇帝。要其(是)正德皇帝。他有龍肝象肉吃。爲什麼來搶喜(四)喜肉。半仙啊。第一位朋友我們推不出。還有第二位朋友。怎生打扮。唐寅道。第二位也是很奇怪的。

第二位朋友本姓白。頭上至腳上。處處都是白。既不是白蛇精水。漫金山。也不是白日鼠來吃白食。他頭上好像彈過棉花。他身上

又像遇着大雪。盤中一碗三鮮湯。被他喝得沒一滴。

大躡道。大大叔。他他的帽上。可有「一見生財」二刀道。老冲。又要瞎三話四了。青天白日。那有白無常出現。第二位推不出。第三位怎麼樣。唐寅道。那便益發奇怪了。

第三位朋友本姓花。頭上至脚上。處處都是花。既不是花和尚大

鬧山崗。也不是花蝴蝶前來採花。這位朋友花頭多。逢人便要掉

槍花。盤中一碗獅子頭的大肉圓。被他一個肉圓一口垮。

二刀道。身上都其(是)花。我們沒有這般的朋友。大躡道。看看來是媽的朋友。穿穿得花花綠綠。二刀道。媽的朋友都其(是)標標緻緻的。櫻桃小口。吃蝦仁。都是一粒一吃。怎會一個肉圓一口垮。不對不對。第三位推不出。快說第四位。唐寅道。提起了第四位。好不怕人。

第四位朋友本姓黑。頭上至脚上。處處都是黑。既不是黑炭團尉

遲恭轉世。也不是黑旋風李達作賊。這個朋友良心黑。逢人便要

黑吃黑。盤中一個大銅鍋。被他一撞便打癩。

大跛道不好。只怕是強強盜山上。黑黑面大王。二刁道。老冲又要擲霉頭。不其（是）說鬼。便其（是）說強盜。大跛道大大叔。你可曾請教他們的姓名。唐寅道。請教過的。第一位姓汪。單名一個「寒來暑往」的往字。大跛道。原原來汪汪汪。往往往。第二位呢。唐寅道。第二位也是姓汪。單名一個「銀燭輝煌」的煌字。大跛道。原原來汪汪汪。煌煌煌。第三位呢。唐寅道。第三位也是姓汪。單名一個「捕獲叛亡」的獲字。大跛道。原原來汪汪汪。獲獲獲。第四位呢。唐寅道。第四位也是姓汪。單名一個「布射僚丸」的丸字。大跛道。原原來汪汪汪。九九九。這這四位。都不認識。唐寅道。大公子。你把這四位朋友的姓名合在一起了讀。管教你知道四位是誰。大跛道。汪汪汪。往往往。汪汪汪。煌煌煌。汪汪汪。獲獲獲。汪汪汪。九九九。二刁道。老冲你上了他的當咧。他叫你扮狗叫。你便叫

個不止。大躡道：「大大叔，可惡！你你把四隻狗，算算我們的朋友。」二刁道：「妻有此理。今天二公子一定請你吃一個瞎夫偷精（黑虎偷心）說時，捏一捏拳頭，吹一口氣，向唐寅當胸打來。」唐寅早已閃在華文背後，把華文推向前去，做擋箭牌。道：「一聲大公子救救小人，這一下黑虎偷心，卻打在華文臆膊上。」華文道：「阿阿二打打痛了我。」唐寅又是一溜烟的跑往對面，大躡便祭起他的隨身法寶，唾一口濃濃的涎沫，直向唐寅的面部撲來。唐寅又把華武一拉道：「二公子救救小人，這涎沫又是二刁接受去了。」這時候兩個躡頭，一齊怒氣冲天，一個提着戒尺，一個拉着門門，非得把書僮痛打一頓不可。唐寅道：「二位公子且請息怒，小人可以帶罪立切，將功抵罪。」二刁道：「你要帶罪立功，立的其（是）什麼功？」唐寅道：「替二位公子代做文章，每位一篇，這便是帶罪立功。」將功抵罪，兩個躡頭聽了喜出望外，一個放下戒尺，一個丟卻門門，一個道：「大大叔，救救命，王菩薩，一個道：「半仙，大奇（慈）大悲觀希（世）音菩薩。」唐寅見他們都

軟化了。便道。代做文章。這是區區的拿手好戲。一篇「妻子好合」。一篇「色斯舉矣」。包在區區身上。待到來日下午。準把這兩篇草稿交付與兩位公子。大躡道。不行。明明天交付與我。遠遠水。救救不得。近近火。二刁道。一定要今天做好。其（如）果明天做好。便叫做「急驚風碰着你慢郎中」。唐寅道。文人作文。須有個坐位。便是殿廷考試。當着皇帝老子的面。也得席地而坐。在矮桌上作文。這裏金粟山房。只有你們師徒三人的坐位。沒有我華安的坐位。叫我如何落筆。須得放學以後。待我坐在自己房裏。慢慢動筆。所以今天不能交卷。大躡拍着先生坐的椅子道。大大叔。不用客氣。請請坐。二刁道。天打吃壽酒去了。你便代做天打也好。唐寅道。有人看見。要起物議。大躡道。我來關起書房門。任任憑何人。不不許闖入。二刁道。半仙請坐。請你做代館天打。唐寅更不推辭。便大馬金刀般的。坐在這張太師椅上。「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左一聲磨墨。右一聲倒茶。把馱公子差遣的答應不迭。馱公子爲着要唐寅代做文。

章。「在他門下過。怎敢不低頭。」只好磨墨的磨墨。倒茶的倒茶。唐寅喝過了一杯茶。落筆颼颼。毫不思索地寫了兩篇文章。一篇「妻子好合」。是整散兼行的。後面的兩股。風華掩映。正不愧才子文章。一篇「色斯舉矣」。是短比相接。先後十二比。都是清剛雋上。描寫虛神。華文華武。雖然不懂得什麼文章的好歹。但是讀的時候。音節鏘鏘。也知是出色當行的文字。不禁喜形於色。對於唐寅感謝不休。唐寅道。二位公子休得快活。明日師爺見了。一定不信。吩咐你們講給他聽。這便如何。馱公子起了恐慌。便叫唐寅講給他們知曉。待到講解清楚。馱公子又是欣喜欲狂。唐寅道。二位公子且慢快活。要是師爺不信。吩咐你們讀給他聽。這便如何。馱公子又起了恐慌。便拚命的把這篇文章讀了又讀。唐寅自去開了書房門。作文已畢。依舊承值書房。自有往來的僮僕。聽得裏面書聲朗朗。大家都是異常奇怪。只爲馱公子進了書房。總是讀書時。戲時多。似這般的伏案攻書。目不旁瞬。要算破題兒第一遭。且說這天晚間。

娘娘二娘娘伴着婆婆。吃過晚飯。閑談了片時。自回閨房歇宿。大娘娘帶桂回到東樓。照着向例。大躡早已上樓。惟有今夜卻不見大躡上樓。正便倚着銀燈。等候丈夫上樓。等候了多時。還沒動靜。便遣秋桂下樓探聽。秋桂正待下樓。卻聽得樓下喃喃。分明是大爺的聲音。又似念經。又似讀書。秋桂道。大爺走子細者。我在這裏照你啊。大躡不應。一壁上樓。一壁喃喃。待到走上了樓。秋桂又道。大爺怎麼這時候方才上樓。大躡不應。一壁站着。一壁喃喃。秋桂道。大娘娘候你多時了。快快進去罷。大躡動都不動。依舊喃喃。秋桂有些恐慌起來。照照大爺的面色。見他直瞪了兩目。似癡似顛。慌的轉身便走。三腳兩步的走進房間道。大娘娘不好了。大爺中了邪咧。兩目直瞪。人事不知。嘴裏只是喃喃。說些粗俗不堪的話。大娘娘聽說大驚。正是

只道大爺逢鬼祟。誰知夫婿讀文章。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華武爲果腹計。不惜大掉槍花。忠厚人也。會做了滑頭。是故風俗之醜澆。係於肚皮之飢飽。人人果腹。澆者化而爲醜矣。人人枵腹。醜者化而爲澆矣。作者云。飯碗壓迫之下。容易失掉人格。諒哉斯言。痛哉斯言。明明驅飯而來。卻說得冠冕堂皇。一若負有正大之使命也者。此類人物。自古有之。於今爲烈。謂余不信。請讀貪官之文告。污吏之宣言書。

唐寅替黃白花黑四狗作贊。贊狗耶。抑贊人耶。

唐寅說四狗姓名。近乎打諢。其實只是激怒兩跛頭耳。不經打諢。則跛頭不怒。跛頭不怒。則無代做之事發生。此書章法緊湊。不肯使一閑筆。前後筋脈連絡。氣血貫通。讀者幸細辨之。

錦繡文章之評語。只博秋桂口中粗俗不堪四字。古今批評家。類似秋桂者多矣。我不禁爲錦繡才人放聲一哭。



行華詠三女

梅花園五楊

哼...你教華島代做
還在我面前逞能羞也不羞

四傑傳 第三十回上 馮玉英冷笑破機關

四傑傳 第三十回下 王本立求榮鑽圈套

難得你們刻意為文今天
文章果然不同往昔了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回 馮玉英冷笑破機關 王本立求榮鑽圈套

大娘娘正倚銀燈。預備卸除晚妝。卻不料秋桂急匆匆的跑來報告道。大娘娘不好了。大爺中了邪咧。口中喃喃呐呐說些都是不好聽的話。大娘娘聽說大驚忙問大爺說些什麼。秋桂道不好聽的。他說的出我學不出。不要說了罷。大娘娘道。在我面前。但說何妨。秋桂道。他一壁上樓梯。一壁喃喃呐呐。我起先聽不清楚。後來被我聽出了兩句。噲。大娘娘道。這是粗俗不堪的。可要我說給你聽。大娘娘道。休得囑。快快說來。秋桂道。大爺念的兩句。叫做「師姑剝。縫配夫無卵」。他立在樓梯橫頭。瞪着眼。仰着頭。顛來倒去的念這兩句。「師姑剝。縫配夫無卵」。大娘娘道。你想粗俗不粗俗。大娘娘道。真個說這兩句麼。秋桂道。阿呀。大娘娘。這些難於出口的話。丫頭怎好捏造。不瞞大娘娘說。丫頭生了耳朶。

第一次聽得這般不堪的話。端的少有端的詫異。累得我面紅心跳。只好腳下明白了……秋桂說這幾句話。純粹蘇白。這個卯字的聲音。略如鸞字。編者不把土白寫出。爲的是闕我書者。東西南北的人都有。寫了蘇白。恐怕別處人看不懂。但是不寫蘇白。也恐失真。只得再把秋桂的話。照着蘇白。翻譯一遍。他說的。『阿呀。大娘娘。骨屑口軟搭搭。葛說話。丫頭捺哼。可以捏造介。不瞞僚大娘娘說。丫頭生子耳朵。頭一轉。聽見葛高握搭。弗起葛說話。真正少有出見。真正生出詫異。害得我面孔通通紅。心裏勃勃跳。只好腳底下明白哉。』秋桂的口吻是這般的。諸君用着「言文對照」的方法。便可以略見蘇白的一斑。其他舉一反三。譯了這一段。以下不再譯了。大娘聽了。半信半疑。吩咐秋桂。拿着燈。自到樓頭去看。夫婿出了內房。有套房。出了套房。有樓中間。大娘娘走到樓中間。秋桂便道。大娘娘你聽。可不是了頭說謊。大爺喃喃。不是念的。一師師。姑剝縫。配配夫無鸞。』阿呀。粗俗不堪。我不要聽了。羞人答答的。說時。裝腔做

勢一手掌燈。一手掩着自己的耳朵。大娘娘有了先入之言。在旁也覺得丈夫口中所念的。和秋桂所說的差不多。再聽一徧。便覺得有些不對。又聽一徧。便被聽將出來了。丈夫所念的是八股文章的警句。叫做「此歌卜鳳。彼賦和鸞。」只爲大娘娘是翰苑千金。他的聽覺。畢竟和秋桂不同。丈夫是在念八股文章。何嘗說什麼粗俗不堪的話。可見秋桂說的大爺中邪。完全無憑。便啐了一聲道。蠢丫頭。大爺讀文章都不懂。卻咒他中邪。真正該死。大躉聽得大娘娘的聲音。便走入樓中間。一壁走。一壁在念。「此歌卜鳳。彼彼賦和鸞。」大娘娘道。你讀着誰的文章。大躉道。我我讀自己文章。大娘娘道。是什麼題目。大躉道。妻妻子好合。生生出的題目。我我做的文章。大娘娘雖不會做八股文章。但是八股的優劣。卻也分別得出。他想「此歌卜鳳。彼賦和鸞。」八個字。分明在妻子好合的題前發揮。丈夫那有這般的才思。大概不是他做的麼。便道。我不信你做得出這般文字。大躉道。你你不信。我我從破承。背背到落下。一起

背給你聽。大躉便把讀熟的全篇文字背給大娘娘聽。雖然期艾。但是章法很好。詞句很圓。躉頭的筆下。那有這般的工夫。大娘娘道。你休騙我。這是讀熟的刻文。只怕你但能了了於口。不能了了於心。大躉道。吓。你你「欺苦我。太監不生卵。」大娘娘道。胡說。秋桂笑道。大爺。這句話。和方才念的「配夫無卵」一般意思。是不是又在讀文章。大娘娘不睬他。又問道。你講得明白。我才相信你。你不是抄襲家。大躉道。若若做抄襲家。便便是灰孫子。我來講講給你聽。當下把背出的文章。又細細的講了一遍。不但把文字講的透澈。而且章法句法。一一都能了解。大娘娘聽罷。忙喚秋桂去取紅羶到來。秋桂莫名其妙。取着紅羶。忙問大娘娘。鋪在那裏。大娘娘道。便鋪在中間。又吩咐秋桂推開了紗窗。那時一輪明月。正照得樓頭如水。大娘娘跪在月光之下。口稱月光菩薩。這癡呆的夫婿。竟會開通心竅。做出妙文。多分是公公爲官清正。婆婆信神奉佛。我杜雪芳待人忠厚。不做刁鑽促狹的事。所以上蒼保佑。得有今天的日子。月光菩

薩在上。杜雪芳萬分感激。在這裏頓首稽首了。說罷。連叩了幾個響頭。大跛暗
暗好笑。那裏是上蒼保佑。只是大叔保佑罷了。秋桂暗暗詫異。大爺會做了這
兩句「師姑剝縫。配夫無卵」。大娘娘會得歡喜到這般地步。看來做文章不
是繁難的事。只須會得說幾句粗俗不堪的話罷了。夫婦倆到了房裏。閉門以
後。大跛依舊是喃喃。念個不休。上牀以後。大跛分作兩頭睡。依舊喃喃
。念個不休。大娘娘並不嗔怪他。只有心頭安慰。似這般的努力用功。巴圖上
進。料想考取功名。易如拾芥。將來不輸於妹夫文解元。可以操諸左券的了。想
到這裏。很自在的睡着了。比及一聽醒來。只聽得大跛依舊是喃喃。念個
不休。大娘娘倒起了憐悲之心。想到丈夫過於用功。也非所宜。「欲速則不達。
」萬一身子磨壞了。非同小可。想到這裏。便把指尖在他腳底搔了一下。這是
督促他早早安睡的意思。大跛誤會了意思。便道。做做什麼。今今夜。不不能。大
娘娘道了一個碎字。不去理他。他念了幾遍。不知不覺的也睡着了……這是

東樓上面的趣聞。一枝筆難說兩處事。同時西樓上面也有一段趣聞。二刁上樓時候也不早了。二娘娘據着素月的報告。說今天的二爺改了模樣。從前上樓。總打着口頭鑼鼓。一疊連聲的側柏隆冬祥。今天鑼也沒有。鼓也沒有。只少個小木魚。便成了修行朋友。二娘娘詫異道。二爺修什麼行。素月道。二爺一壁念佛。一壁上那樓梯。到了樓頭。也不進房。只倚在欄干上念佛不停。二娘娘道。他念的是什麼佛。素月道。我也聽不明白。只聽得他念什麼「解百劫真菩薩。解百劫真菩薩。」我不知道出在什麼經典上。二娘娘道。你別大驚小怪。待我潛步出去聽這一聽。二娘娘輕移蓮步。悄悄的來到樓中間。側耳聽時。丈夫果然在樓頭念念有詞。初聽時。宛似「解百劫真菩薩。」聽到第二遍。卻是「計不計。徵乎薩。」二娘娘畢竟是才女。而且知道丈夫的口音不準。他念的「計不計。徵乎薩。」便是「舉不舉。徵乎色。」他又想了一想。知道這兩句是「色斯舉矣。」題目中應有的文章。便道。你讀文章。該到裏面來讀。倚在樓梯欄干上。

做什麼。二刁不比大跛。是有懼內癖的。只得來到裏面。二娘娘道。你讀的一篇。可是「色斯舉矣」的題目。二刁把舌一伸道。娘雞（子）你宛比其（是）仙人。這篇題目。真個叫做色希記矣。題目其（是）天打出的文章。其（是）我做的。娘雞（子）其（如）果不信。我可以講給你聽。希希（試試）看。我會得背。又會得講。二娘娘不比大娘娘。心思勝着他一層。文學也勝着他一層。他想胸中茅塞的丈夫。怎會做得出這般清雅正的文章。雖然只背得六個字。但是已得了扼題之訣。料想以下的文字。決計不錯的。便道。你試背下去。二刁果然一字不錯的背了一徧。二娘娘道。你試講下去。二刁果然一字不錯的講了一徧。列位看官。這八股文章也含有時間性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風。二娘娘是個內家。他在閨中時。馮通政也曾教他做過八股文章。可惜當時女子不准應試。要是不然。穩穩可以考取一名女秀才。他聽完了這篇文章。便知道是「弘治」「正德」這兩個時代的作風。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筆仗。這般筆仗。一望

而知是表兄唐伯虎的筆仗。好好。他竟在書房中做搶替了。可惜做的太好。一些。料想瞞不過書房中王先生的法眼。二娘娘心裏這般想。嘴裏卻說。看不出。你倒會做文章了。可賀可賀。二刁聽得二娘娘稱贊他。這是破題兒第一遭。不覺喜出望外。「骨頭沒有四兩重」了。笑嘻嘻的說道。娘娘。你常常罵我笨希（死）蟲的。現在不其（是）笨希（死）蟲。其聰明蟲了。二娘娘笑了一笑。不說甚麼。待到回房歸寢。二刁不比大賤。一壁念着「計不計。徵乎薩」。一壁還得賣弄本領。他道。計不計。徵乎薩。娘娘。你常常說。「彩鳳隨鴉」。現在我不其（是）鴉也其（是）鳳了。計不計。徵乎薩。娘娘。你常常說。「巧妻常伴拙夫眠」。現在我不其拙也其巧了。二娘娘幾聲冷笑道。哼。哼。哼。二刁究竟賊人心虛。一瞬而眼瞪。二哼而口鈍。三哼四哼而雙肩齊聳。二娘娘道。你教華安代做文章。還在我面前逞能。羞也不羞。二刁道。沒有這樁事。華安其不會做文章的。二娘娘道。你想騙過王本立先生麼。這便叫做鼻頭上掛鱸魚。休想休想。（嗅）他做

了三十年教讀先生。難道瞧不出這篇文章有人捉刀麼？我雖是三綵梳頭兩
截穿衣的婦人家。但是這篇文章還瞞不過我。難道先生的眼光不如我這瓊
瓊釵裙。我勸你休得弄巧成拙。被先生告訴了公公。又要罰做矮人。有何值得。
二刁道：娘雞。我在真人面前不說鬼話。這篇文章。其（是）華安做的。被你一推
（猜）就着。道破機關。但其天打的眼光。遠不及你娘雞。我騙不過娘雞。一定騙
得過天打。但請娘雞不要聲張。便其（是）了。娘雞一聲張。老生活基（知）曉了。
便要罰我做矮人。老生活叫我做矮人。我其（是）不願的。二娘娘道：誰叫你做
矮人。你便情願。二刁道：娘雞叫我做矮人。我其情願的。今夜我便在牀上做矮
人。好不好。二娘娘也道了一個啐字。不去理他。二刁又是「計不計徵乎薩」的
念了幾遍。不知不覺的也睡着了。大概東樓上大躑遊那華胥國時。西樓上二
刁也到了黑甜鄉……這一天。王本立在隆昌當舖中。擾了宋悅峯的午宴。還
擾了他的夜宴。待到來朝。馱公子進書房時。先生尙沒有到館。唐寅又叮囑了

大躩二刁許多話。這也是王本立合該倒霉。王本立教導猷公子。任憑引經據典。他們總是左耳朵進。右耳朵出。唐寅教導猷公子。任憑花言巧語。他們總是一學便會。闕者諸君。如其不信。但看王本立病後到館。問及書僮。大躩二刁背誦那書僮一會什麼。二會什麼。直背到九會十會。沒有一句背錯。可見大躩二刁的記誦之學。確有一長可取。只須因勢利導。也可以培植一些學問。將來華文華武。居然從科學進身。得官京秩。更可證明他們的胸中茅草。確有拔而去之的可能性了。剪住閑談。話歸正傳。王本立進了書房。坐定後。便開抽屜。未看文字。先皺眉頭。這不是文章做的不好。實在王本立在華相府中坐了三年的館。吃了開眉酒。看了皺眉卷。華老歎待西賓。致敬盡禮。每逢飲酒。肴核很豐。在這當兒。便是王本立開眉的時候。待到猷公子逢期作課。三年以來。所交的卷子。沒有一次差強人意。一經看過。總是眉頭緊皺。後來成了習慣。往往未看文章。先皺眉頭。不過在先略略的皺着。看了幾行。便大皺而特皺了。惟有今天成

了例外。未看以前。眉頭是皺的。既看以後。眉頭卻不皺了。非但不皺。反而眉飛色舞。笑逐顏開。喚一聲二位賢契。這兩篇文章可是你們自出心裁。大蹶道。自出心裁。並並無搶替。二刁道。天打啊。學生子做出這篇文章。非同小可。挖盡了許多心思。便其(是)肚腸閣落的念頭。也都挖了出來。王本立道。難得你們刻意爲文。今天的文章果然不同往昔了。但是愚師有些半疑半信。你們的思路都是很枯窘的。爲什麼這兩篇文章卻是左右逢源。滔滔不竭。大蹶道。思路枯窘。不不是一一世枯窘的。二刁道。天打啊。我們爲什麼要請你來教書。爲的其(是)希(思)路枯窘。經了你教授三年。一旦豁然貫通。希路便不枯窘了。所以會得做出這篇文章。自古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二刁歸功先生。含有拍馬性質。王本立看了多年的文章。難道看不出是捉刀文章。無奈二刁受了唐寅的指導。教他見了先生。先從拍馬入手。果然靈驗異常。把王本立拍的亂了主意。他素來自詡是個名教育家。大凡經他改筆的生徒。都是不到三年。便

已斐然可觀。惟有華文華武做了三年文章。王本立悉心刪改。完全沒用。他在躡頭面前。時時道及。表示他沒有耽誤弟子。卻是弟子辜負了先生。現在聽得二刁這般說。經他教授三年。一旦豁然貫通。他聽了。怎不歡喜。暗想這話恐怕是真的罷。生公說法。頑石尙可點頭。何況他們都是血肉之軀。經我三年春風化雨。豈有不能成就的道理。所以十分之中。有六七分相信。又吩咐他們背誦原作。一字無訛。那便有七八分相信了。又吩咐他們講解原文。也是一字無訛。那便有八九分相信。所欠的一分。便是自己培植的效驗。爲什麼有這般神效。上一期他們的課卷。尙且胡言亂語。毫無是處。怎麼一朝一夕。便會化臭腐爲神奇。那春風化雨的效力。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自己了。爲這分上。便細細的盤問這兩位高足。這幾天來文思泉湧。可有什麼預兆……這個問題早在唐寅預料之中。所有的答案。已教導這兩位獸公子怎樣措詞。管教老學究入其彀中。而不自覺。大躡道旁旁的異兆。一一些也沒有。不過昨天在書房中。做做

不出文章。隱隱几而臥。得得其一夢。王本立忙問道。大賢契。夢見了什麼。大躡道。夢夢見一位仙仙風道骨的先生。他他自稱郭道人。手手執一一大把筆。青黃黑黑赤白五五色完備。他他揀取一枝。授授給與我。他他向我道。這這枝筆。是是從文通那邊。索索取回來。送送給了你罷。學學子一醒醒來。忽忽然滿肚皮都是文章。提提筆便會作文。王本立忽的站立起來。把手一拱道。原來郭璞仙師指示異兆。可喜啊可喜。可敬啊可敬。大躡道。生啊。你你和誰講話。王本立坐定以後。正色說道。大賢契。你夢見的郭道人。便是郭璞先師。南朝有位江文通先生。每逢作文。也是文思枯竭。後來夢見郭璞。贈他一枝五色筆。他便文藻日新。名重一世。到了晚年。他又夢見郭璞向他索還這枝筆。他後此提筆作文。再也沒有佳句了。大賢契。你該拜謝這位郭璞仙師。他把授給江郎的筆。又傳授與你。無怪你的文章。和江文通不相上下。大賢契有了這異夢。二賢契呢。二刁道。天打啊。我在希（書）房中搜素肚腸。費了多少念頭。這篇文章依舊做

不好。一其(時)困倦也。其伏案而臥。夢見一隻烏龜。滿身金光。扒在天打的椅上。學生子心中奇怪。好好的天打。怎麼變了一只烏龜呢。這隻烏龜忽的開口道。我不其你的天打。我其從一位劉的嘴裏嘔出來的。特地投奔到你的肚裏來。快快張開了嘴。待我鑽入你肚裏。說也奇怪。我不基(知)不覺的張開了嘴。這隻烏龜便跳入我嘴裏來。我吃了一嚇。就欺(此)夢醒。提筆作文。便做得出文字了。王本立又是離坐致敬道。神龜神龜。你托示異夢。使那鈍根人頓生智慧。可喜啊。可喜。可敬啊。可敬。二刁道。這隻烏龜。看來其(是)天打的朋友。王本立坐着說道。二賢契。我來講給你聽。五代時。有一位劉贊先生。他的文字是很遲鈍的。後來禱告上蒼。乞取智慧。忽得一夢。把一隻金龜吞入腹裏。從此大有文思。官居學士。一天。又得一夢。夢見自己張口。吐出所吞的金龜。這神龜落地後。便入水而去。後來劉贊先生不久便死了。二賢契。夢見的神龜。便是劉贊先生吐出的金龜。你有了這佳夢。你便和劉贊先生一般的。大有文思。將來還有

官居學士的希望。尊大人做過大學士。你將來也是一位學士。所以我說可喜。啊可喜。可敬。啊可敬……冬烘頭腦的王本立。竟被馱公子騙信了。他思兩位高足。怪不得文思大進。原來都有來歷的。于是一分懷疑都沒有了。自己坐了三年的館。到今天才收成。這兩篇文章。須得送呈老友賞鑒一番。他定了主意。便袖着兩篇文章。離卻金粟山房。履聲囊囊。徑向二梧書院去訪問他的老友華鴻山華太師。唐寅見了。暗暗着急道。不好了。這老學究的飯碗不保了。正是。

癡人說夢無非幻。學究衡文那足憑。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篇文章。句句有骨。表面上形容秋桂素月。不知文章爲何物。一則誤會其說猥褻。一則誤會其念經。實際上卻不專指秋桂素月而言。古今來冬烘頭腦之試官。咫聞尺見之批評家。其所以異於秋桂素月者。幾希。

秋桂素月之誤。賴有杜月芳馮玉英糾正之。冬烘試官聾聵批評家之誤。孰糾之而孰正之哉。嗚呼噫嘻。

文章以不犯爲難。以犯而不犯爲尤難。何謂犯而不犯。此篇是已。大躡上東樓。口誦文章。二刁上西樓。亦口誦文章。易犯者一。大娘娘不信夫壻筆下改觀。二娘娘亦不信夫壻筆下改觀。易犯者二。試看作者偏有一枝分風劈流之筆。使易犯之事實。終於不犯。秋桂不知公子念文章。素月亦不知公子念文章。此易犯者也。然秋桂以爲中邪。素月以爲誦佛。則犯而不犯矣。大娘娘細聽夫壻口中之句。知爲八股文章。二娘娘細聽夫壻口中之句。亦知爲八股文章。此易犯者也。然大娘娘僅知爲八股文中之佳句。二娘娘卻知爲色斯舉矣。題目中應有之文章。則犯而不犯矣。大娘娘令夫壻背文講文。二娘娘亦令夫壻背文講文。此易犯者也。然大躡背文講文之結果。大娘娘喚取紅氍毹拜謝月光菩薩。二刁背文講文之結果。二娘娘便知爲弘治正德間之

作風。吳中才子唐寅之手筆。則犯而不犯矣。大躩上牀以後。口念文章不絕。二刁上牀以後。亦口念文章不絕。此易犯者也。然大娘娘聞大躩口念文章。便生憐惜之心。二娘娘聞二刁口念文章。報以啍啍啍啍四字。則犯而不犯矣。處處可以相犯。而處處不使甚犯。有此筆法。才許作小說。誰謂小說易作哉。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述詳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誣田眼？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蘭闈救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如——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馮相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鯉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龜精？ 如何尸行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魂？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譴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三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然天書店出版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經售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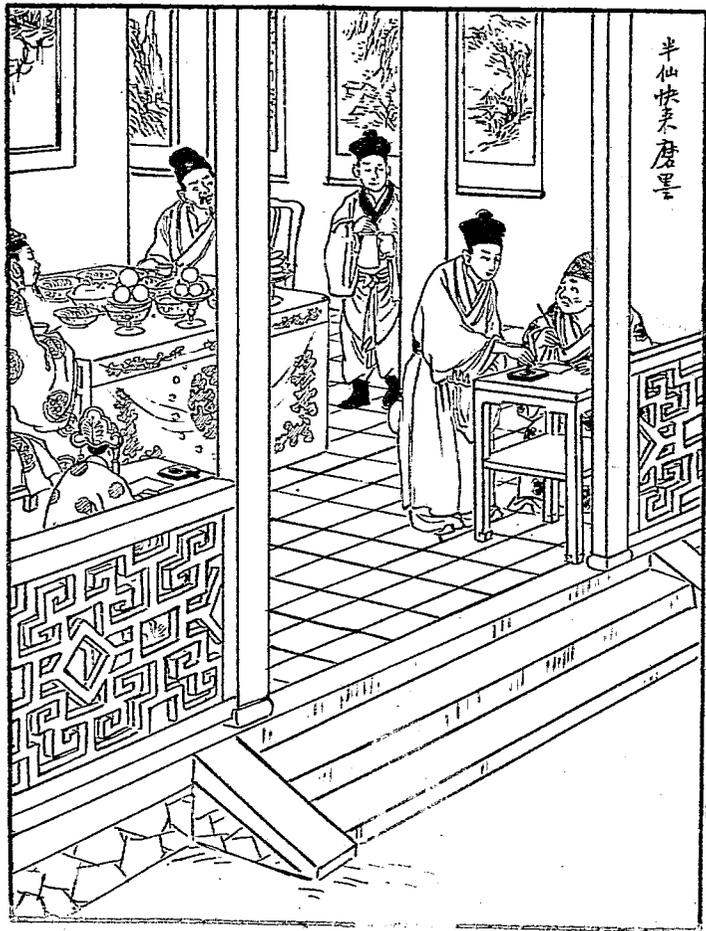
特價四元 全書八册 每册厚六分 共厚八分 每册重二兩 共重二斤 每册定價七角 共定價四元

老冲啊我们闹羊足
有三五年了没来
没有搅过老生
活的吃局今天
的吃局叫做猪
八戒吃人参
果争遭



四傑傳 第三十一回上 大排筵宴老相國酬師

四傑傳 第三十一回下 小試文章欽公子出醜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一回 大排筵宴老相國酬師 小試文章貳公子出醜

戲弄學究。都是唐寅的妙計。爲什麼忽又着驚起來。却恐怕王本立的飯碗打碎呢。列位看官。須知唐寅戲弄學究。無非爲着王本立架子太大。意在給他一個小小的懲戒。不比陰險之輩。設計報仇。必使得那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唐解元存着逢場作戲之心。以爲這兩篇文章。可以瞞過王本立。那便夠了。他存着不爲己甚之心。却不曾料及這件事擴大起來。和王本立的飯碗大有關係。但見他聽了兩位高足捏造的夢話。以爲確有些事。有了癡人說夢。便有癡人聽夢。癡人說夢是假癡。癡人聽夢是真癡。王本立袖了這兩篇文章。自言自語道。這是天大的喜事。待我到二梧書院去告訴老友知曉。說罷。鵝行鴨步的出書房去了。依着唐寅的本心。最好把王本立喚將回來。叫他切莫向二梧

書院去賀喜。這是小小頑意兒。你怎麼信以爲真。你若信以爲真。這件事便要擴大了。你的飯碗便要斷送在這賀喜上面。唐寅心裏這麼想。但是怎好向王本立說破真情。道破了真情。自己要擔當戲弄師爺的干係。沒的「扳了磚頭壓痛自己的腳」。爲着要保全自己起見。明知二梧書院是去不得的。却不敢向王本立投遞覺書。只好置身事外。由着他去擲霉頭罷。先生去後。兩個蹶頭在書房中互相商議。二刁道。老冲。你看天打去見老生活了。老生活見了我們的文章。你看他相信不相信。大蹶道。一定相信。老老生活曾經說的你。你們兄弟倆。做得出好文章。我就吩咐廚房。辦辦着上等佳肴。賞賞賜你們。開開懷歡飲。不醉無休。看看來。這這頓筵席。一定可以到嘴。我我這個食指。今今天動的厲害。左左傳上說。「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我我把「子公」兩字。勾勾了轉來。叫叫做「公子之食指動。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阿阿二。你你道如何。二刁道。老冲啊。你想吃異味。異味一定有的。我

來推推（猜猜）看。老生活請你吃異味。一味其（是）筍乾鴨掌湯。一味其筍乾燒蹄膀。大躑道。吓。這這好算上上等佳肴麼。筍筍乾。我我不要吃的。又老。又。又。硬。鴨鴨掌湯。蹄蹄膀。都是平常菜餚。希希什麼。我我不歡喜吃。二刁道。你歡喜吃。要請你吃。你不歡喜吃。也要請你吃。吃了筍乾鴨掌湯。又吃筍乾燒蹄膀。管教你吃得手掌通紅。吃得屁股也其（是）通紅。大躑道。放放其黃狗之屁。只只有吃吃得面孔通紅。沒沒有吃吃得手掌通紅。吃吃得屁股通紅。二刁道。老冲啊。你真正其（是）個躑頭。看不出風雲氣色。你想這兩篇文章。只有騙騙這個酸秀才。旁的人你想騙得相信。我的娘雞兒了都不信。何況老生活的兩隻賊眼烏雞（珠）何等厲害。被他瞧破機關。只有捱打的分兒。筍乾鴨掌湯。便是戒尺打手掌。筍乾燒蹄膀。便是毛竹打屁股。看來你既不免。我也難逃。：兩個躑頭一齊懷着鬼胎。都去請教唐寅。先生此去。可能騙信東翁。唐寅道。二位公子不用擔驚。大師爺相信不相信。只等先生回來。便知分曉。是禍是福。

尙難預料。擔驚也是徒然的。兩個蹶頭沒奈何。只得呆呆的等候先生回來。隔了一會子。聽得先生的步調。踏在地上。騰騰有聲。二刁道。老冲啊。你聽天打（先生）踏步的聲音。異常有勁料。想老生活一定相信的了。所以他走路這般起勁。大蹶道。難難說也。也許他討討了沒趣。在在那裏。跳跳腳踏地。待到先生進了書房。面有喜色。兩個蹶頭。都吃了安心丸。料想沒有什麼問題了。先生坐定後。自言自語道。難得啊。難得。古人云。『明德之後。必有達者。』老太師官居極品。功在蒼生。宜乎兩位公子有這豁然貫通的一日啊。二刁道。天打。你見了老生活。老生活相信不相信。王本立笑吟吟的說道。二賢契。你自經豁然貫通以後。一切氣質。都要隨之而變。老生活的稱呼。從此不許再說。現在的。二賢契。不比以前的賢契了。讀書明理之人。對於自己父親。須得有一個恭敬名稱。易經上說。『家人有嚴君焉。』你該喚一聲家嚴。或者喚一聲家君。才是道理。二刁道。他其（如）果相信。我喚他家嚴。或者家君。其果不相信。我只喚他老生活。

王本立道。好教二位賢契得知。愚師見過了尊大人。便把二位的佳作請他過目。他看了一遍。當然不肯便信。愚師竭力保舉。且把二位的夢兆說了一遍。尊大人以手加額。感謝上蒼。立時吩咐廚房。備着豐盛筵席。今天午刻在論文堂上開懷歡飲。大躉道。阿阿二輪輸了。老老生活請我吃酒。被被我。一一猜便着。王本立搖頭道。大賢契你也該變換稱呼。尊一聲家嚴或者家君。老老生活二字。不登大雅之堂。「已往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你做得出這般文章。便不該有那般稱呼。春秋責備賢者。須得聽納愚師的苦口良言。才是道理。大躉道。吃吃了他的豐盛筵席。我我自然叫叫家嚴。或者家君。現現在豐盛筵席。還沒有到嘴。我我只叫他老老生活。二刁道。老冲啊。你可記得中秋節的一頓酒。吃得異常沒趣。酒也沒有吃。菜也沒有吃。只吃了老生活的兩個湯糲。看來今天的筵席。也和上月的節酒一般。老老生活又要戲戲（試試）我們的本領。那麼完了。王本立笑道。你們今非昔比。那怕考試。尊大人也不過叫你們背這一段。講這

幾行罷了。大踱道。如如果叫我背。我我是拿手戲。此此歌卜鳳。彼彼賦和鸞。二
刁道。其（如）果叫我講。我其（是）穩取荊州。計不計。徵乎薩。（舉不舉徵乎色）
這六個忌（字）已能籠罩全題……這一天。廚房中趕辦嘉餚。忙個不了。華鴻
山見了這兩篇文章。當然不信。但是王本立竭力保舉。說這兩位公子確乎豁
然貫通。並非捏造謠言。欺我老友。華老爲着老夫子分上。不能抱着冷淡態度。
這兩席豐盛菜餚。一席酬師。一席獎勵兒子。順便還得面試兒子的文章。也不
希望兒子的筆墨。真個和這兩篇文章相仿。但須虛字清通。別字減少。略略看
得上眼。便須增加先生的修俸。也不枉他這三年來春風化雨的功効。待到筵
宴辦好。華老親自肅請先生。說老夫子辛苦多年。小兒得有今日的功効。略治
水酒。以表鴻山寸心。王本立滿口謙遜道。這是上蒼之報德。老太師之洪福。本
立何功之有焉。一賓一主。挽手同行。先到論文堂上去閑談。用過香茗。然後入
席。華老吩咐華慶到書房中去傳請兩位公子出來。好與師爺把盞。謝過培植

之恩。然後在下面的一席恭陪飲酒。華慶奉着主命。徑到金粟山房傳請兩位公子。把盞謝師。入席陪飲。大躡道。老老生活是個勢利人。兒兒子不會做文章。只只請兒子吃湯糲。兒兒子會做文章。便便來奉承兒子。請請吃豐盛筵席。三刁道。老冲啊。我們開筆以來。足有三五年了。從來沒有擾過老生活的吃局。今天的吃局。叫做雞（豬）八戒吃人參果。第一遭。唐寅笑道。二位公子。休得起勁。今天的一席酒。禍福難料。說來說去。都是師爺太高興了。二刁道。半仙。你跟我去。要其（是）老生活掂我們的斤量。請你幫忙幫忙。唐寅道。二位公子。先請小人隨後便來。大躡道。不能放生的啊。唐寅道。大公子。但請放心。小人決不失約。華文華武。來到論文堂上。見過先生和老子。却見居中一席。坐着一賓一主。旁邊一席。空着兩隻坐位。不問而知。便是兄弟倆開懷歡飲的所在。華老道。大郎二郎。爲父喚你前來。並無別事。只爲恰才見了你們的。近作一躍萬丈。進益很多。爲父早有宣言。你們做得出好文章。賞給你們一桌酒筵。今天飲酒。便是

實踐前音。不過飲水思源。都是先生循循善誘的功效。你們各向先生敬酒三杯。兩個躡頭聽了。胸懷頓寬。今天專誠飲酒。不作別用。西洋鏡斷無拆穿之理。所以很高興的各敬先生三杯酒。先生酒落歡腸。都是一飲而盡。王本立道。二位賢契。你們斐然成章。雖出於愚師教導之功。但也是二位賢契肯用心思。才能夠有這一日。將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前程未可限量。你們敬了愚師三杯酒。愚師也得還敬你們三杯。華老道。老夫子太謙了。賜酒則可。敬酒則不可。又回顧兩個躡頭道。你們自斟自酌。向着先生立飲三杯。飲罷。再向先生謝賞。獸公子酒量很寬。對着先生一豎一杯。連豎了三杯。一個道。謝謝……生一個道。謝謝天打。謝賞已畢。正待回到自己席上。兄弟對酌。吃一個落花流水。但聽得華老傳喚道。華安華慶。兩人各道了一個有字。上前聽候差喚。華老吩咐華安搬一張椅子。一隻茶几。擺在靠窗東面。又吩咐華慶照樣的搬取一椅一几。擺在靠窗西面。這時節。惹起了三個人的注意。便是上坐的王本立先生。以及立

在筵前的華文華武。王本立口既不語。肚裏沉吟。這靠柱安置的茶几做什麼用呢。不禁滿腹搜尋。經傳中可有這般的禮節。忽然點頭播腦。若有所得。他想論語上說。「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這反坫。是設在兩楹之間的。每逢主賓獻酬禮畢。便把爵杯安放在反坫上面。算是一種隆重的禮節。華老吩咐設立的茶几。敢是古代的反坫罷。但是轉念一想。却又不對。反坫之禮。是爲兩君之好而設的。華老身居相國。和古代的諸侯差不多。只是自己不過一名老秀才。沒有諸侯的身分。怎好僭越呢。再者。反坫是設在兩楹之間的。不是靠着東西二柱而設立的。况且又多着兩張椅子。這種禮節。「威儀三百。禮儀三千」。上都沒有的。又不好動問東翁。只有放在肚裏納悶。……王本立正在納悶。兩個頭頭却在竊竊私議。一個道。阿阿二。這這兩張茶几。和和兩張椅子。做做什麼。一個道。老冲。你沒有見過希(世)面。這般排場。都不懂。妻有此理。妻有此理。大躡道。實實在。在不懂。二刁道。這叫做將壇啊。我。和。你。都。要。登。壇。拜。將。大躡道。

難難道廚房裏造反。老老生活。叫我們登壇拜將。二刁道。老冲又要纏夾了。我老二不做纏夾二先生。你老大倒做纏夾大先生。妻有此理。妻有此理。大驥道。我我纏夾什麼。二刁道。這不其(是)打仗的將壇。這其(是)吃酒的將壇。煮生活基(知)道我們喜吃酒。喜擺莊。便吩咐希(書)僮替我們擺起將壇。東面的將壇。其(是)你大老官做壇基(主)西面的將壇。其我二老官做壇基。擺起將壇。合府上下人等都要來打將壇。打得勝便可搶做壇基。大驥道。了了頭們。可可要來打將壇。二刁道。其(自)然要來的大驥道。香香。可可要來打將壇。二刁道。香叔其然要來的。他來打將壇。我二老官便讓他做壇基夫人。大驥道。不對。如如果擺將壇。爲什麼要要端正着文房四寶。這一句提醒了華武。果然看見華安華慶在那茶几上面鋪設文房四寶。這時節的狀公子。嚇得面面相覷。知道這一席酒又吃不成的了。華老忽又喚着大郎二郎。連喚了三聲。二刁方才聽得。便道。老冲啊。老老生活又在那裏叫魂了。伸頭也其(是)一刀縮頭。

也其一刀。快快上前去罷。待到兩個躡頭走到筵前。華老和顏悅色的說道。大郎二郎。爲父的知道你們各得異夢。文思大進。大郎呢。夢得綵毫。二郎呢。夢吞金龜。可見你們都是很有來歷的人。一個是江郎再世。一個是劉郎重生。大躡道。先先嚴。你要拍兒子的馬屁了。二刁道。天(先)君。你把倪雞(兒子)讚得這般好。只怕三文錢的白糖。一讚便完。華老怒道。誰叫你們這般稱呼的。一個喚先嚴。一個喚先君。分明把爲父的咒詛。可謂荒謬絕倫。二刁道。這其(是)天打吩咐的。天打說。你們會做好文章了。以後提起父親。不能再說老生活了。要說天(先)嚴。或者天(先)君。王本立忙說道。二賢契誤聽了。愚吩咐你們改稱家嚴家君。沒有吩咐你們改稱先嚴先君。須知稱到先嚴先君。是在椿蔭彫零以後。現在尊大人福體康寧。精神充足。你們做小輩的。向人提起父親。便該以家嚴家君相稱。大躡道。家家字。稱稱呼活人。先先字。稱稱呼死人。在這分上辨別。王本立點頭道。那麼便不錯了。大賢契的悟性。確乎勝於昔日了。二刁道。

不對不對。其（如）果活的稱家喜（死）的稱天（先）爲什麼我們叫你天打呢。你又不曾死。這個天忌（先字）其（是）不其稱呼喜（死）人。大踱道。照照啊。你是活人。爲爲什麼。不不稱你。家家生。却却稱你。先先生。華老聽着這兩位公郎說些不慙不尬半明半昧的話。益發知道這兩篇文字。決非自出心裁。便喝止着他們。不許胡言亂語。繼續吩咐道。你們的文字雖好。但是目見是實。耳聞是虛。今日裏面的文章。仍照着原題另做一篇文字。却不許與原文稍有雷同。你們做得好。除却開懷歡飲以外。還有花紅獎賞。做得不好。便見得你們存心欺詐。鈔了陳文。哄騙先生。還當了得一頓家法板。決不饒恕。說到這裏。雙眼一睜。兩個躑頭慌得手足無措。大踱道。皇皇帝。不差餓兵。兒兒子。空空着肚皮。不不會做文章。二刁道。我們的許多心思。都在这兩篇文章裏面了。再做一篇不打緊。只其（是）沒有許多好意思。華老道。不能全篇。便做半篇。也不妨。爲父的不過看看你們的筆路。和方才的兩篇文字。是否派數相同罷了。也不要

你們做得和兩篇工力悉敵。只求大段不錯。其他稍有減色。是不妨的。馱公子怎敢答應。倘要另做一篇同樣题目的文章。休說半篇做不成。便是叫他做一個破承題。也是搏沙不能成飯。大躡道。爹。你要叫兒子作文。可惜。這這枝五色筆。不不在這裏。恰恰才在書房裏。打打盹。夢夢見。這這位郭先生。把把五色筆討還。現現在。要要做文章。千千難。萬萬難。二刁道。爹爹有所不基。知。倪雞。兒子。在希房裏。也其。是。得其一。夢。夢見一陣惡心。把所吞的金龜吐了出來。現在要做文章。也其千難萬難了。華老怒道。休得胡說。快去。來。大躡道。明明天。交交卷。可。可。好。且。且。待今夜夢裏。郭郭先生。再。再。把綵筆送來。那那時。一。一。揮而就。豈豈不是好。二刁道。要看好文章。今天沒有。明天一定有的。待到今夜夢中。再把金龜吞入肚裏。過了一宵。明天又可以文思泉湧了。華老見這一對躡頭百般推諉。便喚華安華慶。扯着公子到那邊去作文。若再遲延。取家法板伺候。王本立見這情形。好生沒趣。便道。二位賢契。休得違抗嚴命。快去作

文尊大人說的。稍有減色是不妨的。你們放膽便是了。可憐的華文華武。一個坐在西楹。提起着這枝筆。休想可以做出隻字。沒奈何只好向華安乞憐。大躡道。大大叔磨磨墨。唐寅道。小人來了。忙走到東楹。替華文磨墨。大躡道。大大叔快快替我做這半篇……話尙沒有說完。二刁又喊道。半仙磨墨。唐寅道。小人來了。又走到西楹。替華武磨墨。二刁道。半仙救人一命。勝造七級……大躡道。大大叔。快快來磨墨。唐寅道。小人來了。大躡道。大大叔。趁趁趁。老老生活……二刁道。半仙快來磨墨。唐寅道。小人來了。二刁道。半仙救我一救。沒棄(齒)不忘。華老見這情形。大啓疑竇。喚過華安。叫他在旁斟酒。却教華慶替公子磨墨。那便要了馱公子的命也。一個念着妻妻子好合。一個念着色希記矣。題目不換換的是文章。華文只記得有一句「妻皮許共鑽」。華武只記得有一句「昂首入陰山」。這是唐寅和他開玩笑。算不得文章。但是緊急的當兒。拉在籃裏便是菜。便把來寫入卷格裏面。華老又是接二連三的催促。大躡二刁沒奈何。

只好信筆亂塗了。大跛的佳作怎生模樣。但見他寫道。

妻子好合

妻可公用。皮可共鑽也。夫妻之好。在乎皮翁。（係耶字之誤。下同）皮之好。在乎鑽翁。妻子不可以一人鑽。合而用之可也。故曰。妻子好合也。今夫有妻必有皮。有皮必有鑽。左右皆曰鑽。未可也。諸大夫皆曰鑽。未可也。國人皆曰鑽。然後插之。見可鑽焉。然後鑽之。故曰。妻皮許共鑽之。二刃的佳作。怎生模樣。但見他寫道。

色斯舉矣

見乎色而舉乎物。昂首可入陰山者也。夫不見乎色。不舉乎物。既見乎色。即舉乎物。舉之哉。舉之哉。昂昂若千里之狗哉。（按狗字係駒字之誤）且人有大首。又有小首。大首不舉。不能見泰山者也。小首不舉。不能入陰山者也。小首昂昂。陰山湯湯。舉之哉。舉之哉。昂昂若千里之狗哉。

王本立正替他們捏着一把汗。却見他們居然動筆作文了。遠遠望去。雖然沒多幾行。料想已做到起講了。只須大致楚楚。便不會當場丟臉。誰料猷公子交上卷子。華老看了幾行。面色立變。連喚着狗屁狗屁。正是

枉把羊毫作工具。竟將狗屁算文章。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彈詞中言唐寅幸災樂禍。王本立赴宴。唐寅卽爲之打疊鋪蓋。蓋預料其必出於一走也。此等描寫。真以陰險小人視唐寅矣。此書處處爲六如抬高身分。細玩着驚二字。便可以想見解元胸襟。

兩楹設几。王本立與猷公子頓起猜疑。王本立謂爲設反坫。大躡二刀。謂爲擺將壇。此等揣測。均堪絕倒。天下事往往有問題則一。而答案各異者。人人眼光不同之故也。王老夫子戴着迂謬的眼鏡。故認爲反坫。猷公子戴着饕餮的眼鏡。故認爲將壇。

大躉希望秋香來打將壇。獸公子大有在婢女面前賣弄才情之意。越是空無所有者。越喜賣弄才情。「空器發大聲。」此語真顛撲不破。彈詞中謂文題係三十而立。獸公子破題有一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櫪而不敢坐焉。」兩語。此係鈔自笑林廣記者。習見不鮮。故此篇特易之。或謂獸公子面試時。文章雖然荒謬可笑。卻非絕對不通。何不另撰兩篇不通文字以實之。余曰不然。獸公子他日開通文竅。全賴今日文字之似通非通。設或絕對不通。雖有唐寅亦末如之何。數月伴讀。何功之有。

張恨水 銀漢雙星

張恨水先生啼笑姻緣繼第二部成功作品
有極大刺激力 能使人百讀不厭！

本所寫之電影界一活
樞紐而受其影響者
發覺其時之男女
氣血而受其影響者
界。而受其影響者
惑。而受其影響者
角。而受其影響者
遷。而受其影響者
人。而受其影響者
彭。而受其影響者
世。而受其影響者
歌。而受其影響者
樓。而受其影響者
之。而受其影響者
啼。而受其影響者
說。而受其影響者
上。而受其影響者

請看本書感頌之艷情節

普君及張君作品
張君作品，風行南北，
為全國人士所愛讀；惟
市上所有，率定重價，
致不能普及羣衆，向隅
之憾，自所難免，特將本
書最低廉之價發售，但求
普及，不計利之厚薄。

楚歌吟詩人娛老
蓬場作戲仙于無愁
盈舞作歌子傾心
亦飛亦遊笑談情
一席天際白雲何處
柔情寸斷白雲何處
玉樓天際白雲何處
玉樓天際白雲何處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全書兩冊 共四白面
原價五角 特價一元
外埠函購 寄費另加
一郵一角 郵費三分
十足收用

四傑傳 第三十二回上 即席揮毫氣走老學究



四傑傳 第三十二回下 書房伴讀抬舉小奚童



唐祝
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二回

卽席揮毫氣走老學究

書房伴讀擡舉小奚童

大蹶二刁的文章。要是不通。倒也罷了。偏偏這幾行文字。又在似通非通之間。卻把題旨完全誤會了。妻子好合。當做妻子好與人合用。色斯舉矣。把這個舉字。又誤會到小首昂昂上面。華老見了。怎不氣惱。他想。本朝太祖高皇帝。以匹夫而爲天子。洪武三年起。始開科取士。對於文體。注重清真雅正。力戒晦澀險怪。列朝以來。奉行弗失。八股文章。係替代聖賢立言。何等鄭重。要是這般的誤解題旨。把聖經賢傳上的說話。都在猥褻上面着想。這便是非聖無法。幸而在窗下作文。不至於鬧出事來。要是入場考試。也有這般荒謬之談。一經考官檢舉。立召禍殃。只須奏上當今皇上。說華鴻山之子。文章荒謬。非聖無法。到了那時。非但兒子受罪。連自己也擔當不是……華老想到這一層。便暗暗的嗔怪。

着先生太糊塗了。自己優待西賓。不會失禮。爲什麼經了三年教授之功。兒子作文時。連題目都弄不清楚呢。他心頭這麼想。口頭卻連喚着氣死我也。氣死我也。不識相的王本立。只道他們文章上。陡見減色。以致東翁不歡。便向東翁拱一拱手道。東翁且免煩惱。文章本有一日之短長。昨天做了得意文章。今天再做。斷不會一般的當行出色。況且二位公子懾於積威。今天在筵前作文。不免心慌意亂。不能縱筆所至。指揮如意。過了一天。再由兄弟換兩個題目。重把他們試驗一下。只須他們從容下筆。料想不會十分減色罷。華老一聲冷笑道。令高徒的大作。匪夷所思。面試一次。已把鴻山氣個半死。要是再把他們試驗一下。鴻山便不免活活的氣死了。老夫子。你還沒有看見令高徒的大作呢。說時。把兩篇狗屁文章。授給王本立過目。不看猶可。一看時。滿紙胡柴。端的削盡了自己的面子。很慚愧的說道。東翁。這般荒謬文章。簡直人間少有。和那兩篇原作。相去霄壤。這一定是槍替無疑了。槍替的人。大約和令郎很有關係的人。

東翁不妨向令郎問個水落石出……原來王本立的意思。這兩篇文章大約是兩位少夫人代作的。夫雖癡頑。妻卻聰敏。一個是杜翰林的千金杜雪芳。一個是馮通政的令媛馮玉英。聽說都是個掃眉才子。不懶書生。大概見丈夫搜索枯腸。無以交卷。便做了丈夫的捉刀人。還怕我不信。便捏造了夢話。好教我不疑。王本立料定是閨人捉刀。所以說一句搶替的人是和令郎很有關係的人。華老忙問道。老夫子。你說很有關係的人。端的是誰。王本立道。据兄弟的眼光。這兩篇文章。宛比時花美人。大有脂粉氣息。或者捉刀的人。便在閨房以內罷。華老對於王本立的眼光。已失了信仰心。連搖着頭道。老夫子。只怕不見得罷。又吆喝着兒子道。你們這兩個孽畜。昨天出的題目。究竟是誰人代作的。從實說來。若有半句支吾。把你們活活處死……封建制度下的家庭。做老子的有無上權力。古人說。「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華老說到處死。便吩咐華平華吉。都執着家法板。在旁伺候。兩個躑頭都慌了手脚。只得從實供招。說是華安

代筆。華老便喚華安跪在前面。喝道。公子逢期作文。是他們分內之事。與你何干。誰要你賣弄才情。哄騙師爺。究竟是何道理。從實供來。唐寅跪着聲訴道。太師爺聽稟。向例每逢文期。師爺出了題目。二位公子往往經了兩三天才來交卷。惟有昨天。師爺到隆昌當舖中去吃壽酒。臨走時。出了這兩個題目。限定當天交卷。須放在抽屜裏面。不得遲延。華老道。這是師爺恐怕生徒貪懶。限定當天交卷。與你這小廝何干。唐寅道。這本不干小人的事。但是昨天的題目。很爲棘手。二位公子平日做慣淺易的題目。一旦要他們當日交卷。而且做這不易下筆的題目。這位師爺未免強人所難了。……王本立又是一氣。書僮竟在批評師爺的不是了。唐寅又道。二位公子得了這兩個難題。便擔着許多心事。師爺去赴宴。二位公子在書房中。忽的發憤起來。都說。今天做不出文章。決不進餐。待到午餐。小人搬取飯菜到書房中。力請加餐。誰料二位公子都是斬釘截鐵的。不納勺飲。不進粒米。小人暗暗擔驚。餓壞了公子。須不是要。但願公子文

思泉湧。早早完卷。便可以照常飯食了。誰料看看紅日西斜。二位公子面前。依舊是一張白紙。大公子尤其執性。時時捏着拳頭。樁着自己的腦袋。埋怨着自己的頭腦太鈍。小人又上前相勸。請大公子鎮定一些。打昏了自己的頭腦。益發做不出好文字了。大公子聽了小人之言。恰才鎮定一些。二公子忽又煩惱起來。敞開着胸襟。把拳頭打着自己的心頭。埋怨着自己的心思不靈。小人又上前相勸。請二公子鎮定一些。打傷了心胸。非同小可。作文事小。保身事大。以其小者。害其大者。奚可哉。華老是喜歡書僮掉文的。聽到引用這兩句成語。便連連的把頭兒打圈。王本立好不氣悶。坐着的師爺。竟不及跪着的書僮。有面子。唐寅又道。二公子聽了小人之言。恰才鎮定一些。大公子又樁着頭腦。小人勸止了大公子。二公子又打着胸口。如是這般。不知勸了多少次。師爺出的題目難了一些。却累小人出了幾身的極汗。看看天色已晚。掌燈開飯。二位公子又是斬釘截鐵。不納勺飲。不進粒米。并且向小人說。今夜不交卷。決不上樓。小

人恐怕太夫人少夫人不見公子入內。未免担驚受嚇。便告稟着二位公子。偷不以小人爲不才。情願替主作文。免得忘寢廢餐。摧殘身子。二位公子聽了大喜。就叫小人代爲起稿。小人明知書房功課。不干小人的事。但出於小人一片愛主之心。免得公子寢食俱廢。損壞身子。論語云。「父母惟其疾之憂。」小主人有了疾病。要帶累老主人老主母心中不安的。爲這分上。小人一時斗胆。竟代做了兩篇文章。這是小人狂妄。不干二位公子的事。伏乞太師爺饒恕了小人。要責罰小主人。不如責罰小人。小人既然代主作文。小人也願代主受罰。……華老聽了這一篇委婉曲折的話。怒容立霽。便斥退了兩個躑頭。又想着華安無罪。着他起立。回頭向王本立說道。老夫子說的時花美人般的文章。竟不出于閨人。而出于書僮。豈非咄咄怪事。王本立今天搨盡霉頭。這句話又說錯了。但是他心中總氣不過這書僮。便向華老說道。東翁不信。令郎會做文章。只爲口說無憑。須叫他們在筵前面試。但是貴管家承認代做文章。也是口說

無憑。却不曾在筵前面試。何輕視令郎而重視貴管家也。華老道。老夫子駁的。很是不經面試。料想老夫子未必深信其事。又喚着華安道。師爺不信你會得作文。要在筵前面試真偽。你敢麼。唐寅道。稟太師爺。真金不怕火來燒。師爺要面試小人。但請命題便是了。王本立顫巍巍的說道。管家好大口氣。你既會代倩文章。便着你照了原題再做兩篇。不許有一語雷同。不許閣筆沉吟。須得振筆疾書。文不加點。一揮而就。你敢麼……說到末句。咬咬牙齒。怒容可掬。他以為條件太苛了。料想這書僮不敢輕於承認。誰想華安只道一句。遵師爺吩咐。又向華老啓稟道。師爺面試小人作文。可否賜一個座頭。以便提筆作文。華老道。賜你坐在東楹旁邊便是了。於是唐寅便去坐在方才大躡所坐的椅子上。好在磨濃的墨。還沒有乾。唐寅鋪紙在几。振筆疾書。華老兀自敬着先生吃酒。王本立怎喝得下杯中之物。眼見那書僮筆下滔滔不竭。但不知寫的什麼。最好也是滿紙荒唐。和方才躡頭所做的文章一般。那麼做西賓的也好稍。

留一些面子……待到酒過數巡。唐寅所做的兩篇文章都已完卷。恭恭敬敬的捧到主人面前。華老道。這是師爺考試你的文才真僞。把卷子呈上。師爺闔看。唐寅又把文章送到王本立手裏。王本立打足精神。須在兩篇文章中尋癥索玷。出出這一口惡氣。但是看了一遍。看不出一些癥玷。看了兩篇。卻看出了許多精采。這正是正德年間出色當行的時文。怎麼區區書僮。有這本領。竟是出乎意想以外。華老見先生沉吟不語。便道。老夫子。你看這兩篇文章做得如何。王本立很局促的說道。做得很好。和前兩篇如出一手。華老大笑道。那麼不是闈人手筆了。於是向王本立討着兩篇文章。看了一遍。點頭播腦。覺得異常滿意。便問書僮道。華安。你既有這麼的舉業工夫。考取功名。易如拾芥。你爲什麼不去應試呢。唐寅道。稟太師爺。考取功名。非同小可。一要祖上積德。二要自己福澤。三要文章出色。小人雖然會得做幾篇文章。但有自知之明。祖上既無積德。本身又無福澤。勉強下場。至多不過博取一名秀才。若說舉人進士。今生

休想小人不貪這區區秀才。所以不曾下場。華老道考取了秀才。自有舉人進士的希望。便算無望。做一世的秀才。也勝于做一世的奴才。你也該知曉。秀才乃宰相之根苗。唐寅道。回太師爺話。有了太師爺的福命。秀才乃宰相之根苗。沒有太師爺的福命。秀才竟奴才之不如。小人在相府中充當奴才。雖然無功。却也無過。要是考取了秀才。倒弄得不尷不尬。奴才是不屑做的了。旁的職業又不能勝任。只好擁着一片青氈。到老做那教讀生涯。果然循循善誘。倒也罷了。小人眼看那些教讀先生。往往哄騙東家。貽誤子弟。濫竽數載。虛擲韶光。小人以爲地獄之設。正爲此輩。小人今生命苦。自願修修來生。所以不做秀才。願做奴才。免得將來墮入地獄。爲牛爲馬。萬劫不復……這許多話。分明指着和尚罵賊禿。王本立萬分慚愧。只好自稱不勝酒力。逃席而去。回到書房。收拾收拾東西。自稱要到隆昌當舖去訪宋悅峯。却教華文華武坐在書房溫中習功課。兩個踱頭巴不得先生他往。脫去了羈絆。二刁道。天打又和宋老老着棋去。

了。大躑道。不要他的面皮。當當場出醜。還還要去着棋。唐寅爲着歎公子沒有進餐。便到廚房中去搬取飯菜。伺候公子吃飯。飯罷。自己也進了中餐。恰恰收拾完畢。華平到來。說奉太師爺之命。前來相請二位公子。去到河埠送師爺動身。歎公子聽了愕然。以爲先生到隆昌當舖中和宋老老下棋。何用門人相送。旋經華平說明原因。方才明白。原來王本立到了隆昌當舖中。和宋悅峯會面以後。把自己的經過述了一遍。又說自己無顏再入相府。決計辭職回家。好在本人並不靠着教書生活。回去閉門課孫。比着寄人籬下。舒服萬倍。宋悅峯再三相勸。王本立斬釘截鐵。異常堅決。一方面遣人雇定船隻。一方面寫了辭帖。便央託宋悅峯去見華老。說自己無顏辭別東翁。卽刻便須下船。所有書房中書籍行李。業經收拾完畢。打發管家搬下船裏便是了。宋悅峯到了華府中。恰值華鴻山午睡初醒。便把王本立辭館的話。一一傳述與東翁知曉。華老何想到幼年同學分上。覺得就此由他辭館回去。未免心中抱歉。便親到隆昌當

鋪中去挽留老友。誰知王本立已下了小船。華老又親到河濱向老友再三挽留。王本立生性耿介。打定了主見。休想搖動分毫。華老見無法繫維。也只得廢然而返。便安排着十兩程儀。以及本年修俸。送往船中。又令華平領着兩位公子到河濱送別。所有先生的書箱行李。另遣家丁搬下船艙。畢竟華鴻山出身翰林。讀書明理。對於西賓。不肯失禮。不比近來那些胸中漆黑的守財奴。甚麼叫做尊師。完全不曉。只把先生當做雇傭性質看待。所以稍有學問的先生們。避之若浼。只有那些奴顏婢膝不學無術的教書匠。才肯就他們的豢養。好在守財奴的子弟。大半無志讀書。除卻嫖賭經以外。甚麼都不理會。讀了多年的書。會得認識麻雀牌上的東南西北。會得在菜館中開菜單。填局票。已算是博學多才了。閑文剪斷。言歸正傳。王本立辭職回去。心中未免憤憤不平。但是到了來年。知道華安便是唐寅的化身。他便自己好笑起來道。我去年雖然辭館。但已沾受了便宜。一榜解元。向我磕頭。我的福分真不淺也。這是後話。表過

不提。華老見先生已去了。便傳喚唐寅入內。站立一旁。華老道。王師爺業已辭職回去。挽留不得。相府要另延西賓。一時未得其人。況且仕宦人家。尊師重道。向有七辭八聘之例。現在八月已過。只好來歲延聘了。不過二位公子的功課。萬難長期拋荒。想一個權宜之計。把你升爲書房伴讀。免你頭戴羅帽。身穿直身。腳穿蝦蟆頭靴。只和帳房中的帳友一般打扮。免你搬飯提水。楷拾掃地等一切賤役。你只陪着公子講書。旁的事都不用理會。自有華慶代你操勞。你若伴讀有功。除卻按月給你津貼以外。還有許多好處給你。現在不便說明。到了那時。自會知曉。你只努力便是了。唐寅暗想。旁的好處我不要。所要的只有秋香。我也不便說明。到了那時。自會知曉。當下拜謝了主人提拔之恩。華老又傳喚兩個躑頭入內。說明了吩咐書僮。升任伴讀的意思。教他們一切要聽華安的指導。要是不依。準由華安隨時稟明。加等科罰。兩個躑頭都是歡迎華安做先生的。一個說。若若得。大大叔做做。生兒兒子的學問。一一定。容容易長進。一

個說倪鷄（兒子）文章做的不好不其（是）倪雞不好其天打不好現在換了半仙做天打倪雞其（自）然要聽他的指導。華老聽了頓覺安慰。又吩咐廚房把日間的一席菜餚留作夜餐賞給伴讀華安享用。唐寅又謝了賞賜。二梧書院裏的說話自有丫環傳入中門以內。那時候太夫人已得着了環的稟報一切情形盡都了了。待到華老袖了四篇文章來見皇封。老夫婦坐定以後談論這樁事。四香丫環當然在左右侍立。太夫人看過這四篇文章便道。老相公可惜這般錦繡文章。出於書僮腕下。要是兩個孩兒提筆作文。得了他一些氣息。文章便有可觀了。華老道。我吩咐華安伴讀便是這個意思。王老先生上了些年紀。精神上夠不到了。華安正在青年。兩個兒子又很喜和他作伴。我想教他伴讀一二年。或者比着延聘西賓。事半功倍。我所慮的。華安有了這般才情。蛟龍非池中之物。要是等不到一二年。他便走了。這便怎麼樣呢。太夫人道。老相公一個人沒有了家室。便覺飄飄蕩蕩。到處可以爲家。你要籠絡華安。不許他

高飛遠走。惟有給他一房妻子。他有了妻室。自然常在這裏伴讀。不願他往了。華老點頭道。夫人言之有理。不過尋常脂粉。只怕籠絡不住。要給他妻子。須得使他十分滿意。那便可以永久籠絡。常在這裏伴讀。華老手拈着長髯。且說且看。那兩旁侍立的四香。春香夏香冬香。都是面有喜色。恨不得自告奮勇。道一句若要籠絡華安。非得我們不可。只有秋香俯着粉頸。悶悶不樂。只怕華老把他許給華安。那便中了魘子的陰謀。他想魘子跟蹤到東亭鎮。賣身入府。爲的什麼事。便是爲着我秋香。要是把我許配魘子。那麼魘子的心願已遂。怎肯留在府中呢。若要魘子永在這裏伴讀。還是休把我許配于他。使他欲去不得。這倒是個長久之計。……太夫人見丈夫替那四名丫環相面。已猜出了丈夫的心思。便道。老相公。你要籠絡華安。給一個美貌婢女與他。未爲不可。……春夏冬三香的視線。都注視在太夫人的嘴上。一齊起着許多希冀之心。惟有秋香的態度十分冷淡。又道。但要向老相公聲明在先。我的四香不在此例。……春

夏冬三香聽了，都很失望。秋香的面，上盈盈堆上笑意……華老道：「除却四香，只怕看不上華安的眼。」夫人你爲着兒子分上，割愛一下罷……春夏冬三香的粉臉，頓生笑意。秋香的眉尖，又堆上了幾分愁痕……太夫人道：「三香都可割愛。惟有秋香割愛不得。」秋香忙到太夫人面前，跪謝道：「多謝太夫人。婢子情願一輩子侍奉起居。」太夫人道：「你放心罷了。無論如何，我總捨不得離你。」秋香磕了一個頭，盈盈起立。忽的中門上傳來消息，說蘇州杜翰林的二小姐，十月初三日，出閣。特地遣人到來，邀吃喜酒。正是

佳人詠絮來名闕，吉士標梅應小春。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華老氣惱，不在兒子之文字不通，而在兒子之誤解題旨。夫誤解題旨，猶其小焉者也。誤解題旨，而以聖經賢傳中語，都在猥褻上面着想。試想專制時代，科場功令，何等森嚴。場中發現此等文字，其不累及父兄者幾

希此華老之所以怒不可遏也。彈詞中謂華老因兒子文墨不通。遷怒先生。夫豈公子之文墨不通久矣。華老曷爲遲至今日而發怒耶。

唐寅之搶替供狀。語語迴護公子。語語譏諷先生。其認罪處。正其居功處。林妙品。華老安得不入其彀中。

王本立但知堂樓上有才女。而不知書房中有才子。但知才女能代夫婿作文。而不知才子能代小主作文。無他。成見蔽之也。古語云。「一指可以掩太行。」其成見之謂乎。

若要唐寅久留府中。便不宜以秋香許之。使彼欲去不得。可作長時間之伴。讀秋香慧人。自能預料到此。堂堂相國。其識見乃不婢子若可笑也。

這叫做淫者見之謂之淫
者見之謂之雅

雪降春前
今之夜不知五六出

水滸發上小陽初入二三分



四傑傳 第三十三回
寫喜聯老祝開



我们老娘说的今天应该怎么样幸而你祝女命讨取主人

第... 下...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三回

寫喜聯老祝開心

送賀禮小廝滑脚

時光正是迅速。十月小春。爲期不遠。蘇州文徵明文解元宴爾新婚。便指願之間。杜翰林遣人到來。接取女婿女兒吃喜酒。華老爲着先生業已辭館。華安開始伴讀。功課重要。未便拋荒。只許大媳婦歸家吃喜酒。不許華文跟着同去。至於華老本人。當然也要赴蘇賀喜。不過時候還早。先令大媳婦動身歸寧。自己隨後到來。自從唐寅在書房伴讀以後。大躉二刀的學問。便增長了許多。兄弟倆雖然魯鈍。卻非絕對不通文墨。這幾年來進步很少。一者限於質地。二者也是王本立的教授法太覺呆板。不知變通。所以兄弟倆都得不到先生的好處。唐寅的教授法。畢竟比衆不同。他又久與躉頭相處。躉頭的病根。他都知道。他所施的教育。都是對症發藥。其效如神。從來塾師教授弟子。和醫者治病一

個樣子。治得其訣。便是重症也。有霍然病起的日子。治不得其訣。便是輕症也。成了重症。王本立教授生徒。以前確有效驗。只爲他所教的生徒。大都是中人以上。的資質。一經研究數年。當然便改觀了。這如醫者門下的病人。不過輕微感冒。不吃藥也會好。吃了藥當然容易健全了。照着王老夫子的教授成績。恰似專治輕微感冒的醫生。遇着重大症候。不免束手無策。偏偏華老的兩位公郎。又是害着重大的症候。王本立教授三年。兩個躑頭的病根。他完全不知曉。所有刪改的文章。完全藥不對症。並非文章改的不好。也非文章改的不認真。只爲改的太好。改的太認真了。那兩個其笨如牛的生徒。讀了先生的改筆。簡直莫名其妙。但見自己的原作被先生塗抹得一字不留。而先生的改筆。處處都是濃圈密點。在這分上。兩個躑頭。又是不服氣。一樣都是洪武正韻裏面的字。爲什麼學生用了。字字都錯。先生用了。句句盡好。看來有些欺心罷。有些不公平罷。他們存了不信任先生的心。那麼先生的改筆。越是改的太好。太認真。

他們的作課。越是毫無進步。到了後來。索性各行其是。學生做學生的荒謬文章。先生改先生的認真筆墨。學生作文時。存了決心。橫豎都要抹去的。誰高興用什麼心。先生改文時。有了成見。改一次文章。宛似吃一回狗屎。所以見了生徒的窗課。便把眉毛緊緊的皺起。在這分上。益發灰了生徒進取的心。編書的又有一比。先生皺眉。恰似醫生搖頭。醫生臨診的時候。要是手按着脈息。便把頭兒搖這幾搖。病人見了。一定起着誤會。自知這症候已經絕望。心理上受了打擊。那麼不是絕症。也要變做絕症了。王本立連連皺眉。貽誤生徒。實非淺鮮。惟有唐寅指導這兩個跛頭。全用着因勢利導的方法。使他們不以讀書爲苦。而以讀書爲樂。每逢刪改詩文。絕對不肯皺眉。絕對不肯一筆抹去不留片字。無論滿紙荆榛。他總要尋出幾莖可以培植的根苗。加以相當的灌溉。在這分上。獸子的進境當然比較迅速。所有唐寅的改筆。都給華老過目。往往改得沒多幾個字。頑鐵便變成了精金。一天出的題目是「花影」兩個字。作五言詩一

首大躡的原作道。

花影日頭溫。花影水腳冷。其花比其人。同此冷溫境。

要是這首詩落在王老夫子手裏。又要把眉尖皺在一起。提着這枝淋漓的筆。一根長槓子直禳到底。二十個字休想留得半個。唐寅見了這首詩。在先也有些莫名其妙。息心靜氣的又看了一遍。不覺頭兒幾點。猜出大躡的用意來了。誰說大躡一竅不通。他這二十個字很有些寄托。「花影日頭溫。」他說囉在日光中的花影是溫的。「花影水腳冷。」他說水缸腳邊的花影是冷的。「其花比其人。」他說將花比人。「同此冷溫境。」他說人有炎涼。花亦有炎涼。唐寅猜透了大躡的作意。便不須一筆抹去。只略換七個字。便成了一首好詩。他的改筆道。

日上花影溫。月來花影冷。將花比世人。同此炎涼境。

一天出的題目。是「雨後看雲。」作七絕一首。二刀的原作道。

今朝隔壁雨霏霏。坐在新晴一釣磯。太上老君何事急。白雲歸去馬如飛。這首詩要是落在王老夫子手裏。便要連罵其狗屁不通。二十八個字。彷彿是二十八個狗屁。要把粗槓子打倒狗屁。斷不肯容那殘餘的狗屁在裏面作梗。唐寅看了這四句。惟有第一句難解。轉念一想。却猜出了二刁的轉灣心思。他說的「今朝隔壁」便是昨夜的名詞。他本待說昨夜雨霏霏。只爲少了兩個字。便把「昨夜」二字代爲「今朝隔壁」四字。猜出了他的轉灣心思。刪改時便容易着筆了。只略換了八個字。又成了一首好詩。唐寅的改筆道。

山中隔夕雨霏霏。今日新晴坐釣磯。天上不知何事急。白雲如馬逐空飛。似這般的對症發藥。自然一天有一天的進步。大躉道從從前做做詩。是是很苦的。越越做。越越沒趣。現現在做做詩。是是很好頑的。越越做。越越高興。二刁道。天打來了三年。教得我們頭昏眼暗。半仙來了兩個月。教得我們心花怒放。……獸公子這幾句話。一些不獸。果然唐寅的兩月指導。勝過了王本立三年。

教授編書的描寫唐解元風流佳話。不肯把他說的太壞。他爲着一名婢女。便肯賣身投靠。在相府中逗遛半年。把華鴻山的兩個兒子玩諸股掌之上。多少總有些輕薄罪過。但是平均計算。畢竟功多過少。唐寅的過失。不過遊戲結婚。帶些欺詐性質。其實華老並不吃虧。去了一個丫頭。造就了兩個兒子。經着唐寅幾個月的指導。雖然不曾醫好他們的獸性。但是他們的文竅。卻就此開通了。以後延請西賓。便易着力。後來馱公子得取功名。華文官居內閣中書。華武官居禮部主事。這是誰的功呢。這便是唐寅教導之功。這是什麼的代價呢。這便是犧牲一名婢女的代價。可笑東亭鎮上華姓子孫。對於這樁事。諱莫如深。而且嚴加取締。不許唱彈詞的在附近一帶彈唱。三笑因緣。似乎唱了三笑因緣。便是出了華姓上代的醜。宛如蘇州申時行的後裔。不許唱書人在蘇州彈唱玉蜻蜓一般。其實唱了玉蜻蜓。確乎有關申姓祖先的名譽。唱了三笑因緣。並不損傷華姓上代的名譽。其中雖有兩個躑頭。似乎惹人發笑。他們認爲不

名譽的。大約在這一點上。實則賦性愚笨。不於天稟。和名譽二字無關。況且華文華武。讀書也有成功的希望。賦性愚笨的。並非終於愚笨。結果又說到華老居官清正。所以癡兒也會改變了性質。似這般的竭力抬舉華氏。這部三笑因緣更無嚴加取締的必要了。……到了十月初一日。華老又到蘇州慶賀親家杜翰林嫁女之喜。其時蘇州城裏。最熱鬧的。惟有天庫前文解元的府第。三天以內。已是挂燈結彩。文姓的大廳。喚做玉蘭堂。是蘇州有名的廳堂。蘇州城中的杜宦人家。大抵以廳堂越大爲越有面子。蘇州六城門。號稱兩隻半大廳。文姓的玉蘭堂。便是兩隻半大廳之一。堂高數仞。檁題數尺。畫棟雕梁。上面都點綴着紗帽翅。所以玉蘭堂又稱紗帽頭廳堂。十月初三日。一娶雙妻。一位是城隍廟前杜頌堯杜翰林的千金月芳小姐。一位是因果巷李一桂李典史的令媛壽姑小姐。江浙一帶的文人學士送來的賀詩賀詞。不計其數。洞房之中。張掛都滿。惟有祝枝山不送片紙隻字。到了結婚前數天。文徵明笑向祝枝山說

道。老祝。你又是大媒。又是老友。你的賀聯爲什麼不早早送來。枝山道。我已預備着兩副新房聯。一付掛在新夫人杜月芳的妝台前。一付掛在新夫人李壽姑的妝台前。兩付對句。只做成了一副。還有一副。須待臨時再做。以便隨景生情。還有好材料。可以採入。好在對聯是現成棧就的。臨時揮灑。不費甚麼吹灰之力。不過有言在先。我老祝的對聯。比衆不同。須得占着一個最好的地位。你在兩處妝檯前面。須得留出掛我老祝賀聯的地位。如果把我的賀聯。挂在門背後。以及馬桶腳邊。我是不依的。徵明聽了。只得諾諾連聲。到了十月初三日。早起便有微雪。祝枝山清晨便去賀喜。祝僮捧着兩副空聯。到了文宅。枝山便吩咐祝僮磨墨伺候。但見他落筆颼颼。無多時刻。早把兩副賀聯寫就了。掛在杜月芳小姐房中的一副道。

雪降春前。今夜不知五六出。

梅開嶺上。小陽初入二三分。

掛在李壽姑小姐房中的一副道。

月在那廂聽壁脚。

魂消真個抱磚頭。

祝枝山不待墨乾。便令祝僮分掛在兩處新房裏面。文徵明見了。覺得老祝的兩副對聯。未免謔而近謔。第二副「月在那廂聽壁脚。」分明說月芳便住在隔房。徵明和壽姑定情的當兒。防着月芳潛聽消息。「魂消真個抱磚頭。」取笑壽姑那天把徵明當做亂磚頭。現在卻要抱着磚頭而眠了。這句啞謎兒。旁人見了都莫名其妙。徵明的意思。這一副還可張掛。惟有第一副措詞太不雅馴。掛在房裏。任憑什麼人都要拍手大笑。便是新夫人杜月芳見了。也覺難以爲情。定要嗔怪丈夫。不該把這淫詞兒挂在房裏。惹人恥笑。徵明見了。枝山便把這一番意思。央告老祝。求他另換一副對聯。休使自己爲難。枝山手捋着鬚子。哈哈大笑道。衡山。你枉爲一榜解元。連這些很淺近的文理。都弄不明白。你

以爲這一副對聯太不雅馴。「淫詞污了龍蛇字」麼。那麼你自己不懷着好意。叫做淫者見之謂之淫。雅者見之謂之雅。徵明道。你休強辯。雅在那裏。這五六出。二三分。虧你這枝筆寫得出來。枝山正式說道。衡山。你聽我說。我爲着你是王少傳的得意門生。規行矩步。很有幾分道學氣。所以我寫這副對聯。規規矩矩的撰成上下聯二十二字。比着小雅大雅。還得雅過十倍。可以播於管絃。可以刊于金石。可以馨香俎豆。告之天帝。可以鐘鼓玉帛。薦之聖賢。可以張挂于明倫之堂。可以實貼於大雄之殿。徵明搖手道。好了好了。這般肉麻頌詞。虧你說得出。我却聽不進。究竟雅在那裏。請你老實告我。枝山道。天下怎有不老實的祝枝山哉。你聽我說。凡是新房中的賀聯。都帶些遊戲性質。惟有老祝這副對聯。只不過描寫時令。對於你們的宴爾新婚。一字不提。上聯「雪降春前。今夜不知五六出」。只爲今天下過一場雪。到了夜間。難免大雪紛飛。春前的雪原是很好的。「雪飛六出。預兆年豐」。不過老祝的眼光是靠不住的。究竟五

出六出那裏看得明白。所以道一句「今夜不知五六出。」這明明是指着瑞雪而言。你却誤會在雲情雨意上面。這是你自己存着邪念，「歪嘴吹喇叭，一團邪氣。」這不是淫者見之謂之淫麼。徵明道：「憑你強辯，這下聯誰在那裏。枝山道：下聯只切着十月初三。十月先開嶺上梅。小陽者小陽春也。初入二三分，便指着初二三而言。你又想到歪裏去了。把這個陽字和入字都當做不規矩的字眼。這又不是淫者見之謂之淫麼。祝枝山兩番強辯說的文徵明無可駁話。只得由着祝僮挂在房裏。這一天賀客紛紛。凡是文壇好友詞苑名人大都前來賀喜。只是美中不足。少却唐伯虎周文賓兩人。唐伯虎在華府伴讀。當然不能前來賀喜。周文賓爲什麼不來呢。只爲他連做了兩次情場失意的人。第一次失敗在崔素瓊小姐上。因緣本有成就的希望。叵耐崔小姐被寧王搶去。近來傳得消息。崔小姐已在江西寧王府中鬱鬱而亡了。第二次失敗在杜月芳小姐上。曾托祝枝山向杜翰林乞婚。件件般般都合着杜翰林的意。只爲不

以爲這一副對聯太不雅馴。「淫詞污了龍蛇字」麼。那麼你自己不懷着好意。叫做淫者見之謂之淫。雅者見之謂之雅。徵明道。你休強辯。雅在那裏。這五六出。二三分。虧你這枝筆寫得出來。枝山正式說道。衡山。你聽我說。我爲着你。是王少傅的得意門生。規行矩步。很有幾分道學氣。所以我寫這副對聯。規規矩矩的撰成上下聯二十二字。比着小雅大雅。還得雅過十倍。可以播於管絃。可以刊于金石。可以馨香俎豆。告之天帝。可以鐘鼓玉帛。薦之聖賢。可以張挂于明倫之堂。可以實貼於大雄之殿。徵明搖手道。好了好了。這般肉麻頌詞。虧你說得出。我却聽不進。究竟雅在那裏。請你老實告我。枝山道。天下怎有不老實的祝枝山哉。你聽我說。凡是新房中的賀聯。都帶些遊戲性質。惟有老祝這副對聯。只不過描寫時令。對於你們的宴爾新婚。一字不提。上聯「雪降春前。今夜不知五六出。」只爲今天下過一場雪。到了夜間。難免大雪紛飛。春前的雪原是很好的。「雪飛六出。預兆年豐。」不過老祝的眼光是靠不住的。究竟五

出六出。那裏看得明白。所以道一句「今夜不知五六出」。這明明是指着瑞雪而言。你却誤會在雲情雨意上面。這是你自己存着邪念。一歪嘴吹喇叭。一團邪氣。」這不是淫者見之謂之淫麼。徵明道。憑你強辯。這下聯雅在那裏。枝山道。下聯只切着十月初三。十月先開嶺上梅。小陽者。小陽春也。初入二三分。便指着初二三而言。你又想到歪裏去了。把這個陽字和入字。都當做不規矩的字眼。這又不是淫者見之謂之淫麼。祝枝山兩番強辯。說的文徵明無可駁話。只得由着祝僮挂在房裏。這一天賀客紛紛。凡是文壇好友。詞苑名人。大都前來賀喜。只是美中不足。少却唐伯虎周文賓兩人。唐伯虎在華府伴讀。當然不能前來賀喜。周文賓爲什麼不來呢。只爲他連做了兩次情場失意的人。第一次失敗在崔素瓊小姐上。因緣本有成就的希望。叵耐崔小姐被寧王搶去。近來傳得消息。崔小姐已在江西寧王府中鬱鬱而亡了。第二次失敗在杜月芳小姐上。曾托祝枝山向杜翰林乞婚。件件般般都合着杜翰林的意。只爲不

肯遠嫁。因緣就此打銷了。現在文徵明娶得杜月芳。又與李壽姑同日結婚。人家一箭雙鵰。自己兩番失意。要是到蘇州去吃喜酒。未免觸動了自己的心事。所以他只送了幾幅賀詩。幾色賀禮。派着家丁周德。送到文府。向文太太文二爺叩賀大喜。推說主人身子不大舒服。未能前來道賀。萬分歉仄。恰被祝枝山聽得。笑向周德說道。你們二爺不到這裏來賀喜。我是知道的。無非「見人吃飯喉嚨痒」罷了。但是你回去告稟主人。羨人吃飯。不如趕緊淘米。聽得王兵部家的小姐。和你們二爺正在說親。只須早早撮合成就。那麼「大家有飯吃了」。周德正待回答。忽的唐興前來送禮。碰見了祝枝山。便道。祝大爺。你倒寫意。在這裏做大媒。吃了人家濕的。袋了人家乾的。我們大爺至今音信渺茫。累得我和唐壽二人。三天一比。五天一比。把兩條狗腿都要打斷。沒奈何。向你祝大爺探問消息。你又不担着干係。總說些寫意的話。大娘娘說。越是說寫意話的。越是可疑。大娘娘料定我們大爺的蹤跡。旁的朋友或者不知曉。惟有你祝大

爺一定知曉的。今天吩咐小人來送禮。「一事兩勾當。」順便向祝大爺討取主人。枝山大笑道。這倒算得奇聞。只聽得說「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沒聽得說「送禮尋夫郎。一事兩勾當。」究竟你們大娘娘可曾把小唐親手交付與我。小唐走了。卻向我要人。唐興道。我們大娘娘說的。今天無論怎麼樣。要向你祝大爺討取主人。須知唐祝文周四人。一般都是好朋友。你只知向文二爺獻殷勤。把杜李兩姓的因緣都撮合成就。你不該把我們的主人藏起。累得我們八位娘娘鎮日價求籤問卜。短歎長呼。枝山聽到這裏。指着周德哈哈大笑道。我才說你們二爺「見人吃飯喉嚨痒。」誰知這位唐大娘娘。也是一「見人吃飯喉嚨痒。」他既然愛吃這碗飯。便該把這隻飯桶緊緊看住。不讓他跑掉了。才是道理。我祝枝山又不是替他看守飯桶的。他們鬧飢荒。卻要着令我祝某交出飯桶。說時。恰巧祝僮走來。枝山一時起勁。接着說道。我祝某家中。怎有飯桶。只有這個粥桶（祝僮諧音）罷了。說罷。引得許多人哄堂大笑。在這大

笑聲中。卻不見了唐興。衆人不在意。惟有祝僮卻耽着心事。他深知唐大娘娘是不易惹的。曾經有言在先。人人懼怕洞裏赤鍊蛇。惟有我陸昭容不怕洞裏赤鍊蛇。他再不交出我丈夫。我便要打他的七寸三分。（俗語有打蛇須打七寸裏之說）這些說話。都是唐興私地裏告訴他的。他正替着主人捏一把汗。現在聽得主人把唐大娘娘任意取笑。又氣走了唐興。這便是惹禍招殃。唐興回去報告以後。唐大娘娘偷然起着問罪之師。這便如何是好。主母又懷着身孕。受了驚慌。須不是要。祝僮這小廝。年齡不滿十六歲。他這一片愛主之忱。便是人家多年老僕。也沒有他這般的義膽忠肝。他本來跟着主人在文府幫忙。有得喜酒吃。又有錢賺。現在他都不要了。他趕緊回到護龍街。鎮守洞門。防着有人來撥草尋蛇。……且說桃花塢中八位娘娘。久不見丈夫回來。個個柳眉打結。人人秋水含愁。尤其是大娘娘陸昭容。他知道丈夫此去爲着「九秋香滿鏡臺前」一句唐詩。定要實行其事。訪到一位超羣出衆的九娘娘。做我們

九級浮圖的塔尖塔頂。他想。八月十二日這一天。大爺一去不回。直到如今。將近兩月。唐興唐壽這兩名小廝太沒用了。大爺出門時。一不跟隨。二不阻止。三不報告。我知曉。我把他們責打。並不冤枉。但是禍的根由。都起於祝阿鬍子的酒令。說什麼「再來一個八變九。九秋香滿鏡臺前。」才引起了大爺訪尋九美的意思。我想大爺的行蹤。祝阿鬍子一定知曉。便是不知曉。我在他身上要人。他被逼不過。自然會得尋出大爺來。這天。他打發唐興到天庫前文府送禮。他知道祝阿鬍子是大媒。一定在玉蘭堂上吃上等筵席。賺特別柯儀。因此叮囑着唐興。你見了祝大爺。不要怕他是洞裏赤鍊蛇。你只着他交出主人。他若欺侮你。自有我大娘娘替你出頭。唐興去後。他正伴着七位娘娘同坐內廳。等候消息。隔了良久。才見唐興垂頭喪氣回來。行過了奴才見主母的禮。垂着手站在一旁。大娘娘道。禮送去了麼。唐興道。送去了。大娘娘道。見過祝大爺麼。唐興恨恨的說道。見過了。這洞裏赤鍊蛇祝阿鬍子。大娘娘奇怪道。你怎麼這

般稱呼。唐興道講到他是大爺的好友。小人便該喚他一聲祝大爺。但是小人
不值得喚他祝大爺。只喚他洞裏赤鍊蛇。只喚他祝阿鬍子。他既是大爺的好
友。便不該把大爺藏匿起來。又把我們大娘娘以及七位娘娘當衆嘲笑。說些
齷齪不堪的話。惹得玉蘭堂上的許多賓客。一齊拍手大笑。小人氣昏了。便回
來報告八位娘娘知曉。這幾句挑撥的話。說的陸昭容柳眉直豎。杏眼圓睜。正
是

一時偶試豐干舌。片刻能興娘子軍。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辭師以後。接有一篇打祝文字。中間卻以文解元結婚爲關鍵處。
處花團錦簇。可稱熱鬧之至。然勿徒賞其熱鬧。須賞其章法緊湊處。
論二華開通文竅處。入情入理。純乎教育家言。唐寅改筆。挨字無多。確係點
鐵成金。

一婢女換得二京官。若以代價論之。華老奚止利市三倍。一笑。

迴護唐解元語。有分寸。百里奚自鬻以成秦穆之霸業。唐伯虎自鬻以續華氏之書香。揆情度理。功不在五穀大夫下也。

祝枝山寫新房聯。突梯滑稽。不失京兆本色。且爲他日赴杭州寫無字聯張本。

周文賓之家。丁周德。係杭州書中之配角。先於本回中漏臉。以後才不突兀。出一周德。所以表明周文賓之不來賀喜也。因文賓不來。而枝山於是有一見人吃飯喉嚨痒一之謔言。因此謔言。於是又值唐興之索主。而移此語以贈陸昭容。打祝之趣劇。卽以周德送禮爲導火線。讀者勿謂周德送禮爲無關緊要之文也。

追舟以後。冷落陸昭容久矣。雖於杜翰林做壽時。曾及陸代索夫之急。家僮被比之苦。惟係附寫而非正寫。直至本回之末。乃入陸昭容索夫正傳。

人人怕他洞裏
赤練蛇惟有我陸
昭容不怕他



四傑傳 第三十四回上 唐興小試豐千古

四傑傳 第三十四回下 陸氏大起娘子軍

該死的小廝甚麼飯
桶粥桶今日裏先
把你主人講話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四回 唐興小試豐干舌 陸氏大起娘子軍

陸昭容柳眉怒豎。杏眼圓睜。喝問唐興道。祝阿鬚子道些什麼。唐興道。祝阿鬚子的混話。小人不敬告稟。陸昭容道。但說無妨。唐興道。小人見了祝阿鬚子。傳着大娘娘之命。央求他尋訪主人。誰知他一陣大笑。陸昭容道。他笑什麼。唐興道。他喚着大娘娘的名字。說陸昭容。陸昭容。什麼時候把丈夫交給我祝某的。還是左手交給我。還是右手交給我。你們主人走失了。陸昭容要在我身上交出小唐。萬一我也走失了。難道我家大娘也要在陸昭容身上交出老祝麼。陸昭容怒道。這是什麼話。合該打嘴。唐興道。大娘娘息怒。小我不敢告稟了。祝阿鬚子說的混帳話。怎麼要打小人的嘴。陸昭容道。不干你的事。我要打祝阿鬚子的嘴。你只照實稟告便是了。唐興道。祝阿鬚子愈說愈混帳了。他立在玉蘭

堂上。老和尚講經般的講給衆人知曉。四周立着許多人。大半是我們大爺的朋友。祝阿鬍子迷覷着眼睛。六指頭撐着領下的馬桶豁洗。嚼蛆般的嚼道。列位朋友。可知道陸昭容爲什麼。今天要在老祝身上交出人來。這叫做「見人吃飯喉嚨痒」。老祝替小文撮合因緣。今天是個大喜的日子。陸昭容瞧見人家女兒有飯吃。他便想起這隻飯桶來。從前有了這隻飯桶。八房妻子都不覺得飢餓。現在飯桶跑了。八個堂客一齊鬧起飢慌來了。陸昭容大怒道。什麼堂客打嘴打嘴。陸昭容一喚打嘴。七位娘娘隨聲附和。唐興連連聲辯道。大娘娘。這是祝阿鬍子放的屁。不是小人放的屁。打嘴要打祝阿鬍子的嘴。陸昭容強逼着怒火。便道。不干你的事。快快講下去……一方有一方的風氣。蘇州婦女。最恨人家喚他一聲堂客。以爲這兩個字含有輕蔑的意思。其實顧名思義。這堂客二字何等堂皇冠冕。分明尊他一聲堂上客。爲什麼蘇州婦女心理中。都不願人家這般抬舉。這其間料想總有個理由。不過沒人研究罷了。陸昭容

聽得堂客之稱。把老祝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跑到玉蘭堂扯下他的馬桶。豁洗。所以催着唐興快快講下去。唐興這小廝何等乖巧。他要移禍江東。使陸昭容專和祝阿鬍子爲難。免得逢期責打家僮。祝阿鬍子一方面受了壓迫。唐興一方面便可以漸漸放鬆。爲這分上。他不惜加鹽加醬。裝頭裝尾。繼續向大娘娘告稟道。祝阿鬍子又是指手畫腳的說。桃花塢中的八個堂客。太沒用了。他們要吃飽肚皮。便該把這隻飯桶看住了。不許他逃掉。再不然。在飯桶上面生一根繩索。一有了束縛。飯桶便想跑掉也跑不掉。不該讓這飯桶自由行動。飯桶失掉了。怪樹弗着。便怪丫叉。竟要在我老祝身上交出飯桶。你們想想。這般的堂客。慳顧不慳顧呢。我老祝家中。怎有飯桶。只有一個粥桶。不過粥桶是沒用的。薄粥稀稀。漿硬肚皮。便把粥桶交付他們。只怕他們依舊半飢不飽。……嘩喇一聲。陸昭容把手頭這隻茶杯。摔個粉碎。趕緊離着座位。把小金蓮踢地幾下。罵一聲混帳的祝阿鬍子。自古道。朋友妻不可欺。你把我

們入姊妹當衆嘲笑。百般欺侮。此仇不報。枉生人世。人人怕他洞裏赤鍊蛇。惟有我陸昭容不怕他洞裏赤鍊蛇。今天須得親自去上文徵明的門。揪住祝阿鬚子的馬桶盪洗。把他揪到玉蘭堂上。當着衆人。責問他爲什麼欺侮朋友之妻。除非他當衆賠罪。才可平我胸頭之氣。八娘娘春桃本是陸昭容的侍婢。自從升作偏房。方才自稱小妹。他和陸昭容是一鼻孔出氣的。便道。大娘娘去。小妹也跟着去。過着緊要時。也可助着一臂之力。唐興見這樁事鬧得成了。便來啓稟娘娘。可要到「木拳頭」打行中去喚人。原來明朝年間。有許多游手好閒的人物。組織打行。專替人家做那打架的工具。此風始於正德年間。鬻大於葛歷。盛行於崇禎。大抵政治愈加不良。打行的勢力愈大。這不是編小說的任意捏造。白雪草堂堅觚集中。已有打行的名目。而且分爲三等。頭等打手都是鏢局朋友。二等打手都是行業身家子弟。三等打手都是光棍青皮一流人物。三種打行門前。都有商標。頭等商標挂一個鐵拳頭。二等商標挂一個銅拳頭。三

等商標挂一個木拳頭。祝枝山手無縛雞之力。不比練習拳棒的勢惡土豪。若要打倒他們。非得請教鐵拳頭銅拳頭不可。至于打倒祝枝山。只須在木拳頭的三等打行中喚人。早已綽綽有餘了。……陸昭容還沒回答。春桃在旁攪撥道。拿捉這騷鬚子。非得打行中喚人不可。我們究竟小脚伶仃。被他逃走了。須不是要。二娘娘九空究竟是個佛門子弟。上前相勸道。老祝口頭造孽。將來要拔舌下地獄。大娘娘休去保他。要是打他一頓。反而把他的罪惡打去了。二娘娘羅秀英道。老祝這般胡言亂語。非得懲戒他一番不可。但是我們和文徵明並無仇恨。他家幹喜事。我們前去尋仇。道理上講不過去。四娘娘謝天香道。我們不過憑着唐興一面之詞。究竟老祝是不是這般說法。還不能斷定。唐興聽了發極道。四娘娘不用懷疑。小人若有半句虛誣。舌頭上生着碗大一個疔瘡。陸昭容道。我不是聽信唐興一面之詞。只爲他的說話和老祝的說話恰是相合。又向羅秀英道。二娘。你記得麼。今年八月初十日。我們大爺在丹桂軒中宴

會賓朋。周文賓做令官。行的是「再來一個」令。挨到老祝。他便把我們八姊妹做材料。他說。

唐伯虎娶八美人。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再來一個八變九。九秋香滿鏡台前。

他自己稱贊着這個「口」字和「飢」字下得真好啊。換一句話說。八姊妹的口中都吃飽了。那時我和你立在遮堂門後。我說。二娘聽見麼。「狗嘴裏不出象牙。」總有一天惱動了我。拔去他的狗鬚。他現在向唐興說。有了這隻飯桶。八房妻子便不覺得飢餓。分明又是「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的混張酒令。所以唐興告稟的話。一定千真萬確。我們不把祝阿鬍子扭住。他一定不肯替我們尋訪丈夫。七娘娘蔣月琴說。我們不如打到祝家去。聽說祝大娘娘懷孕在身。他是有名的雲裏觀音。和老祝很是親愛。我們只須到祝家去。和祝大娘娘說話。把他包圍起來。教他交出老祝。才許他自由。那麼老祝得了信息。一定回來。

救他的娘子。我們才可以把他揪住了。向他理論。六娘娘李傳紅道。包圍祝大娘娘。用不着到木拳頭打行中去喚打手。只帶着幾名粗使丫環前去便夠了。五娘娘馬鳳鳴道。我們粗使丫環人數不多。小妹的愚見。不妨到洗衣作場中去喚幾名洗衣女傭來。他們都是江北一帶的人。粗腳大手。聲勢較壯。每人須得隨帶一根搗衣棒槌。好把毒蛇窠打個落花流水。四娘娘九空道。阿彌陀佛。打傷了人便怎麼樣。二娘娘羅秀英道。我們可以預先吩咐的。只許打物。不許打人。八姊妹定策以後。才吩咐唐壽去招集洗衣女傭。攏總來了二十餘名。江北奶奶。大娘娘只挑選了一十二名。都是雌風凜凜。女氣騰騰。一例都是提着搗衣棒槌。吩咐他們隨轎而去。路上須守秘密。有人盤問。只許說洗衣。不許走漏風聲。說去搗毀毒蛇窠。「拉塊拉塊」的。江北奶奶見說。要到護龍街祝府去尋仇。洞裏赤鍊蛇的聲名。是大家懼怕的。都說我的乖乖。動都動不得。洞裏赤鍊蛇。是不好惹的啊。大娘娘拍着胸膛道。你們不須害怕。打出事來。有我陸昭

容一人承當。十二名江北奶奶才沒話說。大娘娘向春桃說：「只須我一人出頭。八娘無須跟去。甚麼洞裏赤鍊蛇。我只算他一條蚯蚓。於是喚齊轎夫。大娘娘乘轎而去。這時候微雪已晴。唐壽在前面引路。十二名江北奶奶在後面押隊。所有粗細丫環不帶一人。只仗着十二名棍棒手已夠使用。出了唐府門牆。過了駱駝橋。從北市轉灣。一直向南而來。道路上的行人怎不奇怪。唐與唐壽兩小廝附近人家都認識的。轎中端坐的少婦。大家都知道是唐解元的夫人。但不知八位裏面是那一位夫人。轎子後面的江北奶奶兩個一檔。一共六檔。每人拾着一根搗衣棒槌。這便引起了衆人的注意。自有好事的向棍棒手探聽消息。江北奶奶道：「我們也不曉得幹什麼。是大娘娘叫我們跟去的。你們要知道詳細。自去問大娘娘。這般含糊的答案。益發令人疑惑不定。自有神經過敏的在人叢中捏造謠言。說今天唐大娘娘率領着十二名江北奶奶。手提搗衣棒。煩瑣一齣棒打薄情郎。有人問道：薄情郎是誰。造謠的道：「不言可喻。便是唐

伯虎了。唐伯虎八月十二日失蹤。大娘娘派人四處尋覓。直到今朝。才知分曉。原來他看中了干將坊巷的院子裏阿姐賽楊妃。這四五十天。他只躲在賽楊妃房中。不想回家。大娘娘得知消息。才喚齊了十二名江北婦人。今天要闖入院子裏去。煩演一齣捧打薄情郎。快快跟上去看看。也有和賽楊妃認識的。拚命搶向前去。氣吁吁的跑向干將坊。到院子裏去通信。說不好了。唐大娘娘來尋唐大爺。領了百十名棍棒手。浩浩蕩蕩打將來也。恰巧賽楊妃房中藏着一個糖果店小開。聽得報告。只道他的娘子前來尋仇。嚇得魂不附體。忙向後園踰牆逃走。匆促的當兒。跌傷了一條腿。這便打祝聲中的一個波及者。祝枝山的住宅只在護龍街的北段。離着干將坊巷尚遠。祝僮這時候正在門前瞭望。但見唐興唐壽二人挺胸凸肚的望南而來。後面便是一乘藍緞轎子。暗喚不好。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唐大娘娘前來問罪了。趕緊吩咐司閹蹺脚阿祥。唐大娘娘到來。你須恭恭敬敬請他到裏面去。他是來尋仇的。留意留意。又趕到內

堂見了主母道。方才小人告稟的。主人得罪了唐大娘娘。他一定來報仇。現在他已來了。主母來去迎接他。祝枝山夫人雲裏觀音趙氏。只得整理衣裙。帶着丫環出去迎接陸昭容。這時陸昭容的轎子已進了祝府大門。躡脚阿祥怎敢怠慢。伺候陸昭容出轎。便在轎廳上屈膝道。門役阿祥叩見唐大娘娘。願大娘娘稱心如意。福祿綿綿。陸昭容本是怒客滿面。見門役這般低首下心。倒也發不出威。只道一聲罷了。你們主人在裏面麼。阿祥謝了起立。正待回答。祝僮早從裏面出來。見着陸昭容。撲的跪地。陸昭容便問是誰。祝僮道。小的便是。祝僮。陸昭容誤會了粥桶。喝一聲該死的小廝。甚麼飯桶粥桶。一派胡言。今日裏先把你這粥桶打破了。再和你主人講話。一十二名江北奶奶。一聲吆喝。個個豎起胳膊。把搗衣棒。搗高高的舉着。唐興上前稟告道。大娘娘。這不干祝僮兄弟的事。他的祝僮二字。是姓祝的書僮。不是盛粥的木桶。方才飯桶粥桶的話。是他主人說的。不過借着他的名字。唐突我們的大娘娘。他是一個好小子。大娘

娘休得打他。陸昭容便喝止了江北奶奶。十二根搗衣棒。一齊倒垂下來。祝
僮謝了大娘娘。才敢起立。陸昭容道。快快喚你主人出來。我有話說。祝僮正待
回答。忽聽得裏面正門開放。祝大娘娘已挈帶着丫環出來迎接。唐大娘娘。陸
昭容和趙氏曾經見過好幾次。趙氏年齡大于昭容。相見時總是姊妹稱呼。趙
氏道。不知妹妹光降。接待來遲。伏乞恕罪。陸昭容瞧見趙氏比從前消瘦了許
多。腹部隆隆的高起。知道他身懷六甲。勉強出來迎接。不禁起了憐惜的心。便
道。愚妹此來。只和枝山伯伯講一句話。何勞姊姊出迎。趙氏道。今天拙夫到天
庫前文府吃喜酒去了。妹妹有話向愚姊說知。也是一般的請到裏面奉茶細
談。說時。很謙恭的招待。陸昭容入內。自古道。一人有見面之情。陸昭容和趙
氏本無惡感。又見他殷勤出迎。並無失禮。便板不起自己的面皮來。只得和他
攜手同入。一十二名江北奶奶隨後跟着。和唐大娘娘寸步不離。祝僮便把正
門門上了。大門外有許多瞧熱鬧的。見裏面的正門已閉。瞧不出做什麼把戲。

男男女女。捱捱擠擠。都在那裏。嗎嗎唧唧的談談說說。他們爲什麼不擁到大門裏面來呢。祝枝山的府上。他們怎敢輕入。都說不好不好。唐大娘娘前來搗毀毒蛇窠了。我們休得闖入。萬一祝大爺板起面皮。把我們扯住了。也算是打手。那便分訴不清了。有的說。我們只在大門口窺望窺望。不踏進。這是非門便是了。有的說。唐大娘娘來打毒蛇窠。分明自不量力。試看和祝大爺爭論的。無論是誰。結果總是吃了虧。有的說。唐大娘娘一定吃虧的。你看祝大爺用的是苦肉計。阿祥向唐大娘娘下跪。祝僮也向唐大娘娘下跪。這其間莫非有計。唐大娘娘你要留心才好啊。有的說。我看這十二根棒槌都舉了起來。老虎不吃人。形狀嚇煞人。有的說。真正新鮮話。巴戲。不是八鏡大鬧諸仙鎮。竟是十二棒大打祝家莊了。有的說。奇怪奇怪。這十二根棒槌。揚了一場。便又倒垂下來。唐大娘娘真是個銀樣鐵槍頭。直待祝大娘娘把陸昭容迎入裏面。正門閉上了。衆人望不見裏面。才停止了議論。只是聚着不散。要看可有什麼亂子鬧

將出來……講到裏面趙氏招待陸昭容。算得致敬盡禮。帶來的人。都有犒賞。唐興唐壽每人得賞銀一兩。十二名江北奶奶每人得賞銀五錢。大娘娘早吩咐着丫環秤着銀子。分做一十四個紅紙包封。按人分派。唐興唐壽初進門時。挺胸凸肚。很有些劍拔弩張的模樣。每人得了一個紅紙包封。挺起的肚皮也。就縮回來了。十二名江北奶奶。都是揀起着橫肉臉。專候大娘娘一聲命令。便須舞動搗衣棒。煩演一齣全武行。卻不料每人都有這一份賞賜。他們的眼光中。幾曾見過這雪白的紋銀。平日洗衣服。只賺着三文一件五文一件的工錢。今天的賞賜。破題兒第一遭。這五錢銀子很有烙鐵一般的功效。爲什麼似烙鐵呢。只爲銀錢到手。烙平了他們臉上揀起的橫肉。一個個都向祝大娘娘謝賞。有些提着搗衣棒上前萬福。有些挾着搗衣棒。面向着祝大娘娘。把屁股擻了幾擻……列位看官。趙氏這八兩紋銀化的不冤。後來陸昭容喝令衆人搗毀祝宅時。唐興唐壽只搗毀些外面的動用東西。並不會打入內宅。並不會把

上房搗個稀爛。這便是每人一兩紋銀的功效。十二名江北奶奶得了這紙包裹的好處。搗衣捧下留情。少頃動手的當兒。祝家的損失不大。便是五錢銀子買來的保障。趙氏陪着陸昭容坐在內堂。一味軟化。並無片言抵抗。陸昭容說。枝山伯伯不該在大庭廣衆之間。出言侮辱。趙氏聽了。離坐萬福道。這是拙夫的。不是。愚姊代爲負荆。請妹妹寬恕。陸昭容說。丈夫失蹤以來。枝山伯伯枉爲好友。毫不着急。料想丈夫的蹤跡。他一定知曉。趙氏道。知曉不知曉。愚姊未敢妄斷。但是拙夫既和子畏叔叔十分交好。便算不知曉他的行蹤。也得代爲訪問。訪出子畏叔叔的藏身所在。才不愧是個莫逆之交。陸昭容道。姊妹這般說。只怕枝山伯伯不是這般說。愚妹今天須得面見枝山伯伯。尋覓拙夫下落。他負負着全責。愚妹才可放心。趙氏道。他是文解元的大媒。今天文解元結婚。他無暇回來。待到回來時。愚姊可以轉達尊意。管教他立即允許。陸昭容暗想。阿鬚子不出場。這一齣跌打戲是做不成的。不妨激他一激。便道。枝山伯伯既

然無暇回來。愚妹可以到文府去見他。說時。離座便想動身。趙氏知道是去不得的。忙道。妹妹暫請寬坐。既要面見拙夫。可以吩咐祝僮去催他回來的。陸昭容道。要去快去。趙氏便喚着祝僮。悄悄的囑咐道。看來大爺不回來。唐大娘娘是不肯干休的。你見了大爺。說是我說的。一好男不與女鬥。二讓人三分不吃虧。一見了唐大娘娘。他說什麼。總是順着他。休得和他爭執。以致鬧出事來。祝僮諾諾連聲。奉命而去。這時已是響午光景。把解元的玉蘭堂上大排筵席。樂工們奏着細樂。正待和來賓定席。來賓中的第一席。當然是大媒老爺。祝枝山毫不客氣的坐着首席。才飲得一杯酒。祝僮急匆匆的來喚主人道。大爺不好了。唐大娘娘率領着十二名棍棒手。前來尋仇。小人險被他們亂棒打死。虧得唐興添了好話。才能夠捧下留人。祝枝山聽了。漠然不動。只管喝他的酒。祝僮道。大娘說。大爺不回去是不行的。請大爺速速回去。祝枝山道。乾攔這婆娘在家裏。保都不要去保他。他等得不耐煩。自會回去的。祝僮道。大爺不回去。唐大

娘娘曾有宣言。要率領十二名棍棒手。來到這裏尋仇。那時同席的人都勸着祝枝山回去一趨。要是唐大娘娘真個趕來尋仇。衡山面上却不好看。今天是他的大喜日子。祝枝山沒奈何。只得離席而去。口中喃喃的說道。他要緊吃飯。却累得我不能吃酒。唐寅這飯桶。你害得我好苦啊。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興薄言往愬。三分是真。七分是虛。彷彿一篇呂相絕秦文字。不知底細者。幾何不以像煞有介事而深信之耶。

唐興之撒謊。爲陸昭容打祝張本也。陸昭容打祝。爲祝枝山赴杭張本也。唐興三寸舌。成就著者多少好材料。倘無此一番媒藥之談。又安有下文許多鬧熱事件發生耶。

八姊妹集議一節。如聞鶯鶯燕燕之聲。好聽煞人。

陸昭容與羅秀英談及丹桂軒酒令。妙能將第一回事。先後聯絡融成一片。雲裏觀音亦殊不弱。八兩紋銀之效力。保全家具不少。真不愧爲才子之婦。收縮唐興唐壽之肚皮。烙平江北奶奶之橫肉臉。悉出於金錢之力。金錢萬能。

西人以十二爲一打。唐大娘娘選取之江北奶奶。其數一打。江北奶奶手持之搗衣棒。其數一打。以一打之人。持一打之棒。而打局成矣。唐大娘娘時。尙無一打二字之名詞。尙在今世。則必以此爲打架之朕兆矣。一笑。

◎繪予淺葉

著字吉鍾◎

叢書

▲全書廿萬言六百頁彩圖特價二元
六十四幅分訂四大厚冊
每冊一元六角

鍾君足跡遍全國，見聞勝常人，對於各地婦女界，認識更深，書中所述：俱係親眼目見之事實，亦哀亦絕，新穎可喜，而筆調之精警，情文之斐麗，尤非俗本可及。

海上諸大文豪對本書之獎譽

嚴獨鶴先生說 旖旎風光

周瘦鵑先生說 全書描寫旖旎風生而絕無淫穢之筆變化多

徐卓呆先生說 出意外而事皆在情理之中

徐枕亞先生說 鳥來委實吃不下這碗繡菜却別有風味

張春帆先生說 爲文深出淺入寓陽秋於皮裏

趙茗狂先生說 誠瘦之詞

施濟羣先生說 我側身小說界近二十年從沒有看見過描寫

徐恥痕先生說 是書所寫女學生皆富情感不脫兒女本色

鄭子褒先生說 此書於女子立身既多啓示於社會家庭學校

◀導大各省各▶

◀中路馬四海上▶

售代局書界世

售經局書衆大

雙像

星翁大喜今天無意
中得到一段四音的琴材



四傑傳 第三十五回上 趙星海賄買山間古木

四傑傳 第三十五回下 祝枝山計賺雲裏觀音

岳父大人不要着忙這
區小事都在小婿身上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五回

趙星海賄買山間古木

祝枝山計賺雲裏觀音

祝僮隨着主人。從城隍廟前回到護龍街。其間距離本是很近的。祝僮道：「大爺。你禍端都從飯桶而起。少頃見了唐大娘娘。萬萬說不得飯桶二字。主母吩咐的。」好男不與女鬪。讓入三分不吃虧。枝山笑道：「不用他顧慮。我自會看事行事。鬪的便宜。便和他鬪這一鬪。讓的便宜。便和他讓這一讓。主僕二人一路行來。祝宅牆門外許多瞧熱鬧的人。望見了枝山。紛紛向四下裏散開。這是他先聲奪人。衆人都預存着戒心。以爲祝枝山是不易惹的。萬一他板起面皮。說你們成羣結隊。堵住我的大門。意欲何爲。那麼衆人便要討沒趣了。直待枝山進了大門。衆人又都不約而同的擁在牆門外。打聽裏面的戰報。陸昭容見了祝枝山。打定着先禮後兵的主意。很恭敬的喚了一聲枝山伯伯。彼此坐定。

以後。枝山先問陸昭容何事光降。昭容便把來意說明。無非要借重枝山。訪出丈夫行蹤。以便家庭團聚的意思。枝山笑道。嫂嫂說的都是實話。子畏是一家之主。怎能任他失蹤。一家無主。掃帚顛倒豎。一難怪嫂嫂要萬分着急。昭容道。枝山伯伯既這麼說。瞧着好友分上。便該代爲着力。怎麼推三阻四。延遲至今。依舊沒個下落。枝山笑道。若說好友。唐祝文周的交誼。都是一般的。區區以外。還有衡山和文賓。嫂嫂單來問我。難道子畏好友。只有區區一人。昭容道。周家叔叔遠在杭州。文家叔叔除是和拙夫銜杯飲酒接席作文以外。什麼花街柳巷。他都絕跡不至。只有枝山伯伯和拙夫常年作伴。同行同止。所以拙夫的行蹤。他人或者不知曉。枝山伯伯沒有不知曉的。枝山道。嫂嫂你太看區區了。子畏又不是小孩子。不認識路程。要區區帶着同行。腳生在他的肚皮下。南北東西。由着他行走。區區怎會知曉。昭容一聲冷笑道。枝山伯伯休說客氣話。你便是拙夫的表率。昔日不費一錢。便得美妻。你曾向拙夫面前誇下海口。自稱

是風流教主。偷香竊玉的前輩先生。又傳授拙夫二十字口訣。「要娶美嬌娘。區區心計長。要得好粧奩。區區不費錢。」拙夫對於你這位前輩先生。算得步亦步。趨亦趨了。拙夫的行蹤。你怎會不知曉呢。又向祝大娘娘笑道。前輩師母。你道如何。雲裏觀音聽了。面上便哄着紅雲。枝山暗思。這堂客倒可惡。竟來揭我的痛瘡。他會得揭。難道我不會得揭……且住。陸昭容說的幾句話。怎說是揭那老祝的痛瘡。閱着諸君。還沒有知曉其中的底細。編者不肯使諸君納悶。祝枝山昔年一段風流佳話。倒有補敘的必要。爲這分上。權把打祝的正文。擱這一下。且說蘇州附郭的鄉鎮。木瀆爲大。木瀆本名香溪。是當年吳宮西子採蓮往來的所在。蘭橈過處。溪水生香。地靈人傑。代生美人。這時候。木瀆鎮上恰有四位觀音。叫做月下觀音。水邊觀音。林中觀音。雲裏觀音。三位觀音都有夫婿。單單這位雲裏觀音。小姑居處。依舊無郎。只爲他是鎮上富翁趙星海的女兒。星海祇有這一顆明珠。擇婿很苛。自不待言。雀屏之選。遲遲未果。芳齡已交

二十說來的親事。千錘難配一秤。秋月春花。等閑虛度。雲裏觀音心中未免悶不樂。每值無聊的當兒。便挈着婢女。到靈岩山上去消遣愁懷。一天正值暮春時節。雲裏觀音偶在響屨廊邊經過。見粉牆上題着七律一首。詞成珠玉。筆走龍蛇。詩云。

東風吹骨軟於綿。病沈愁潘意惘然。較綠量紅新活計。傳杯美盞舊因緣。山間待月蟾妃覺。花下嬉春蝶夢顛。響屨廊空人不在。芒鞋踏破柳枝烟。

長洲祝允明漫題

雲裏觀音是崇拜才子的。他知道祝允明是吳郡解元。文名藉甚。這首詩又是情文並茂。儘足吵哦。讀了一遍。又讀一遍。要把這五十六字讀個爛熟。以備閒去默寫在「題壁錄存」的小冊子裏面。誰料他在那裏讀題壁詩。數十步外。有一個三旬左右的書生。一手拈着頷下短鬚。一手拈着單照。在那裏偷窺美人。待那雲裏觀音掉轉嬌軀。恰和祝枝山打個照面。祝枝山自知面貌不足動

人惟有借着科名和才學。或者可以博得那美人的青睞。趕緊上前。深深一揖。口稱祝某何福修來。胡謫幾句下里巴人之曲。得邀小姐香口吟哦。檀唇諷詠。雲裏觀音怎敢答禮。挈着婢女。匿入樹林深處。待到枝山去後。才敢出來。芳心自忖。怎麼名重一時的祝允明。生的這般不漂亮。分明是鍾馗的令弟。周倉的老哥。誰料經這一見。祝阿鬍子便大轉其念頭。他知道這是本鎮趙富翁的女兒。不見得肯嫁與他一介寒士。况且自己面貌不佳。年齡太大。又是斷絃以後。再續鷓絃。在這幾點上。便無姻緣成就之理。但是他自恃足智多謀。無論如何。非得把雲裏觀音娶作繼室不可。他先用正兵。後用奇兵。什麼叫做正兵。便是央着媒人去登趙姓的門。堂堂正正的提議這頭親事。果然不出祝阿鬍子所料。在這預料的幾點上。被趙星海把親事否決了。祝枝山並不頽喪。明知央媒說合是無用的。要把婚姻成就。非得出奇制勝不可。不說祝阿鬍子在暗地裏運用機謀。且說趙星海是個暴發人家。面團團做富家翁。防着他人說他是個

不學無術的守財奴。他便附屬風雅。好和文人學士往還。祝枝山雖然射不中他家的雀屏。但是趙星海欽佩他的文才。也時時和他往來。又知道他足智多謀。遇有疑難之事。也常常去登門領教。趙星海偶然動了研究古琴的興趣。延着琴師教導。在家中習琴。琴師道習琴容易取材難。良好的琴材。如古人焦尾桐。這般的材料。千年難得。要是有了良材。製成良琴。再經良師傳授以後。那便可以獨有千古了。趙星海聽了。意興勃勃。便央告琴師。四處物色良材。忽忽數月。良材難得。心中不勝悵惘。忽然琴師來報告道。星翁大喜。今天無意之中。經過靈岩山畔。見一名樵夫。在古墓上伐木。一經着斧。便發着一種很清越的聲音。我聽了大驚。便吩咐樵夫停止伐木。原來是一棵百年以外的古桐。這真是絕好的琴材。大抵琴材須有四善。一曰輕。二曰鬆。三曰脆。四曰滑。這棵古桐。具此四善。我便劃了尺寸。向樵夫買取一段琴材。付他一兩紋銀。他已非常歡喜。向人家借了鋸子。把這一段全樹菁華的琴材。鋸取下來。交我帶回。這是人生

難得的機會。可遇而不可求。有了良材。便該雇用良匠。擇着吉期。製造名琴。將來琴譜上面。星翁這一面四善琴。一定可以傳諸千古。和焦尾琴先後比美。同垂不朽。趙星海聽了大喜。便擇着吉日。待要雇用良匠。動手製琴。誰料「鞋子沒有做。先落個樣兒。」一時喧傳趙星海私伐鄉賢墓木。製造淫靡樂器。鬧得滿城風雨。據說靈岩山下的古墓。是北宋時一位王參政的墳墓。以前荒烟蔓草。憑弔無人。墳上的樹木。被那樵子們斬伐殆盡。蘇州的紳士。熟視無覩。誰都不來問訊。便是好古之士。表章墳墓。也表章不到王參政的墳上。只爲王參政立朝的時候。阿附權奸。毫無氣節。所以他的墳墓不載於蘇州府志。這一回。爲着趙星海製造古琴。紳士們捉住了他的錯誤。便卽小題大做起來。明明是奸黨的墳墓。衆人偏說是鄉賢的墳墓。明明是風雅的古琴。衆人偏說是淫靡的樂器。爲着這個問題。明倫堂上已開了好幾次大會。衆口一詞。都說何物僉奴。擅敢斬伐鄉賢墓木。製造房中樂器。以便洞房春暖。奏那靡靡之音。似這般的。

胆大妄爲。激動公憤。非得公稟撫按兩院。澈底查究不可。這個消息傳到木濱鎮上。把那個有財無勢的趙星海。嚇得魂不附體。明朝時候的神權。何等重大。撫按兩院的衙門。可以出出入入。這件事要真便真。要假便假。有人在裏面調停。半天烏雲。便可以吹散淨盡。沒人在裏面調停。一經公稟兩院。罪名非輕。斬伐鄉賢墓木。是一罪。製造淫靡樂器。是二罪。把鄉賢墓上的古木。充做淫靡樂器的材料。罪上加罪。非流卽徒。一旦捉將官裏去。養尊處優的富翁。怎生捱受得這般痛苦。想到這裏。趙星海夫婦以及女兒雲裏觀音。都是放聲大哭。却不料雇用的小廝阿福。見這情形。却是拍手大笑。趙星海大怒道。阿福。我待你薄。眼見我們出了不幸事情。你却幸災樂禍。是何道理。阿福道。我笑你們放着一條很好的門路不走。却躲在家裏痛哭。今日哭。明日哭。難道可以把晦氣星哭退了麼。趙星海奇怪道。阿福。你敢是有什麼妙計不成。阿福道。爲着有了妙計。所以拍手大笑。要是沒有妙計。只好跟着你們號啕大哭。趙星海道。你把妙

計說給我聽。阿福道：「放着足智多謀的祝大爺在蘇州，老爺不去打幹打幹，只須他肯出力，管教「大事化作小事，小事化作無事。」趙星海歎道：「事急求人，不知他答應不答應。目今是炎涼世界，但看平日我們家裏賓朋常滿，這幾天風聲不好，大家都是「野雞躲着頭」的一般，不來和我交接，恐怕吃官司連累了他人。要是祝枝山也是這般，這便如何？」阿福道：「我在蘇州深知祝大爺的脾氣，人家有了急難，他是很肯幫助的，也不必要人家好。遇着貧困的人家，他出了力，還肯幫助人家的銀錢。不過似老爺這般的身家，要他從中幫助，是不好教他白出力的。」趙星海道：「只求他救我出險，我是不吝重酬的。」阿福道：「祝大爺還有一個脾氣，你若是和他有過嫌隙，他便懷恨在心，無論怎麼樣，總不肯助你一臂之力。不過老爺很愛朋友，決不會和祝大爺有什麼嫌隙的。只須上城打幹打幹，他爲着友誼分上，那有不出力的道理。」趙星海忽然想起一樁事，向着趙娘子說道：「枝山上回遣人向我求親，我曾經拒絕的，在這分上，怕和

我生了分兒。趙娘子道：「早知有這場禍殃。我們便該答應這件親事。有了這足智多謀的女婿。我們也不會吃人家的虧了。」阿福道：「只須老爺肯把小姐配給祝大爺。這樁事十拿九穩。老爺不宜耽擱。快快上城去見了祝大爺。他肯替老爺幫忙。再好也沒有。要是推推托托。不肯答應。你便把小姐許配與他。他爲着丈人分上。那有不出力的道理。」趙星海聽了。沈吟不語。趙娘子問道：「相公爲什麼猶豫不決？」趙星海道：「我想女兒花一般的年紀。許配與一個雙眼迷觀的祝阿鬍子。雖然他文才不錯。早年便中了一名解元。可是面貌太不行了。我把女兒許配與他。誤了女兒的終身。豈不一輩子的怨着父母。忽的趙星海面前。跪倒了一位雲裏觀音。嗚嗚咽咽的說道：『爹爹休要顧惜女兒。只要救得爹爹的目前禍殃。便把女兒許配不識字的傖父。也都情願。何況他是吳中才子。不過面貌上差着一些。趙星海挂着眼淚。忙把女兒扶起道：『好女兒。你救了爲父的。將來永遠記着你的好處。決不會虧待于你……』於是趙星海雇船上城。當夜

便到護龍街。訪問祝枝山。央求他出面調停。枝山連連搖頭道。動都動不得。這樁事已激起了公憤。揭稟撫按兩院。事在必行。似這般驚天動地的事。祝某人微言輕。如何可以出面調停。趙星海見他推諉。只得面許親事。把女兒年庚八字授給枝山。年庚到手。他便改變着論調了。他說。岳父大人不用着忙。這區區小事。都在小婿身上。管教他們不能興風作浪。趙星海道。請問賢婿。這件事怎樣調停。枝山道。岳父請在小婿家中暫住三天。待到風平浪靜。然後回府。小婿自有方法。使他們無可指摘。趙星海不知他葫蘆裏賣甚麼藥。只得暫在祝宅居住。待到來日。又是明倫堂開會集議的日子。祝枝山也去赴會。却教趙星海住在他家中守候消息。待到枝山回來。笑嘻嘻的說道。岳父大人沒事了。只須把這段截下來的琴材。交付小婿。飭匠督造着至聖先師的神位。送往府學供奉。便可以了。此一重公案。趙星海莫名其妙。便問這是什麼緣故。祝枝山道。好教岳父得知。他們想和岳父爲難。把小事化爲大事。說什麼斬伐鄉賢墓木。私

造淫靡樂器。小壻到了明倫堂。向衆宣布。說你們都誤會了。趙先生是祝某的岳父。言規行矩。望重一鄉。今年春祭文廟。家岳上城觀禮。眼見大成殿上的孔子牌位。金漆剝落。字樣模糊。家岳以爲神位失修。不足以仰觀瞻。便立下誓願。要在各鄉物色良材。恭造先聖神位。送往大成殿更換。物色多時。才選定王參政墓上的喬木。截取一段。恭造神位。王參政在宋朝政績平常。而大成至聖先師。却是萬世師表。斬伐古人廢墓上的喬木。督造大成先師的神位。家岳這般舉動。磊落光明。毫無可議。諸位遇事生風。借端啓事。要想捏造事實。公稟兩院。但是控告不實。理當反坐。到了那時。你要懊悔嫌遲。只這一席話。說得衆人面面相覷。公稟兩院的事。就此作爲罷論。反向祝某請求原諒。要在趙先生面前代爲道歉。實在少不更事。愚昧無知。「大人不捉小人之過。」請他老人家大度寬容。休存芥蒂。枝山報告完畢。趙星海好不歡喜。後來回到本宅。果把琴枋交付枝山。督造先師神位。送往大成殿中供奉。一場風波。和平結束。待到枝山

擇日迎娶的時候。趙星海置辦粧奩。十二分的豐盛。這是他預先允許女兒的。爲着他解救了老父的災難。所以備着重奩。算是報酬之道。祝枝山娶了美婦。得了重奩。更兼雲裏觀音。又是四德兼優的。似這般的豔福。豈不惹人歆羨。但是他的陰謀。不久便即曝露。原來那個琴師。以及趙宅雇用的小廝阿福。都和祝枝山串同一氣。便是明倫堂上集議的紳士。也是老祝在裏面挑撥出來的。總而言之。他爲着要娶這位雲裏觀音。便運用這種種機謀。先使琴師慫恿他造琴。復令紳士反對他伐木。又遣阿福指引他乞救。趙星海是個不學無術的田舍翁。當然容易上當了。後來在阿福口中道破機關。趙星海到了這時。才知道上了祝枝山的大當。但已懊悔嫌遲。只好付之一笑……這件事叫做祝枝山計賺雲裏觀音。傳徧吳中。人人豔羨不置。尤其豔羨的便是唐伯虎。這時候唐伯虎正在十五六歲年紀。初開情竇。尙無戀人。眼看祝枝山不費一錢。得着這個大大的便宜。怎不表示欽佩。祝枝山便在伯虎面前誇下大口。自稱是個

風流教主偷香竊玉的前輩先生。一要娶美嬌娘。區區心計長。要得好粧奩。區區不費錢。這是我的二十字口訣。孺子聽者。你若娶妻。萬萬不可用着常法。契媒說合。授權他人。須得出奇制勝。運用自己的心思。和我計賺雲裏觀音一個樣子。孺子聽者。老祝便是你的廣大風流教主。須得步亦步。趨亦趨。接受我的衣鉢。才是道理。枝山說這話時。伯虎還沒有娶妻。後來娶了陸昭容。便把老祝的話。講給陸昭容知曉。以博嬌妻一笑。當時不生問題。到了今日。昭容便借這一番話。揭一揭老祝的痛瘡。雲裏觀音聽出他話裏有因。也不禁紅雲滿面。替着他丈夫懷慚。祝枝山暗暗好笑。我有痛瘡。你難道沒有痛瘡。便道。嫂嫂。你太客氣了。子畏的偷香竊玉。出於天才。何用老祝做他的教師。他的花樣。真是百出不窮。忽而男裝。忽而女裝。在人家閨房中混出混進。也不知有多少次。他雖有八房美妻。然而「偷食貓兒心不改」。一定又在外面黏花惹草。未脫狂奴故態。昭容道。便是黏花惹草。也該早早回來。自從八月十二日失蹤以後。直

到今天十月初三日。已是五十多天。難道「此間樂不思歸」一輩子不想回來麼。枝山道。這也難說。他可以脫身回來。早已回來了。我想他一定又是改扮了女粧。混充閨房中婢女。躲在人家高樓上。和那高樓上的小姐鬼鬼祟祟。私訂終身。他便想回家。高樓上的小姐也不放他回去。只爲子畏的面首。容易惹人憐愛。不比老祝這副面貌。不討人家的歡喜……雲裏觀音知道丈夫要闖禍了。他說的高樓上小姐。明明指着當時的陸昭容。他是近視眼。瞧不出昭容的玉容變色。雲裏觀音旁觀者清。早見昭容面上大有悻悻的怒意。趕緊要想扯住丈夫的說話。早已不及。但見昭容輕舒皓腕。把老祝的領下鬚鬚。緊緊的拉着。喝一聲祝老鬚子。你敢指桑罵槐。把我百般嘲笑。你在玉蘭堂上當着許多人。出言輕薄。欺侮朋友之妻。又在這裏把我調笑。你簡直不是個東西。人人怕你洞裏赤練蛇。我陸昭容不怕你洞裏赤練蛇。你不把我丈夫交出。這一撮蛇鬚。定要拔個乾盡。才洩我胸頭之恨。說時。向着棍棒手使了一個眼色。十二

名江北奶奶。搢起着搗衣棒。立時活動起來。正是

漫說無人探虎穴。居然有女打蛇窠。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以下方入祝枝山正傳。與上文東鱗西爪。僅僅散見於各回中者不同。

唐文周均有風流趣史。而祝獨無。不免令閱者抱憾。於是因入祝枝山正傳。而補寫雲裏觀音一段。豔史亦風流。亦滑稽。妙在卽從陸昭容所述二十字口訣中。隨筆帶出。可謂裁縫減盡針線跡。

祝枝山集中詩。恆喜作謔語。惟本回題壁詩。及三十七回賀沈達的納籠詩。風流儻。爲集中僅見之作。祝集具在。非編者杜撰也。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趙星海拒婚。絕大失着。他日被賺。咎由自取。比及陰謀恭露。自認上當。余謂田舍翁得此佳婿。幸運則有之。上當則未也。趙星

海以女兒嫁祝爲上當。究屬守財奴皮相之論。

守財奴一物不知。偏喜附屬風雅。此類人物。到處有之。而不知「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惹禍招嫌。往往胚胎於此。趙星海才思物色琴材。便已激動公憤。幾乎銀鐙入獄。風雅之不可妄附也如此。持籌握算。爲守財奴分內之事。不此之務。而寄情於絲桐。既非本色。亦嫌多事。其肇禍也宜哉。

訂校房山六漱

著生龍雕川蛟

精忠大俠傳

本書情節節錄

本
書
為
嘗
言
。書
寫
。當
根
。據
。歷
。代
目
。價
。值
。為
。可
。資
。考
。證
。

全
書
原
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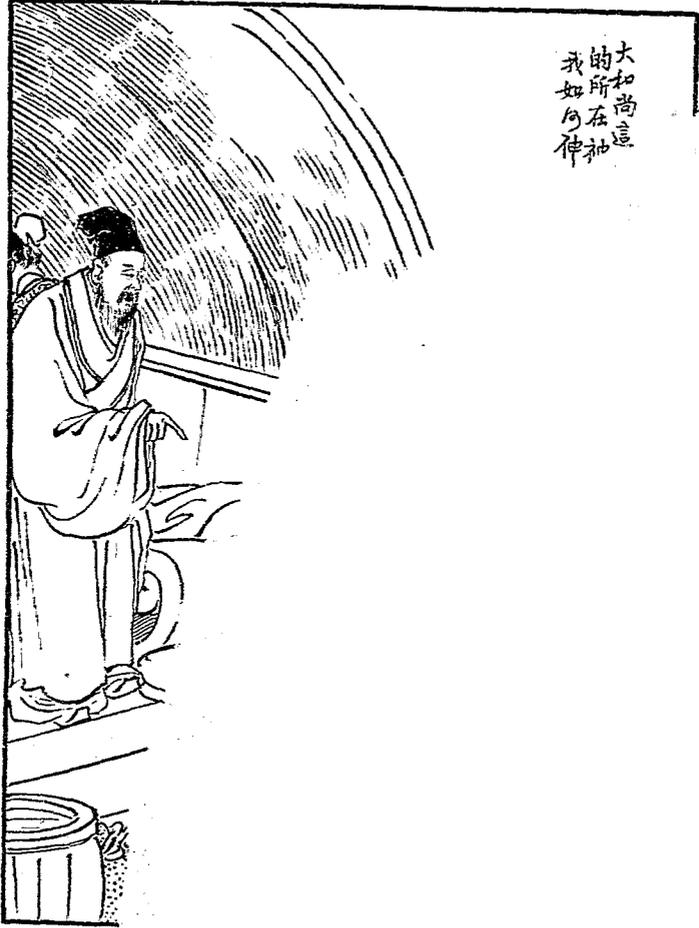
備下在伸有，鑽石似自。人信七是，個裏經從耐
詩譯出下人問發碑小已上面。個號為請發。一個

四傑傳



嫂放了手可
以從長計議





大和尚這
的所在袖
我如何伸

四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六回 換對聯新娘子生暈 落船塢大和尚爭座

任憑祝枝山計工巧。今日裏也吃了眼前虧。陸昭容扯住他的領下鬚鬚。竟使老祝不敢倔強。只說嫂嫂放手。有話好說。唐興唐壽兩小廝手痒了多時。瞧見大娘娘使了一個眼色。分明是女將軍下的動員令。便率領着十二名江北奶奶。乒乒乓乓的一陣亂打。先從外面打將起來。江北奶奶有武器。兩名小廝沒有武器。各取着一根門門在手。聲勢洶洶。似乎要把毒蛇窠搗個粉碎。其實他們都吃了藥。紅紙包裹的雪白紋銀。畢竟是個好東西。大廳上打的沸沸揚揚。其實只揀粗笨的傢伙。棍棒交下。幾扇半新不舊的窗櫺子。打的東倒西歪。幾盞齋齋臉的羊角燈。打的落花流水。十二把太師椅。原本有了殘疾。打的斷肢零體。不成樣子。十六扇白染屏門。原本有了裂痕。打的七翹八裂。有了破

洞。至於居中的一幅沈石田五嶽朝天圖。兩旁的王守溪王閣老的對聯。江北奶奶不省得價值名貴。待要扯毀。都是唐興唐壽臨時禁止。才沒有扯碎。天然几上的香櫞盆子。是銅質的。摔在地上。不會受什麼重大損傷。還有一個古窰的鬻紅大花瓶。只把來輕輕放倒在地上。不使他有絲毫碎痕。兩旁的欄杆活該捱打。十二根搗衣棒。在上面打得怪響。這一片喝打聲音。達於戶外。贏得大門外瞧熱鬧的。益發聚着不散。有些拍手稱快。有的卻替唐大娘娘担驚。「打蛇不死總是害。」現在稱快。久後總得吃了祝阿鬚子的虧。再說裏面陸昭容依舊緊握着老祝的鬚鬚。不肯便放。那時急壞了雲裏觀音。凸起着肚皮前來解勸。枝山道。娘子。你且閃開。損了你的胎。須不是要。扯掉我的鬚鬚。沒關緊。要是扯個淨盡。倒便宜了我。省得人家稱說祝阿鬚子。祝僅撲的跪在地上。且哭且向陸昭容連連磕頭。陸昭容道。哭也沒用。磕頭也沒用。只要你主人交還我的丈夫。立時便可放手。要是不然。我便把他扯往門外。請往來行人下一個

公平的判斷。這幾句話。把祝枝山嚇個一跳。暗想陸昭容竟是這麼一個潑辣貨。他是說得出做得出的。單在這裏鬧。外邊人知道的還少。扯往門外。便要引着滿街滿巷的人。說長道短。這不但扯掉了鬚鬚。還把自己的面皮一齊扯掉。只得再三央告道。嫂嫂放了手。可以從長計議。昭容道。沒有多說。交還我丈夫。便放手。要不然。扯往門前。當衆評評曲直。枝山道。要是子畏真個被我藏起的。我可以立刻交還嫂嫂。實在子畏的蹤跡。連我也不知曉。昭容道。你知道蹤跡。要交還我丈夫。你不知道蹤跡。也要交還我的丈夫。枝山道。嫂嫂又來了。不知道蹤跡。如何可以交還尊夫。昭容道。你不會四處訪問麼。枝山道。嫂嫂扭住我鬚鬚。教我寸步難進。如何可以訪問尊夫。昭容道。只要你肯替我訪問丈夫。我自然放你。枝山道。我情願出門訪問子畏。昭容道。何日出門。枝山道。大約不出半個月。昭容道。相距太久。不放手。枝山道。不出十天。昭容道。相距太遠。不放手。枝山道。又是七天五天三天的縮短期限。昭容兀自不滿意。依舊緊握着不放手。

山啼嗆連聲。鬚根好生疼痛。雲裏觀音向昭容乞饒道。妹妹。你定下一個日子罷。他若不去。我逼着他去。祝儻磕着響頭道。大娘娘饒了我們主人罷。扯掉了鬚子。出門不好看。昭容自想今天扯着順風旗。但是扯的太足了。也不好。正好借此落篷。便向雲裏觀音說道。既然姊姊這麼說。我便叫他今天部署部署。明日便須出門。代我尋覓夫君。尋得到。許他回轉蘇州。尋不到。不許他回轉蘇州。枝山滿口子的應允道。一准如此。明日出門。你可以放我了。昭容道。立下誓願來。枝山道。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明日出門。往尋伯虎。有渝此盟。鬼神降禍。爰立誓言。出于肺腑……畢竟是出口成章的才子。隨口宣誓。居然叶韻。昭容笑了一笑。方才鬆手。在這當兒。飄飄揚揚落下數十莖斷鬚來。祝阿鬚子的鬚子。早已打了一個八折九扣。昭容占了上風。便到外面喝止了大廳上的打手。一聲吩咐。十二名江北奶奶。都說一聲曉得了。依舊倒垂了搗衣棒。伺候唐大娘娘回府。唐興吩咐提轎伺候。臨走時還說一聲。枝山伯伯。誓言爲重。明日不出門。

依怪上門質問。枝山道：「一定出門的。不過打毀的東西怎樣說法。」昭容道：「只須交還了拙夫。所有損失。照數奉賠。雲裏觀音很恭敬的送客。送上了轎。依舊是兩名小廝前擁。十二名江北奶奶後護。佛彷彿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很得意的回到桃花塢去了。昭容去後。枝山吩咐祝僮把打壞的東西一一記帳。預備後日索賠地步。還未有會打壞的也都開列在內。到了他日。不怕唐寅不照樣賠償。日間的一頓謝媒酒不及吃了。便在家中胡亂吃過午餐。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晚間的一頓謝媒酒。怎肯饒讓。枝山依舊坐着轎子。到文宅去做大媒老爺。再說玉蘭堂上少了一位高踞首席的大媒老爺。聽說是唐大娘娘與師問罪。要在他身上交出唐寅。許多來賓。都替着老祝担驚。尤其担驚的便是新郎文徵明。今天是自己大喜的日子。大媒老爺臨時缺席。是一樁沒趣的事。趕緊打發家人。到護龍街去打聽消息。好在路近。一批又一批的報子報將進來。第一批報告。祝解元宅中打的落花流水。唐大娘娘好不厲害。要把毒蛇窠

踹成平地。第二批報告。祝解元的鬚鬚已被唐大娘娘緊緊拉住。聲音要把毒蛇鬚拔個淨盡。第三批報告。虧得祝大娘娘率領着全家婢僕。伏地跪求。唐大娘娘看着祝大娘娘面上。定下限期。勒令祝大爺代他訪問丈夫。祝大爺一一承認。唐大娘娘方才放下拉住的鬚鬚。才一鬆手。鬚鬚紛紛落地。可憐祝大爺的一部絡腮鬚子。打了一個倒二折。稀零怪冷不成了樣子。唐大娘娘還說。把二成蛇鬚記在帳上。看你的後效。要是三天內不交出丈夫來。這二成蛇鬚也要拔去。五天內不交出丈夫。便要剝你的蛇皮。七天內不交出丈夫。便要割掉你的蛇肉。在座諸人聽了。都覺得毛骨悚然。這是談虎色變。人人同此心理。其實探子口中的軍情。都是言過其實。究屬情形如何。瞞得過玉蘭堂上的賀客。瞞不過唐祝文周傳的讀者。待到祝枝山坐轎到來。衆人便注意他的領下鬚鬚。原來損失還不大。並不是倒二折。十成之中不過損失了一二成。枝山下轎以後。大家都圍着他紛紛慰問。枝山依舊嘻皮笑臉。彷彿沒有這麼一回事。徐

禎卿笑道。枝山。我有一句詩經奉贈。枝山道。請教請教。徐禎卿道。詩經上說狼跋其胡。狼拔其鬣。這四字可以奉贈。枝山大笑道。承情承情。竟以郎字相稱。郎拔去了鬣鬚。便宜了你好姊妹。徐禎卿道。了一個啐道。待要取笑他。反被枝山占了便宜。沈石田見了枝山。也說。枝山。枝山。你少了數十莖鬣鬚。便覺得改了模樣。要似老夫一般的長鬣飄拂。才覺相稱呢。說時。掙着領下長鬣。故意賣弄。枝山道。石老。鬣鬚以少爲貴。以多爲賤。這是有書爲證的。石田道。請教請教。枝山掙着自己的鬣鬚道。君子多鬣哉。不多也。又指着石田的長鬣道。小人哉。繁鬣也。這是引用論語。換幾個諧音的字。說的。石田沒話可答。只好付之一笑。少頃。迎娶新娘到來。徵明居中。杜月芳李壽姑分立左右。參天拜地。謁過尊嫜。見過大媒和親族。這一種熱鬧情形。不須細表。賓朋們大鬧新房。有了大好資料。這一五六出二三分。高挂着滑稽廣告。放在衆人嘴裏。怎有好話說出。杜二小姐避在後房。自有伴娘人等擁護着。但聽得鬧房的人。七張八嘴的說這

俏皮話……老祝做媒人。太道地了。五出六出。都要他注意……衡山是個瘦怯怯的書生。在這邊幹了五六出。明天到了那邊。只好偃旗息鼓。挂下休戰牌來……這是老祝說說罷了。真個要幹五六出。誰也沒有這般龍馬精神。「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這二三分說的更可笑了。他做他的媒人。管人家二三分五六分呢……這算是體恤新娘。不使他創深痛鉅。所以只許二三分。不許五六分……到了欲罷不能的當兒。做新郎的不見得聽他忠告。肯留下七八分有餘的地步。鬧了杜月芳的房間。又去鬧李壽姑的房間。喜聯上「魂銷真個抱磚頭」又惹起了許多議論……奇怪奇怪。什麼叫做「魂銷真個抱磚頭」……誰是磚頭呢。是新郎還是新娘呢……新娘子是軟玉溫香。怎說是磚頭……那麼是新郎了。新郎不是瓦老爺。怎好把磚頭相比……新娘抱着磚頭而眠。有什麼趣味。怎麼說是魂銷真個……新娘上床時倒要注意。休教拉了磚頭壓痛自己的腳……鬧杜二小姐的房間時。月芳聽了這夾七夾

入的話。明知道「狗嘴不出象牙。」但是什麼五六出。二三分中間牽涉着祝枝山。簡直莫名其妙。待到來朝。見了這副滑稽新房聯。才知是祝阿鬍子的惡作劇。未免惹起嬌嗔。不怨枝山。怨文郎。以爲祝阿鬍子素來不說好話。姑置不論。但是做對聯的權在他。挂對聯的權在你。不該高高的挂在鏡台前。惹人取笑。徵明連連作揖。聲明苦衷。立把這副對聯取下。換上了一副。杜二小姐才沒話說。便催着丈夫去進李壽姑的房間。休得把你的恩人冷落了。徵明到李壽姑房裏。壽姑離座相迎。鸚鵡鸞般的並坐在一處。徵明笑道。昨夜把你冷落了。可恨我麼。壽姑笑道。不恨你冷落我。只恨你不該把我們的祕密告訴他人。徵明奇怪道。好妹妹。錯怪我了。我何曾洩漏着祕密。壽姑道。到了今天才知不和你相干。但是昨夜我躲在後房。聽得鬧房的說什麼磚頭長。磚頭短。我好生奇怪。這句亂磚頭的笑話。只有你我和祝阿鬍子三個人知道。怎麼鬧房的人人都知曉呢。祝阿鬍子賺了我們的柯儀。不見得拆這污爛。敢是你一時

起勁。把我們的祕密告訴了人家罷。想到這裏。便恨着你出言不愼。走漏了風聲。將來以訛傳訛。難保沒有好事的。把這一樁奇聞。編入彈詞裏面。而且把你編的和惡少一般。把我和月姐編的和淫娃一般。那便永遠洗刷不清了。我爲着這樁事。昏悶了半夜。待到今日起身。瞧見了這副亂磚頭的對聯。才知道不干你事。又是老祝在裏面掉弄筆頭。但是挂在這裏。總有些觸目。不如把來調換了罷。徵明道。不待好妹妹說。我也要把這副對聯調在馬桶腳邊了。昨天老祝強迫我張挂。不容我不挂。今天老祝出門去了。壽姑道。他到那裏去呢。徵明道。「強中還有強中手。」他遇見了陸昭容。也只得屈服了。這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唐大娘娘作惡。當下便把昨天打祝的情形。述了一遍。壽姑道。祝大伯的做人。確乎有幾分義俠心腸。所欠缺的。只是口頭不肯讓人。不佔了便宜。不肯罷休。但知言者得意。不管聽者難堪。卽如我們的親事。虧得祝大伯定下錦囊。才有這換空箱的奇緣。但是那天他捉住亂磚頭三字訛頭。幾何逼得我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還不夠。又做在對子上面。嘲人。便算打趣。也覺過火。教人家只記他的仇。不記他的恩。祝大伯吃虧之處。便在這些地方。徵明笑道。這副打趣的對。還不算過火。你月姊房裏的這副新房聯。才是過火呢。你月姊見了異常懊惱。我沒奈何。只得俯首認過。「干不是。萬不是。都是小生不是。」誰料到了這裏。又見你懊惱。都是老祝闖下的禍殃。倒累我東也認罪。西也服禮。壽姑道。月姊房中的新房對。怎麼說的。徵明道。他那有好話說出。不用提起罷。徵明越是不肯說。壽姑越是要他說。徵明沒奈何。把伴娘丫環遣開了。湊在壽姑耳朵上。把那五六出二三分的聯語。述了一遍。壽姑道。了一個啐字。粉臉上便暈起着兩朵紅雲。……編書的可詳則詳。可略則略。新婚燕爾的事。是人人必經的階級。何用細細寫描。我記得有一部舊小說。談到結婚以後。便簡括的說道。這是人生的俗套。無須描寫。編者寫到這裏。也只好說一句「俗套恕敘」了。看官們以我爲簡略。我卻有個答覆。叫做簡則有之。略則未也。如其不信。只

須在俗套二字上研究研究。一個俗字。一個套字。便可以包括淨盡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的新婚狀況。便欲標新立異。總逃不出俗套兩字的窠臼。况且唐祝文周傳所載結婚的事。不止一起。將來有周文賓和王秀英的結婚。又有唐伯虎和秋香的結婚。言情小說最宜寫到恰好兩個字。一入了俗套的窠臼。那便髒了這枝筆。一輩子洗濯不盡了……話說天下事苦樂不均。一方面倚俥翠紅。一方面背鄉離井。祝枝山受着陸昭容的逼促。待到來日。只好離家動身。旁的沒有什麼不放心。所不放心的。祝大娘娘已有了三五個月的身孕。她在他家。未免有些內顧之憂。祝大娘娘不愧是個賢德婦人。力勸着丈夫顧念信義。無論如何。總得把子畏叔叔的蹤跡訪個明白。回來時才有個交代。若怕妾身在家無人照顧。可以接取母親到來作伴。你也可以放心了。枝山無可如何。只好硬着頭皮。隨帶祝僮。挑着一肩行李。飄然上道。這天正是十月初四日。枝山和祝僮商議道。我們上道。沒有一定的方向。害人的小唐。不知他走的是

那一條路。祝僮你看我們到那裏去尋他。祝僮暗想。我們大爺是不好纏的。假如我出了主見。依舊尋不到唐大爺。那末左一聲祝僮該死。右一聲祝僮該死。我的頭上又要飽嘗他的暴栗了。枝山見祝僮不做聲。又問他道。你總得說一個方向。我們才好上道。祝僮道。大爺到那裏。小人跟到那裏。若問東西南北。該走那一條道路。小人並不是未卜先知……說話的當兒。忽聽得有人接嘴道。要知南北與西東。須問區區一法通。大事每字七文。小事每字三文。君子問災不問福。所費無多。請坐談談。原來主僕倆離了家門。已走到關帝廟門前。正有一個測字先生。挂着一法通的招牌。在道旁兜攬生意。枝山正慮着沒走一頭處。何妨借此觸機。定一個行路南針。便在旁邊長橙上坐下。祝僮也歇下了担子。站立一旁。測字的教枝山拈取一個字捲。打開看時。是個秋字。寫在水牌上。便道。所問何事。枝山待要去訪尋一位朋友。不知他停留在什麼地方。測字的道。這是要取雙捲的。請再拈一個字捲來。枝山又拈了一個字捲。授給測字。

的。打開看時。是個香字。又寫在水牌上。分明是秋香二字。枝山拈的字捲。真正巧極了。可惜測字的是個笨伯。眼前有了好材料。不會使用。便辜負了這秋香二字。他道。秋字是禾字旁。香字是禾字頭。貴友停留的所在。不在嘉禾的旁邊。定在嘉禾的上頭。若要尋訪。還是到嘉興去走一趟。秋字的右半是個火字。你要火速去訪問。香字差了一些。便是個杳字。你若錯誤了一時半刻。便要蹤跡杳然。沒處尋訪了。枝山尋思。我本要到杭州周文賓那邊去尋訪消息。既然測字的這麼說。我便先到嘉興去碰碰機會也是好的。況且我的詩友沈達卿正在嘉興城內居住。到了那邊。好在沈達卿府上暫住幾天。或者訪得到小唐也未可知。枝山付了測字錢。打定主意。見到嘉興城去走一趟。那時交通不便。由蘇州運河到嘉興。無非搭着航船而行。在途非一日路程。逢碼頭又須停頓。以便客人上下。這一天。正在盛澤碼頭停頓的時候。枝山知道上貨落貨有一會子的担擱。便帶着祝童到鎮上去吃些東西。比及下船時。却見自己的坐位被一

個和尚佔去了大半。這和尚是恰才下船的。乘着枝山不在船上。把枝山的鋪蓋擠過一邊。却寬寬舒舒擺着自己的被褥。枝山道：「大和尚。這是我放鋪蓋的所在。被你佔了去。教我如何伸脚。」和尚笑道：「先生怕被人佔了地位去。便不該離船。他往。趁航船不比雇船。誰落了船塢。誰都不肯讓誰。要是先生不他往。這便是先生落的船塢。小僧不敢強佔。先生既已他往。這便是小僧落的船塢。小僧怎肯相讓。說罷。便老實不客氣的躺了下來。這叫做「物離鄉貴。人離鄉賤。」枝山倘在蘇州。誰都要讓他三分。現在沒奈何。只得忍着氣縮在一隅。那和尚和一個鄉下老者閑談。漸漸談到航船中的經驗。那和尚忽的大聲說道：「航船中有了祝枝山。便是同船的倒霉。枝山聽了愕然。正是

飛短流長三寸舌。招殃惹禍一光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陸昭容扯去祝枝山半邊鬚子。至此乃實行其事。然而虧機。則發

於第一回丹桂軒之行令。陸昭容因祝鬚出語輕薄。私告羅秀英曰。狗嘴不出象牙。總有一天惱動了我。拔去他的狗鬚。昭容作此語時。祝山之半邊鬚鬢。早已岌岌可危矣。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其此之謂乎。

專寫打祝便冷落了文衡山洞房佳話。妙在有此倆副趣聯作伏線。稍稍映襯。便不寂寞。

壽姑批評祝鬚云。祝大伯確乎有幾分義俠心腸。所欠缺的只是口頭不肯讓人。此數語。抵得一篇祝枝山傳贊。

彈唱三笑。因緣者。每將祝枝山說得惡極無量。幾乎與遇辜生風之惡棍。成爲一邱之貉。唐突才人。未免罪過。須知祝枝山只是一個玩世不恭。逢場作戲之人。其侮弄人也必其人先有取侮之道。與惡棍之憑空索詐。無端侮人不同。編者竭力爲枝山洗刷。往往出諸他人口中。杜翰林云。枝山有三毒。又有三不毒。對於貪官則毒。對於良吏則否。對於土豪則毒。對於正紳則不毒。

對於刁奴則毒。對於孤寒則不毒。此第九回中語也。再加以本回李壽姑之品評。而祝枝山之真相乃見。祝枝山之人格乃定。

或謂祝枝山與惡訟師同一戲侮人者也。子乃云枝山與惡棍不同。敢問子之所謂不同者。余曰。枝山之侮弄人也。令人快。惡棍之侮弄人也。令人憤。閱者疑我言乎。但看下文之懲治禿奴。

一入祝鬚正傳。秋香冷落久矣。特借一法通之字。捲中點逗之。并以引起烟雨樓下之棹歌。閱者勿以閑筆目之。

唐祝
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七回

張冠李戴移禍江東

舊事重提高歌湖畔

祝僮聽得有人在舟中譏評他的主人。努着目。握着拳。「初生犢兒不怕虎。」待要和那賊禿去理論。枝山湊着他的耳朵。輕輕說道。由着他們混話。你不許輕舉妄動。我主人自有道理。祝僮聽了。才不敢開口。這時候。夜色深沉。艙中黑魆魆。伸手不見五指頭。只有船艙上挂着一碗燈籠。同船的鄉下老者。聽那和尚談及祝枝山。便道。大和尚。那個祝枝山。可是蘇州解元。渾名洞裏赤練蛇的。祝枝山。那和尚道。便是這狗頭。航船上有了他。誰都要吃他的虧。老者道。怎樣吃虧呢。那和尚道。祝枝山的爲人。刁鑽促狹。四字俱全。有一天。他在航船中。偶然放了一個啞屁。啞屁比響屁臭過數倍。可惡的洞裏赤練蛇。專喜教人上當。趁着屁才出門。臭氣沒有散佈的當兒。他忽然很驚惶的說道。布毛臭。布毛臭。

有誰燒着了衣服。船中不比他處。大眾須得留心火燭。衆人聽着。連把鼻子嗅個不住。嗅不出布毛臭。轉是嗅着了屁臭。正在詫異。那狗頭呵呵大笑道。今天祝某放的一個啞屁。毫無糟蹋。都被諸位嗅到鼻子裏去了。衆人聽着。才知道上了他的大當。老者道。照這麼說。便該激動了衆怒。向他理論。那和尚道。誰敢呢。洞裏赤練蛇的聲名太大了。誰都懼怕他三分。嗅了他的啞屁。只好自認倒霉。不敢言而敢怒。同船的都說。這個人惡極無量。將來一定沒有好報。那和尚道。只爲他惡極無量。所以有這洞裏赤練蛇的渾名。他做的事。總是這般損人不利己。人家遇見了他。動不動便要被他呵一口毒氣。枝山暗想。這和尚倒可惡。航船上放了啞屁。賺那同舟的嗅個淨盡。這是一個老笑話。並不是祝某的事。好在他沒有認識我。由着他嚼蛆。再圖報復……那和尚又說道。祝枝山雖然厲害。但是究竟吃了唐寅的虧……這句話。却引起了枝山的注意。他想想今夜蟄伏在航船裏。分明吃着唐寅的虧。那賊禿這般說。難道認識我麼……

同舟的問道。他怎樣吃了唐寅的虧。那和尚道。祝枝山面貌很醜。他的娘子却是蘇州有名的美人。渾名喚做雲裏觀音。唐寅見了祝枝山。定要認認這位美貌的嫂嫂。祝枝山是個很有心計的人。他知道「自古嫦娥愛少年」。唐寅的年齡既輕。面貌又美。自己和他立在一起。一個是騷鬍子。一個是小白臉。除是不生眼睛的。誰都愛上了唐寅。爲這分上。他無論如何。總不肯教雲裏觀音和唐寅相見。只怕相見以後。這位觀音娘娘不肯安居在毒蛇窠裏。遲早總要跟着唐寅逃走……枝山咬了咬牙齒。自忖這賊秃竟誣蟻我的賢內助。我總得給他吃些苦痛……同舟的道。後來唐寅可曾見過雲裏觀音。那賊秃道。這便顯出唐寅的本領來了。他向枝山說。你不教我認認嫂嫂。我偏要認。枝山回答。你偏要認。我偏不許你認。唐寅道。不出五天。我一定會得認識他。枝山道。一派胡言。誰來信你。唐寅說到了這時。我自然還你證據。枝山聽說。便存了戒心。回家去叮囑雲裏觀音。教他在這五天以內。休下閨樓。休和陌生人會面。雲裏觀

音很肯聽丈夫的話。丈夫這麼說。他便一一聽從。忽忽五天已過。枝山便去質問唐寅。畢竟見過你嫂嫂沒有。唐寅笑道。早已見過了。枝山道。你既見過你嫂嫂。可知道面長面短。唐寅大笑道。非但知道他面長面短。並且知道他臀瘦臀肥。說時。做了個手勢道。嫂嫂的屁股有這麼大。枝山道。這是一派胡言。毫無憑据。唐寅道。誰說沒有憑据。我早在嫂嫂屁股上繪了一個大黑圈。你若不信。回去驗看。這便是大大的憑据。枝山半信半疑的回到家中。逼着雲裏觀音。寬下小衣。雲裏觀音不肯。他便用強。扯去了小衣。果然有個大黑圈印上肥臀。並不是唐寅捏造謠言。爲這分上。枝山和他娘子翻了臉。幾乎要把雲裏觀音送官究治。說他和唐寅有了曖昧。雲裏觀音哭道。我和唐寅未謀一面。怎麼可以含血噴人。幸虧丫環伶俐。把主母的馬桶細細察驗。被他驗出了破綻。原來這馬桶圓周上面刷抹着一圈烏煤。雲裏觀音上過馬桶。自然肥臀上留着這一圈黑痕。枝山便根究這烏煤是誰拭上的。據那小丫環說。這幾天內。後門口時時

有一個賣冬菜的小子前來兜攬生意。他的蒜苗冬菜，肯抓給人家嘗嘗。不索錢文。今天早晨，老媽子在後門口洗馬桶，他使探問那一個馬桶是大娘娘的。老媽子不應告訴了他。大約這烏煤圈兒一定是那個賣冬菜的小子刷上的。枝山又問道：「這小子怎生模樣？」小丫頭道：「面貌很清秀，不像低三下四的人。看他伸出手來，是個六指頭。」枝山便向娘子安慰道：「不干你的事。這是唐寅惡作劇……同舟的聽了，大半哈哈大笑。惟有祝枝山和祝僮笑不出。祝枝山暗想：這又是一個老笑話。怎麼裝頭裝尾，裝在我祝某身上。況且唐寅不是六指頭。我祝某却是六指頭。那賊秃竟把我祝某的枝指，裝在唐寅手上。手指都弄不清楚。倒要演講唐祝風流趣話。一篇調言，毫無根據。只可騙騙夜航船中的鄉愚罷了……」笑聲甫畢，舢聲便作。昔人詠的「夢魂搖曳櫓聲中」，便是夜航船中一幅寫真。祝枝山睡慣錦衾繡枕的，今夜却擠在航船角落裏，只好坐以待旦。休想納頭便睡。旁邊那個造謠的賊秃，嚼了一會子的蛆，停着嘴不過片

响早已深入黑甜鄉裏。祝枝山愈想愈恨。不恨賊秃造自己的謠。只恨賊秃造雲裏觀音的謠。看來這賊秃也是個好色之徒。他講到女人的屁股。益發有聲有色。不免唾沫四飛。很有幾點飛到我的面上。似這般的佛門敗類。不去懲治他。懲治誰呢。待到來日黎明時分。航船已到了嘉興。在碼頭上繫纜停泊。只爲時候太早。滿船的搭客。除卻祝枝山都在睡夢之中。所以大家不會上岸。曙光透入船艙。早見那賊秃睡的和死猪一般。僧帽僧衣。丟在旁邊。枝山見了。早已胸有成竹。隔了片刻。有一個小家碧玉蹲身在河灘洗那籃中的山藥。枝山悄悄戴着僧帽。披着僧衣。扒到船頭上。鬆下褲兒。向着那女郎小遺。那女郎罵了一聲賊秃。俯着頭兒。正眼都不瞧一瞧。枝山道。小娘子。你洗好了籃裏的山藥。小僧也有一根毛山藥。煩你玉手。洗這一洗。女郎又罵了一聲殺千刀。拎着籃兒。返身便向岸上跑。枝山重又悄悄的回到船艙。把僧帽套在賊秃頭上。僧衣披在棉被上面。自己若無所事。抱着膝兒假做打盹。那女郎是有名的饞餓。

西施父母都是湖北人。在嘉興城外開一月餛飩店。他受了賊禿的羞辱。回去告訴老娘。湖廣婦女都是不好惹的。那老娘手提着趕麵杖。雌糾糾的趕到航船碼頭。便問女兒。那一個賊禿教你洗指毛山藥。女郎向艙裏一張。見那擁衾而臥的。正是那個頭戴僧帽的賊禿。便指指點點的說道。就是他。老娘道。就是他麼。他有多大胆量。敢來調戲老娘的女兒。一壁說。一壁邁動了鮎魚腳。三腳兩步。早已趕到了船中。那時船中的搭客。有醒的。有睡着的。視枝山明明是醒的。却假裝着深入睡鄉。那賊禿明明深入睡鄉。娘女倆却指定他是醒的。那湖北老娘何等潑辣。口喝一聲。該死的賊禿。手中舞動着趕麵杖。挑去他的僧帽。接着便是雨點般的當頭棒喝。真個應了一句。『把法聰的頭兒當磬敲。』倒霉的賊禿。被他在睡夢中打醒。究不知何事被打。真叫做『丈二長的和尚。摸不着頭腦。』船艙中一時人聲沸揚。都問那湖北老娘。爲什麼來尋和尚的仇。湖北老娘帶罵帶訴。把方才女兒上河灘。賊禿不懷好意。捧出狗雞巴。要教他

洗這毛山藥。我女兒是黃花閨女。幾曾見過這般的下流相。千刀剮的賊禿。萬刀剮的淫僧。他罵個不休。依舊打個不歇。打得那賊禿喊起撞天的冤屈。這時祝枝山假裝着好夢初醒。便來動問情由。衆人把和尚發覺。老娘尋仇的話。述了一徧。枝山道。你們不要認錯了人。是不是這個和尚。湖北老娘道。船裏沒有第二個賊禿。不是他是誰。枝山又問那女郎道。你是目擊的。是不是他。休要冤屈了好人。那女郎道。一定是他。把他燒成了灰。我也認識的。枝山道。無論是他不是他。既已飽受了一頓趕麵杖。你們這口氣也出了。饒了他罷。湖北老娘的怒氣漸漸地平了。那賊禿哭喪着臉。向衆訴苦。自己沒有這麼一回事。好好的睡着。怎會去調戲人家的女郎。湖北老娘見他抵賴。猛又出其不備。一手捏餛飩般的扯住了和尚的耳朵。一手又把趕麵杖亂打光頭。且打且罵道。船裏沒有第二個賊禿。弄這狗雞巴的。除却你還有誰來。衆人都埋怨着和尚。你不識相了。這位鬍子先生。已把這樁事勸開了。你偏不依。打了一頓不算數。還要他

添上些澆頭。也有心直口快的在旁邊發言道。我們都在睡夢中。雖然沒有眼見你去調戲女人。但是他們爲什麼不尋別人的仇。却專尋你和尙的仇呢。和尙和尙。你也不像個佛門子弟。昨夜講什麼祝大娘娘的屁股。講得津津有味。這些話。豈是你和尙講的。湖北老娘又連打和尙道。狗和尙。你聽見麼。你不弄狗雞巴。便去講人家堂客的屁股。什麼粥大娘娘。飯大娘娘。干你甚事。要你胡言亂語。說壞人家的堂客。……湖北人口中的堂客。和蘇州人口中的堂客。絕對不同。湖北人抬舉人家的閨眷。尊一聲堂客。蘇州人侮辱人家的閨眷。罵一聲堂客。祝僮在旁見了。喜得拍手。他想天有眼睛。賊禿說壞了我們大娘娘。却有湖北老娘前來出氣。這幾下趕麵杖好像替我們大娘娘打的。但是祝枝山又上前相勸道。老嫖嫖。看我分上。饒了那賊禿罷。吃了一次虧。學了一次乖。料想他也不敢再弄那狗雞巴了。湖北老娘打的手疼。正沒個下場。便道。瞧你先生的金面。饒恕他一遭。要是他再不改過。惱動我老娘性起。提起切麵刀。把

他的狗雞已切個粉碎。饜給豬羅吃。說罷。倒提着趕麵杖上岸去了。他女兒在河灘上候着。娘女倆說說笑笑。奏凱而同。船中的搭客紛紛上岸。那和尚感激着祝枝山從中排解。上前申謝。并且請教着尊姓大名。枝山大笑道。實不相瞞。我便是你昨夜談起的祝枝山。你所談的兩件事。都是從前的老笑話。怎麼張冠李戴。一切都附會到祝枝山的名下。你說我可惡。可惡在那裏。今天沒有我可惡的祝枝山。只怕你光頭上面早已開着大紅染坊了。那和尚聽了。好生慚愧。連連道歉而去。從此以後。和尚便不敢再說祝枝山的壞話。有人講起祝枝山怎樣刁鑽促狹。和尚反而替祝枝山申辯。說祝枝山何嘗刁鑽促狹。他的爲人。再要忠厚也沒有。人家得罪了他。他不記恨。反而以德報怨。替人家排難解紛。這般好人。天下少有……祝僮挑了一肩行李。跟着主人上岸。進東門往訪沈達卿。枝山在路上笑問祝僮道。你見了那賊秃。捱打快活不快活。祝僮道。這叫做天有眼睛。昨夜胡言亂語。今朝受這眼前報。小人見了。宛比一啞吧拾黃

金說不出的快活。」枝山道：「你看我對付那賊禿好不好？」祝僮道：「這是大爺太忠厚了。不記他的恨。反而替他說情。要是換了小人。落得踏踏沉船。好教他多捱幾下趕麵杖。」枝山笑道：「你說我忠厚。這是你太忠厚了。那賊禿何嘗調戲人家的女郎。這是我移禍江東之計。當下便把方才所演的一幕趣劇。講給祝僮知曉。祝僮聽了。笑的直不起腰來。枝山催着他走。他只管揉着肚子。且笑且說道：「大爺略等一等。笑的肚子都疼了。」枝山沒奈何。只得站立在道旁。等候他笑畢。上道。誰料他笑畢以後。重又好笑。好容易停止笑聲。才把担子挑上肩。忽又歇下。捧着肚子笑個不住。他想到自己主人拆了爛污。却教光頭吃虧。非但光頭吃虧。而且要把切麵刀切他的狗雞巴。餵給豬羅吃。祝僮畢竟不脫孩子氣。想到這裏。再也捺不住這嘻天哈地的笑聲。枝山怒道：「你可是吃了笑藥不成。這有什麼好笑呢？」祝僮道：「小人不笑了。才說不笑。又是笑聲大縱。」道旁的人見這小廝發瘋似的。笑個不住。都停了脚步來瞧熱鬧。忽的人叢中有個老者喚

道。祝希翁。你在這裏麼。枝山上前看時。卻是嘉興詩人劉芴洲。便道。不期而遇。巧極巧極。我是恰才到來的。劉芴洲道。希翁遠道而來。去訪誰人。枝山道。我想去候候沈達卿。他住在東門。離這裏不遠了。劉芴洲道。你的消息真靈。你可是前來吃他的喜酒。枝山詫異道。他有什麼喜事。我不知道。我此來爲着尋訪失蹤的唐寅。順便候候我的達卿老友。却不知道他家中有喜事。可是他的千金出嫁麼。但是不對。他的千金年齡還小咧。劉芴洲道。那麼「走着不如撞着」和你一同吃喜酒去。今天是他納寵的吉期。枝山道。原來有這湊巧的事。可惜我沒有預備着禮物。劉芴洲道。這很容易。前面便是箋紙店。買一項棗好的立軸。隨意灑些墨汁便夠了。好在你是宜書宜畫的。於是祝枝山劉芴洲先行。祝僮挑着行李相隨。到了箋紙店。祝僮在門前守候。枝山上櫃買了立軸。向店家借着筆墨。一壁磨壁。一壁問着劉芴洲道。芴兄。你可知道達卿的寵姬叫什麼名字。劉芴洲道。他是附近的小家碧玉。芳名喚做芙蓉。枝山略不思議。提筆便

寫了一首賀詩道：

此夕春光簇地新。芙蓉一朵屬夫君。妍華照眼嬌於畫。喜氣蒸人暖似醺。
瓊樹枝邊窺夜月。溫柔鄉裏接朝雲。祝郎早晚同心事。爲問東陽聞不聞。

達卿先生納寵之喜

希哲祝允明拜藁

枝山的草書。寫的龍蛇飛舞。箋紙店中的夥友竊竊私議。都猜是祝派的書法。後來看他落款。希哲祝允明五字。店夥們個個大喜。果然是一位江南才子大書家。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好在箋紙店兼賣扇面。趁着硯有餘墨。都請他揮灑扇面。枝山道：「儘蠟燭念經。」寫完了硯上的墨。無論如何。決不再寫的。當時手不停揮。又寫了扇面四頁。問明了別篆。一一落了上下款。店夥們大喜。除却立軸奉送以外。又送了他一匣空白扇面十副。空白對聯。枝山把來交付祝僮。然後和劉芴洲同往沈宅賀喜。沈達卿看見老友到來。異常歡迎。枝山笑道：到處都有喜酒吃。吃了衡山的喜酒。又到這裏來吃老哥的喜酒。達卿便問：

枝山從何處得知消息。枝山道：實不相瞞。此番專爲訪尋唐寅而來。只因唐寅在八月中失蹤。直到今日沒有下落。這位陸氏娘娘無理可講。上門尋仇。強迫我交還他丈夫。我圖着耳根清淨。便應允他出門尋訪。但是東南西北。將從何處訪起。因此到貴處訪問。要是訪問無着。那麼上杭州央告周文賓。一同着力尋訪。或者有些眉目。沈達卿道：子畏兄這裏沒有到過。也不聽見有人說起他。但是希哲兄難得光臨。「既來之。則安之。」便請下榻舍間。過了一天。再和你四處去訪問。或者探出消息也未可知。枝山吩咐僮獻上禮物。說這是急就章。在箋紙店中寫的。沈達卿揭開立軸。讀了一遍。異常滿意。指着第二句「芙蓉一朵屬夫君道。這是靈均九歌的典故。用來巧合。你怎麼知道得這般詳細。」枝山道：你試猜這一猜。我怎麼知道尊寵喚做芙蓉。這時劉芍洲在旁。一副賊態。嘻嘻的面孔。引起沈達卿的疑惑。便指着他說道：一定是老劉多嘴。彼此拍手一陣大笑。沈達卿便把這幅立軸張掛在新房裏面。親友們見了。讚不絕口。待

到吉時已屆。沈達卿夫婦居中坐着。外面抬進一乘小轎。便在檐前停下。老媽子上前捧出這一朵芙蓉。參拜了主人主母。又分見滿堂賓朋。祝枝山老實不客氣。取着單照在手。把這朵芙蓉照了一照。果然穠纖合度。是一朵含笑之花。這一天。沈宅熱鬧。不須細表。晝夜肆筵設席。不但祝枝山開懷歡飲。便是祝童也交着好運。拍着自己的腿。喃喃道謝。念兩句「走得着。謝雙脚」。忽忽光陰。枝山在沈宅過了三天。對於唐寅的消息。依舊渺茫無憑。沈達卿款客殷勤。這一天陪着枝山。喚了小舟去逛鴛鴦湖。順便登臨煙雨樓。眺望全湖風景。這煙雨樓是城南的名勝所在。創始于吳越。廣陵王錢元璣。建築在鴛鴦湖的中心。後來屢經興葺。至今不廢。這煙雨樓的聲音益發洋溢四方。枝山和達卿都隨帶着僮僕。中流打漿。興致甚高。船到煙雨樓下。便即停泊。主僕四人拾級登樓。揀着臨窗的座位。泡茶坐定。枝山道。我的目光不濟事。又得借重此君了。取出單照。眺賞那全湖風景。正在洋洋得意的當兒。忽聽得岸旁停泊的小船裏面。

有人高唱着吳歌。枝山離鄉背井。聽了蘇州的棹歌。當然引起了注意。聽得那人唱道：

一年四季百花香。情哥哥宛比蝴蝶穿花來去忙。春天梅香香得寒
澈骨。冬天水仙花香來弗久長。夏天荷花香得熱暑暑。那裏及得
桂子秋香弗冷弗熱正風涼。園裏種了多多許許紅杏碧桃牡丹芍藥
珠蘭茉莉都無用。秋香只有桂花香。桂花桂花開在月宮裏。月裏
嫦娥賞秋香。秋香不獨仙人愛。小郎君子思萬想想秋香。

枝山聽罷了吳歌。放下單照。忽的連連稱異道。奇怪奇怪。在這唱歌人口中。或者探得出唐寅的消息也未可知。沈達卿聽了愕然。連忙吩咐小廝沈福去喚那小船上唱歌的人前來問話。正是

着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伯虎追舟。搖舟之鄉。愚當着唐寅罵唐寅。祝阿鬍子趁航。船同舟之和尚。當着祝枝山罵祝枝山。先後相映。令人絕到。

臀上留黑圈。此舊笑話也。編「換空箱」彈詞者。點綴入書。以爲唐寅戲弄枝山有此笑柄。非惟唐突枝山。抑亦唐突伯虎矣。編者借着夜航船和尚調言。以此一段趣聞出之於和尚口中。使閱者一望而知爲虛僞。此是用筆斟酌處。

米田共之吳歌。僅一唱於第五回書中。與本回相隔數十回矣。設或激刺力不深。則卽重聞此歌。亦已忘卻。第四回中曾經云云矣。然而任何閱者。閱至煙雨樓下之一曲吳歌。莫不回憶前事曰。此米田共所唱之吳歌也。噫。聲音之感人也深矣。

◎繪予淺葉

著字吉鍾◎

世與

▲全書廿萬言六百頁彩圖
六十四幅分訂四大厚冊
特價二元一角六分

鍾君足跡遍全國，見聞勝常人，對於各地婦女界，認識更深，書中所述：俱係親眼目見之事實，亦哀亦絕，新穎可喜，而筆讀之精警，情文之斐盪，尤非俗本可及。

海上諸大文豪對本書之獎譽

嚴獨鶴先生說 旖旎風光

周瘦鵑先生說 全書描寫旖旎風生而絕無淫蕩之筆變化多

徐卓呆先生說 出意外而事事皆在情理之中

徐枕亞先生說 看小說如吃菜現在市上的菜吃得發膩

張春帆先生說 寫文深出淺入寓陽秋於皮裏

趙荅狂先生說 鐵砲之詞

施濟羣先生說 我側身小說界近二十年從沒有看見過描寫

徐恥痕先生說 這極細膩的小說

鄭子褒先生說 是書所寫女學生皆富情感不脫兒女本色

◀埠大各名各▶

◀中路馬四海上▶

售代局書界世

售經局書衆大

小人下樓去看船埠去了
停着我們的船這兒的這只
小船早已解纜去了



四傑傳 第三十八回上 樓上聞歌徒呼負負

四傑傳 第三十八回下 筵前把盞下拜盈盈

連敬了三杯酒道謝
祝方希一路順風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八回

樓上聞歌徒呼負負

筵前把盞下拜盈盈

沈達卿爲着祝枝山連呼奇怪。說在唱歌人口中可以探出唐寅消息。忙令小廝沈福去喚唱歌人上樓問話。沈福去後。達卿道：「希哲兄舟人唱歌。這是尋常的事。你怎麼知道可以探出唐寅消息？」枝山道：「實不相瞞。我在出門的當兒。還沒有定着方向。借看大關帝廟前擺測字攤的「一法通」三字觸機。拾起兩個字捲。却是「秋香」兩字。一法通從禾字上着想。指引我到嘉禾來訪問。方才那個唱歌人唱的山歌。左一聲秋。右一聲秋。香。分明是唱的秋香歌。和我拾起的秋香字捲不謀而合。可見唐寅蹤跡。便在秋香二字之中。」沈達卿聽了。疑信參半。片晌。沈福上樓稟告道：「小人下樓到河埠去探問。見我們船旁停泊着一隻小船唱歌的。便是小船上的搖船人。他和小人說話。却是一口蘇白。他問

小人何事盤問。小人說樓上的客人聽了你唱歌。唱的很好。叫你去樓去。他說唱歌唱的好。不干樓上客人的事。喚我上樓去。何干。小人說喚你上樓去。唱一隻聽聽。他冷笑了幾聲。向着小人誇口道。我的唱歌。高興便唱。不高興便不唱。若要喚我上樓唱給客人聽。有個賣唱規矩。說時伸起着大姆指道。赫赫有名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他要聽我唱歌。也須一兩銀子一隻。小人看那人是有瘋顛病的。祝大爺不要去喚他罷。枝山道。這唱歌人倒可惡。一情願鐵牆頭捉。蠢。戲着他便是七十八。但是他不肯唱。我越要他唱。便依着他一兩銀子。唱一隻。貴官家快去喚他上樓。沈福聽了。重又下樓。達卿道。喚幾名妓女上樓。也不消一兩銀子唱一隻。希哲兄。休要上他的當。枝山道。我對於這樁事。已有幾分把握。小唐一定聽過他的唱歌。他說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除却小唐還有誰呢。我要訪出小唐的蹤跡。他幾兩銀子。值得什麼。說話時。沈福已引着那唱歌的人上樓。卻是一個三旬左右年紀的鄉下人。見了枝山。目光灼灼。枝山

不會問他。他倒問着枝山道：「你可是蘇州護龍街祝枝山祝大爺？」枝山笑道：「你休問我究竟是不是你自己去決一決罷。」唱歌人道：「件件般般都像祝大爺，惟有一件不像。」枝山道：「是那一件？」唱歌人道：「祝大爺的絡腮鬍子，還要濃一些。只有這一件不像。」枝山道：「真賊，真好眼力，不瞞你說。三五天以前，我在路上走過，迎面吹來一陣陰風，吹的毛髮悚然，便落下了這數十莖鬍鬚。你說我的鬍鬚淡了一些，淡者稀之謂也。你的眼力真不錯。」唱歌人道：「照這麼說，你果真是祝大爺了。」枝山道：「貨真價實，怎有假冒？」唱歌人道：「你果真是祝大爺，再好也沒有我有一件東西藏在船裏，待我去取給你看看。」枝山忙問什麼東西。唱歌人道：「取了上來，祝大爺自會知曉。」枝山道：「那麼快去取來。」唱歌人諾諾連聲，返身便卽下樓。枝山笑問沈達卿說道：「真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唐寅一定坐過他的船，他唱的山歌，也許是唐寅編的，便不是他編的，也經過他改動。只爲唱的是吳歌，裏面又沒有吳歌常用的土白，在這分上，便知道經

了唐寅的一番潤色。達卿道：「希哲兄，你可謂料事如神，智珠在握。但是唱歌人急於下樓去取東西，端的取什麼東西？你能預料麼？」枝山道：「這也不難預料。一定是唐寅滑腳的時候，留下一封書信，吩咐他見了姓祝的，當面投遞。所以他很注意的問我，可是祝大爺。」達卿道：「話雖如此，其中還有可疑。他既有子畏的留書，爲什麼不送到你府上？況且你不認識他，他却認識你。又知道你的府上是在護龍街，爲什麼舍近就遠，不在蘇州投遞，而在嘉興投遞？要是你不到嘉興，或者到了嘉興而不到煙雨樓上來憑眺，那麼子畏的留書，便永無投遞的機會了。」枝山陡吃一驚，道：「不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敢是滑腳了麼？便喚祝僮下樓去看。如遇見了那人，拉他上樓，休放他脫身。祝僮去後，達卿恐怕祝僮年輕，拉他不住，也喚沈福幫助祝僮去拉那人上樓。兩人去了一會子，都是沒精打採的上樓。沈福道：「小人下樓去看，船埠上只停泊着我們的船，旁邊這隻小舟早已解纜去了。祝僮道：『單是解纜去了，倒還可恕。最可恨的，他說些』」

混話。真叫人越想越氣。說時。鼓着兩腮。把嘴唇高高的蹠起。枝山道。他放些什麼屁。祝僮道。小人不該說。枝山道。但說何妨。祝僮道。小人下樓後。忙到船埠。不見了那隻小舟。把手搭涼棚。向前看時。早見數丈以外。那人搖着空船而去。小人高聲喚他轉船。那人一壁搖櫓。一壁喚着大爺的綽號。說大爺要整人的。還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大爺你想那瘟鄉下人。詭異不詭異。枝山道。這瘟鄉下人。倒還可恕。惟有替我題這綽號的。死後可定要下拔舌地獄。替我出了這個惡名。那些沒知識的瘟鄉下人。自然聽了我的大名。真個見了毒蛇一般。便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了。我懊惱方才不該承認自己。便是祝枝山。我不承認是祝枝山。他也許不想滑脚。子畏的消息。便可探個明白。現在糟了。好好的有了機會。却是失之交臂。真教人越想越是懊惱。達卿問那沈福道。你可曾打聽這鄉下人。叫什麼名字。沈福道。小人問過自己船上管船的。據說他是蘇州人。到了嘉興。沒多時。並非是船上雇定的船夥。他吃的是跳船頭的飯。

專做臨時的雇工。今天在張家船上做夥。明天又跳到李家船上作工。所以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但知道他叫做米田共。據說是一個坐船的相公替他取的。枝山笑道。這個相公不問而知便是唐寅這寶貨了。米田共便是切開的糞。可笑那瘟鄉下人担當了這個臭名兒。兀自冥然罔覺。達卿道。世上這輩人正多咧。名聲越臭。越是冥然罔覺。枝山道。這是我命該如此。假使一到嘉興。便知唐寅消息。那便太容易了。所以會得發生這般挫折。教我多受幾天的累。唉。唐祝文周一般都是好友。爲什麼只教我一人受累。衡山在新婚燕爾之中。夫婦情深。當然想不到朋友了。我也不能強人所難。教他拋却兩位嬌妻。跟着我尋訪唐寅。但是周文賓安居杭州。閑着無事。我明天便想到杭州去。教周文賓幫我的忙。免得我孤掌難鳴……主賓倆在煙雨樓上又坐了一會子。看看斜陽欲下。方才與盡歸舟。沈福祝僮坐在後艙頭。很注意的尋覓方才的米田共。但是煙水茫茫。暝色四合。許多歸舫中。再也覓不到高唱棹歌的舟子。待到離舟

雨

登岸早已燈火萬家。枝山又在達卿家中耽閣了一宵。待到來日。枝山便欲赴杭。達卿再三挽留。枝山難却盛情。只得多住一天。這一天。達卿辦了筵宴。替枝山餞行。又約了劉芻洲等一輩詩友作陪。酒到半酣。裏面傳出消息。姨太太出來把盞。枝山笑道。達卿兄。這算什麼。祝某何德何能。却教尊寵前來把盞。達卿道。這不是兄弟的意思。出於小妾的至誠。他略通文墨。又素慕江南四大才子的才名。他見了你的賀詩。時時吟哦不已。口稱才子才子。聽得你明日便將赴杭。所以特來拜見。還得敬酒三杯。祝你一帆順風。直達杭郡。說話時。早聽得環珮丁冬。由遠而近。人未出堂。一陣香風已做了美人的先鋒隊。一名婢女挾着紅毯。一名婢女捧着這朵新承爾露的芙蓉花。來到筵前。在紅氍毹上拜見這一位名聞四海的祝枝山。祝解元。慌得枝山還禮不迭。一時沒有機會取出單照來把他照這一下。待到盈盈拜罷。又是一「翠袖殷勤捧玉鐘」。連敬了枝山三杯酒。道一聲祝大爺一路順風。慌得枝山飲酒不迭。也無機會取出單照來。

把他照這一下。待到敬酒完畢。翩然入內。枝山取出單照。只照見了芙蓉的背影。但聽得座上的陪賓。都稱贊芙蓉的姿色不凡。「比那初見時龐兒愈整。」枝山歎道。我老祝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罰我今生兩眼迷覷。見了絕色佳人。只如霧裏看花一般。這回到了杭州。定要在吳淞山脚下。眼目司堂中。多燒幾次香。多許幾回願。今生無望矣。到了來生。須得眼光敏銳。無論走到何處。常有絕色佳人在我眼皮上供餐。也不虛度了人生一世。在座的聽了。撫掌大笑。枝山又央懇沈達卿留心。這鴛鴦湖中。高唱吳歌的舟子。可否在他身上。探出唐寅的消息。我在杭州。大約有一二個月的勾留。你得了消息。便寄信到杭州清和坊周公館中。給我知曉。拜托拜托。達卿道。好在那舟子有名有姓。總有法子把他找到了。盤問消息。除是他回了蘇州。那便沒有法想。他依舊在鴛鴦湖裏跳船頭。遲早總可以把他找到的。希哲兄。你只放心便了。酒闌席散。一切不須細表。到了來日。枝山吃了航船的苦。便叫祝僮去喚着一葉扁舟。徑向杭郡進

發他打定了主意。這番到了杭州那怕周老二不替我開發船錢。落得舒舒服服坐我寬敞的船。犯不上蟻伏在航船的一隅。聽那賊禿一般的人。替我上壽。枝山帶着祝僮下船。沈達卿殷勤相送。直到河濱。又吩咐沈福送下一瓶美酒。四道佳肴。說這是姨太太孝敬祝大爺的。只爲費了祝大爺的心。贈這一軸寫作俱佳的賀詩。枝山受了。稱謝不絕。主賓分別以後。沈達卿帶着沈福自回家中。按下不表。且說舟中的祝枝山。巧應了沈姨太太的預祝。開船以後。果然順風相送。舟中無事。握着酒杯。享受那沈姨太太手製的佳肴。笑問祝僮說道。同是一個堂客。陸昭容枉算是翰林千金。知詩達禮。那天這副潑辣手段。簡直可以。和那手執麪杖的湖北老嫗。拜得姊妹。沈家的芙蓉。是個小家碧玉出身。倒知道尊賢重士。傾倒才人。我大爺交的是竹節蓮。享一次福。受一次磨折。在玉蘭堂上做大媒。何等舒服。偏是陸昭容打上大門。扯掉了我的鬚鬚。這是第一次磨折。陸昭容去後。我重到玉蘭堂開懷歡飲。何等舒服。可惜過了一天。便

須背鄉離井。又在航船中縮做一團。這是第二次磨折。到了嘉興。碰見達卿納寵。擾了他的喜酒。又遇見這位尊賢重士。傾倒才人的姨太太。臨行時送我佳着美酒。又遇着順風相送。何等舒服。但是我大爺的厄運未滿。到了前途。不知有沒有第三次磨折。祝僮道。大爺休說這般話。這是你脫運交運的日子。管教你到了杭州。便尋見了唐大爺。同還蘇州。所有家中損失。着落在唐大爺身上。一一照賠。還得向大爺道歉。枝山道。單是唐寅道歉。難平我胸頭之氣。祝僮道。唐大娘娘少不得也向你大爺道歉。枝山道。這數十莖鬚鬚。豈是輕輕一聲道歉便能了事。祝僮道。依你大爺的意思。便怎麼樣。枝山道。若要我大爺平却胸頭之氣。除非陸昭容也和芙蓉一般。跪倒筵前。在紅氍毹上。盈盈幾拜。又向我敬酒三杯。我便和他解釋前嫌。付之一笑。主僕倆舟中談談說說。不嫌寂寞。爲着順風相送。下午便到杭州。枝山笑道。沈達卿和我的交情。雖好。畢竟有幾分客氣。這番到了周老二的府上。便和自己家中一般。尋得到小唐。我便和小唐

同回蘇州。尋不到小唐。我便在周老二的府上過年。停船以後。自有舟子挑着行李。枝山隨帶祝僮。同往清和坊周公館訪問周文賓解元。尙書門第。畢竟不凡。枝山主僕進了大門。門役老馮見是主人的老友來了。很殷勤的上前相迎。舟子所挑的鋪蓋行李。自有家丁接受進去。應給的船錢。帳房中照例開發。周公館中枝山已來過好多次。每次來時。總住在紫藤書屋。周德已把枝山的行李舖設在紫籐書屋裏面。枝山要拜見周老太太。周德道。老太太小病新愈。在房中避風。不能見客。枝山道。二爺呢。周德道。二爺在裏面略有小事。請祝大爺暫坐片刻。自會出來見客。枝山笑道。老二的脾氣越發大了。遠客臨門。還遲遲不來迎接。好在是熟友。要不然。便要題鳳而去。加上你一個慢客的罪名。周德聽了。匿笑而去。枝山以爲略坐一會子。文賓便該出來了。誰料良久良久。總不見文賓出來。枝山又問周德。周德回說。二爺出門訪客去了。訪客回來後。自會和祝大爺相見。枝山道。老二可惡。鬧起着家裏的客。倒去出門訪客。誰知候到

掌燈時候。還不見文賓出來。開出的客菜。兩葷兩素。又沒有酒。只是家常便飯。枝山氣的鬍子亂噴。似這般慢客。簡直少有。待要不吃。枵腹難熬。只得胡亂吃了兩碗。剩下的給祝僮吃。待到周德進來收拾碗盞。預備面湯。枝山又問二爺可會回來。周德道。二爺酒醉回來。進房安睡去了。須待來朝和祝大爺相見。枝山歎了一口氣。沒做沒係。只有主僕倆面面相覷。枝山道。想不到周老二會得這般變心。我又不曾得罪他。不該把我冷淡。真是交不完的竹節運。昨天華堂開宴。何等舒服。今夜客舍無聊。不勝寂寞。這又是第三次磨折了。這一夜。枝山翻來覆去。一時睡不安穩。不由的起了歸家之念。但是歸家以後。陸昭容又來糾纏。那便爲難了。要是不回家。飽受周文賓的冷淡。也有些不合算。又想到文賓和我的交誼何等莫逆。既不會破口相罵。又不曾在筆墨上打過官司。我這道來訪他。他把我這般冷淡。其中莫非有計。我何妨將計就計。賺他出來相見。想定主見。坦然入夢。待到來朝。祝僮起身。枝山喚到牀前。附耳授計。祝僮諾諾。

連聲依計行事。沒多一會子。周德進來收拾房間。不見枝山起身。以爲路上辛苦。睏一個晏朝。也是常有的事。誰料祝僮緊皺着雙眉。好像担着心事一般。周德道。祝僮兄弟。你有什麼不快活。祝僮歎了一口氣。只是不做聲。周德見了。莫名其妙。隔了一會子。周德來送臉水。又不見枝山起身。便問祝僮道。祝大爺還沒有醒麼。可是路上辛苦了。祝僮哭喪着臉。向外面歪歪嘴兒。周德會意。便到外面去。向祝僮招招手兒。祝僮跟蹤出外道。阿德哥。昨夜我們大爺住在這裏。忽的發起肝胃病來。面色慘白。額上汗珠直流。一顆顆黃豆般大病的。在牀上打滾。我見了慌做一團。手足無措。周德道。你爲什麼不來喊我。老太太那邊藏有備伽香。端治肝胃氣。靈驗如神。祝僮道。我本來要喚你的。却被大爺喝住。他說。祝僮啊。你可知道我的病痛從何而起。都只爲周二爺薄待老友。把我乾。閑在這裏。見既不來見我。趕也不來趕我。兩葷兩素。有飯無酒。便是款待你祝僮也嫌太薄。何況我是遠來的賓朋。我在路上受了些風寒。又加上了這一場。

悶氣。所以我的病便發的厲害了。非但不見好。恐怕還有生命之憂。我決不要周姓替我延醫贖藥。肝胃痛雖然厲害。熬過一陣便好了。待到明天。病好要回家。病不好也要回家。再在這裏耽閣一天。我的性命難保。你是我的知心僕。快不要聲張。替我揉揉胸口。使那一股氣不致衝上胸來。那才好呢。我聽了大爺這般吩咐。便不敢聲張。只是替大爺揉胸。揉了良久。似乎好了一些。忽的又是一陣痛。慌的我不敢停手。不瞞阿德哥說。揉了大半夜。我的兩條胳膊到現在還是痠痛異常。大爺的病。看來不會就好。扶病回鄉。路遠迢迢的。我担不起這個干係。要是不回鄉。他又和府上賭着氣。氣上加氣。益發危險。唉。阿德哥我們大爺出門的當兒。大娘娘千叮萬囑。叫我小心侍奉大爺。隨時寒暖。才說到這裏。房中的祝枝山忽的喚起祝僮來。接着又是嘈嘈連聲。祝僮道。不好了。大爺又痛將起來了。祝僮回到房中。假意兒替祝枝山揉胸。枝山假作呻吟。假意兒說道。祝僮。你可曾向他們說什麼。祝僮道。沒有說什麼。枝山道。那麼還好。我

痛死也不願他們知曉。隔了良久。忽聽得有個少年喊將進來道。老祝。你怎麼這般頂真。我不過和你開玩笑罷了。算我不是。我專爲負荆而來的。說話的便是周文賓。周解元正是。

計就月宮擒玉兔。謀成海國捉蒼龍。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烟兩樓下聞歌。此文心狡獪處。祝枝山出門訪唐。東西南北。僂無所之。斯時也。非但祝鬚急於欲知唐寅消息。卽閱者心中。亦莫不急於欲使祝鬚得知唐寅消息也。煙雨樓下。棹歌高唱。唐寅消息。便在目前。閱者至此。莫不曰。幸哉祝鬚。不負此訪唐之使命矣。

赤練蛇先聲奪人。竟使湖上舟子。詭詞逸去。海上神山。卽在舟前。又被大風吹還。舟子真太不曉事哉。余謂舟子曉事不得。舟子一曉事。必不託詞逸去。而唐寅之行蹤。立時可以破露。祝枝山聞此消息。必不至杭郡訪周。勢將急

於遄回蘇州。於是如虎如荼之王老虎搶親。亦香亦豔之周文賓寄宿閨房。更無描寫之機會。一部唐祝文周傳。將減少三分之一之材料。此舟子曉事之影響也。幸而舟子不曉事。行將破露之唐寅行蹤。又生一挫折。而下文許多如虎如荼亦香亦豔之紀載。即發生於此挫折之中。文心狡獪。如是如是。周文賓冷待老友。真出人意想以外。非編者之喜作波瀾也。祇恐隨筆寫去。易涉平衍。故有此一折。折出下文種種滑稽材料。

